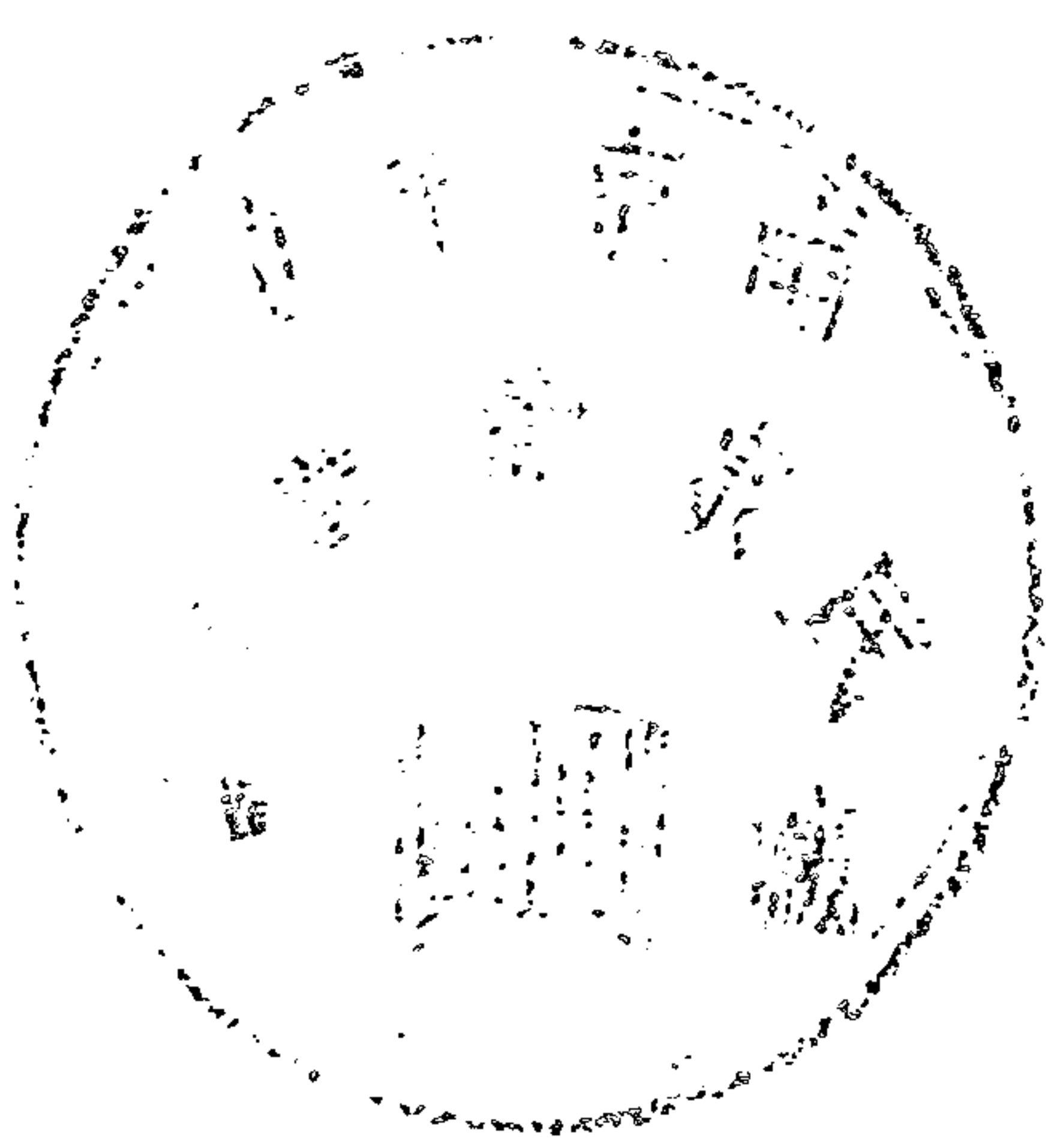


第. 10
卷



近世經濟 發展之研究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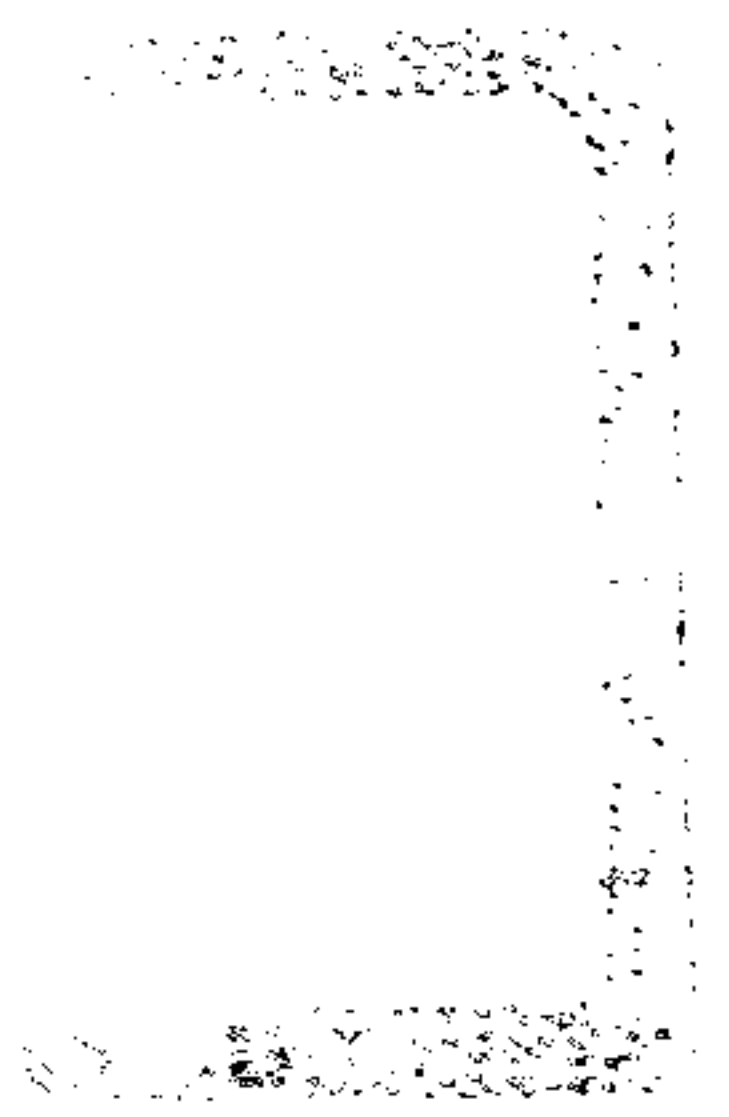
洪 震 譯



上 海

泰東圖書局發行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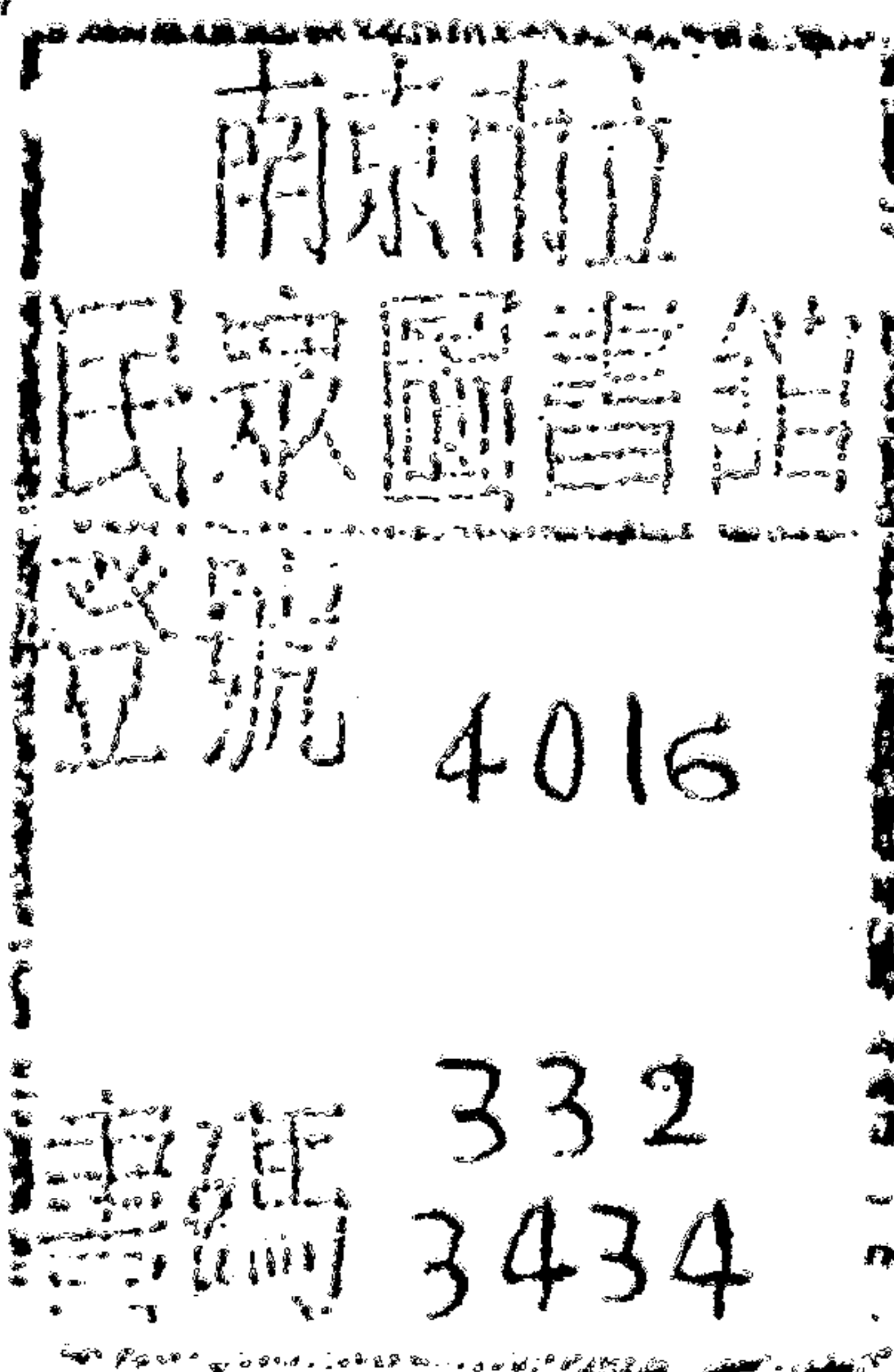
1935年



近世經濟發展之研究

著者 Herman Cahn

譯者 洪 濟



上海
泰東圖書局印行

1930

目次

第一章 貨幣底起原及其機能

第一節 貨幣底發生

第二節 貨幣底本來機能

第三節 貨幣底附加機能

第二章 現代的信用組織

- 第一節 信用證券與金貨
- 第二節 代用貨幣底流通
- 第三節 金貨與紙幣底異點
- 第四節 計算貨幣底發生
- 第五節 計算貨幣底增加
- 第六節 貸借與存款
- 第七節 金融上的危機
- 第八節 通貨底彈力性

第三章 產業資本底循環

- 第一節 資本與剩餘價值
- 第二節 平均利潤率
- 第三節 資本流通形態底變化
- 第四節 從產業資本到貨幣資本
- 第五節 空頭資本底增大
- 第六節 資本化底源泉
- 第七節 未來的價值要求權

第四章 產業底集中

第一節 個人企業與股份企業

第二節 發企利得與特殊利潤

第三節 競爭事業與獨占事業

第四節 脫拉斯底影響

第五節 產業底社會化

第五章 金融資本底發達

第一節 美國的金融團

第二節 貨幣資本底集中

第三節 證券交易所底機能

第四節 公司企業底發達與銀行

第五節 競爭廢止底促進

第六節 獨占的結合底威力

第七節 企業結合與銀行集中

第八節 資本統一與貨幣消滅

第六章 金融資本底對外政策

第一節 自由貿易與保護貿易

第二節 保護關稅底二階段

第三節 從商品戰到資本戰

第四節 產業資本底輸出

第五節 資本的帝國主義

第七章 金融資本底對內政策

第一節 資本家階級底連帶關係

第二節 金融資本與中間階級

第三節 帝國主義底運動員

第四節 勞資鬥爭底進化

第五節 從經濟的鬥爭到政治的鬥爭

弁 言

一。本書是根據日譯本重譯的。原書，名Capital To-day，乃美人 Herman Cahn 所著，是一本分析并理論化近世經濟發達的最貴重的研究。不過，原書是以美國的事實為研究的基礎，所以舉例一方面過於煩雜，日譯者小栗慶太郎乃將其不必要的部分一概刪除，並參照德人 Hilferding 所著的 Das Finanzkapital (金融資本論)一書，在

理論方面加以補足，於是，此書更加完備了。

二、一切社會的、政治的、精神的生活，皆為經濟的機構所決定。若不理解現代的經濟機構，便不能理解現代的一切問題——政治問題，社會問題，以及國際問題等。本書底目的，就是給我們一把最有力的鑰匙去解釋環繞我們的這一切的現象。生在這樣大激變時期中的人們，關於把握這種知識，是不可缺少的。譯者不揣淺陋，敢於介紹這本書，就是為的這個原故。至於譯筆如有生澀及不妥當的地方，希望讀者勿以辭害意，并盼高明加以指正是幸。

譯 者

一九二九，三月，二十日。

550
796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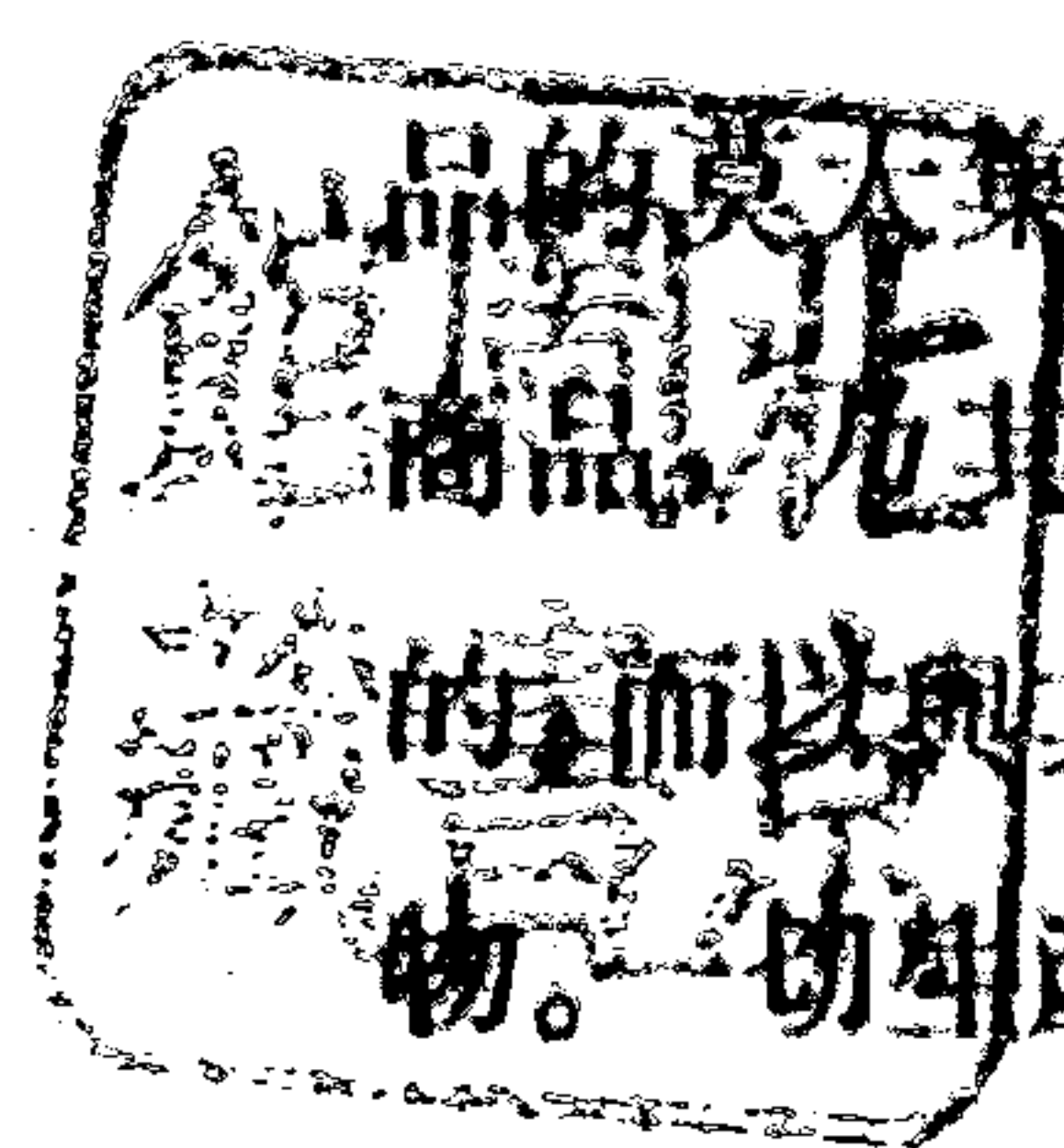


第一章

貨幣底起原及其機能

第一節 貨幣底發生

社會底財富，在資本的生產制度之下，顯現為商
品底莫大集積；單獨的商品，即其基本的形態。所謂
商品，乃其直接的生產者或關係者，不以消費為目
的，而以與其他生產物相交換為目的，所造成的生產
物。一切生產物不問其是否商品，皆有用某種意義來



(南)

滿足人類慾望的有用性，這種有用性，就叫做使用價值。但是，有使用價值的，不僅限於生產物，就是自然物，如原始森林裏的果實，河川裏的流水等，也是非常有用價值的。所以，商品雖然必定要有使用價值，但僅有使用價值，還不是商品底特質。

然則商品底特質是什麼？商品底特質，是在它有使用價值，同時又有交換價值的這一點。當生產物依規則交換的時候，常常是用一定的數量比例來交換的。這種數量比例——即甲生產物與乙生產物交換的比例，不外是甲生產物底交換價值。例如一件外套與四十斤咖啡交換。則咖啡四十斤就成了外套一件底交換價值。若這個時候，四十斤咖啡也可以與二十碼綿布交換，那末，外套與綿布的交換比例，則成爲一套對二十碼了。如此，因外套一件與咖啡四十斤乃至綿布二十碼都是相等的，所以不得不說是在這些商品中含得有某種共通性質而使其比較成爲可能；這種共通性質，即是外套咖啡等商品底價值——交換價值。

外套咖啡這一類的商品之所以能夠交換，因爲

它們各有其相異的自然性質——即使用價值之故。若其自然性質相同，則不能互相交換。所以，商品所有的自然性質之相異，乃為交換底動因。但是，因為其自然性質是彼此不同的，所以決不能以數量比例來決定，蓋數學上的運算，祇能適用於同種類的數量之故。

那末，從商品中除去這種自然性質——使用價值來看，則所殘存的，祇有一種勞動生產物的性質。一切生產物，皆結合自然與勞動二者而成。譬如此地有一張椅子，它就是結合自然和樵夫，木匠等的具體勞動而造成的東西。生產物底種類既異，則其產出所費的勞動具體形態也就不同，然木匠的勞動與紡織工的勞動其形態雖不同，但若將這些勞動底定形除外，則一切生產物，皆是一般的人間勞動底結果。

上面所說的一切商品底共通性質——交換價值。不外就是這種人間勞動。然而決定商品價值大小——即交換比例的，究竟是什麼東西呢？這就是商品生產所費的勞動分量，而分量大小，又由勞動時間

來秤量。但此處所謂勞動，却不是個人勞動，而是社會勞動的意思。即是：雖從個人一方面看來，生產者越怠惰越不熟練，則商品生產所費的時間越多，但在這種場合，決不能說其所造成的商品底價值越大。在一定的時期，一定的社會中，各有其關於商品生產的標準生產條件；就從事於生產的勞動而言，也各有其社會平均程度的熟練和強度。在這種標準的生產條件之下，以平均程度的熟練和強度而造出一定商品所必要的時間，就是商品生產所必要的社會勞動量，也就是決定商品價值大小的尺度。

由是，我們已經知道：價值（所謂商品的價值，不外就是交換價值，以下做此。）底實體即勞動，而價值尺度即勞動時間。然則，商品所體現的價值，在交換的時候，是取怎樣的形態的呢？

價值所表現的最單純的形態，可以在二種商品交換的行程中看出來，用“20碼綿布 \equiv 1件外套”這樣的方程式所表現的即是。這個場合，綿布雖然為使用價值——綿布的本身——的作用，但外套却不是為使用價值，而是為價值的現象形態——體現價值

的東西——的作用了。結果，外套底自然性質已完全看過，而其價值祇帶有秤量綿布價值的任務。

這個場合的外套即表現其他商品價值的使用價值，就叫做等價。可是，等價底任務不是任何使用價值都可擔負的，因綿布底價值決不能由綿布表現出來之故。然而如綿布底價值，可以用綿布以外的任何使用價值表現出來一樣，一切商品底價值，可以由其本身以外的一切商品來表現。由是，從前的方程式就可以反轉為“1件外套——20碼綿布”的方程式。在這樣反轉的場合，外套便成了使用價值，而綿布成了價的現象形態。這種方程式就叫做單純的價值形態，或個別的價值形態。

生產物底交換，開始是偶然的。因為有許多生產物不是以交換為目的而生產的，所以這時候，交換是極例外的事情。在這種時代所看見的，不過祇有如現在所述的單純價值形態而已。然而到了某種社會已生產其必要以上的一定生產物的時候，則其多餘的生產物就自然要與其他社會的生產物相交換。那末，在這個場合，就不得不用許多的等價來比較其生產

物底價值。例如綿布底生產非常增加了的時候，就會如有下的方程式出現：

$$20\text{碼綿布} = \begin{cases} 1\text{件外套} \\ 1\text{噸鐵} \\ 10\text{担小麥} \\ 40\text{斤咖啡} \\ \frac{1}{2}\text{盎司金} \end{cases}$$

這一見就知道與單純的價值形態完全不同。可是，實際上，這不過是單純價值形態底總合，由綿布底價值展開為若干的等價而已。這就叫做總合的價值形態，或擴大的價值形態。

然更進一步，以交換為目的的生產物增加了，由是不僅綿布，就是外套，鐵，小麥，咖啡等也成了習慣的交換物。那末，這些商品中之最為一般人所欲求的，就成了表現其他商品底價值的東西。即如從先的例，綿布是^多什麼人都歡迎的，於是很頻繁地通用，而外套，鐵，小麥等底價值就由它來表現了。因此，祇有綿布才帶有表現其他商品價值的任務——一般等價的職分。這種價值形態，就叫做一般的價值形態，可

以用以下的方程式表示出來：

$$\left. \begin{array}{l} 1 \text{ 件外套} \\ 1 \text{ 噸鐵} \\ 10 \text{ 担小麥} \\ 40 \text{ 斤咖啡} \\ \frac{1}{2} \text{ 盎司金} \end{array} \right\} = 20 \text{ 碼綿布}$$

當交換底初期，價值量和價值形態不能判然地規定，因之各生產物底交換比例非常搖動。但交換成了規則的社會過程的時候，則不但以有餘的生產物相交換，而且特別生產以交換為目的的生產物。於是，商品底價值量就與生物所必要的勞動一致，而交換底比例也就為當時的生產條件所左右。在單純的價值形態中，使用價值與價值底對立是極曖昧的。所謂“20碼綿布 = 一件外套”的方程式，雖能表示綿布底內在的使用價值與價值——用外套所表現的——底對立，但要確定這種對立則很困難，因外套祇帶有一時的等價職分之故。

但等到交換進到總合的價值形態的階段上，多數的商品成為等價的結果，於是使用價值與價值底

對立就稍稍地明顯了。這是因為有等價作用的各種商品乃勞動生產物而其價值是共通的原故。

商品底交換更進一步，則以交換為目的的生產——商品生產就發達了。於是，各種具體的勞動便成了獨立的職業。這個時候，因生產物互相直接交換非常困難，所以痛切地感到有一般等價的必要。在交換是例外進行的時代，各自生產自己與其關係者的必需品；一個人既要燒麵包，又要做椅子，縫衣服。但到了燒麵包的勞動，木工的勞動，裁縫的勞動各自成了獨立的職業時候，則麵包店祇製造麵包而以之換得椅子，外套等的必需品。然而，有時麵包店要求椅子，但木匠却已有了許多麵包，而不願再將椅子去換他的麵包；又或者，裁縫店雖然要求麵包，而麵包店又未必要外套。所以，為滿足這些各自底必要起見，就一定要有一種交換媒介物。一般的等價就是這種東西。

一般的價值形態就是如此發生的。起初，一時地偶然地由某種商品擔任一般等價的任務，但一經發見了能盡一般等價職分之最適當的商品後，則這種

商品就嚴密地與等價的職分結合而不可分離。如現在的金銀，就是嚴密地與等價的職分結合着的。金銀之所以通用爲貨幣，因其爲人間勞動底體化而自身有價值之故。而且金銀不但有價值，同時也有使用價值，其自身是一種商品，所以能够與其他的商品對立。

但一般的等價，並不是從最初就是金屬。在十七世紀的前半期，亞美利加的煙草曾造用爲勿爾吉尼亞(Virginia)的法貨(Legal tender)；在英領哥倫比亞的黑人間，貝類也曾做過貨幣。爲一般人所接受的財貨，無論是什麼東西，都可以通用爲貨幣。上面已經說過，金銀之所以通用爲貨幣，因其爲人間勞動底體化而自身有價值之故。而且不但有價值，同時也有使用價值，其自身是一種商品，所以能够與其他的商品對立。

第二節 貨幣底本來機能

一般的等價，並不是從最初就是金屬。它底職

分，曾經給與種種的商品。從羊皮，織物，小刀，槍等起到奴隸及某種家畜止，都曾經擔任過貨幣的職務。然漸次使金屬成爲貨幣而使用的事情增加了，就是在金屬之中，也是從下級的——即價值少的鐵，錫，鉛，銅等起，到更高級的——即價值多的銀和金止，都曾分任過貨幣的職分，迨因長期間選擇的結果，世界貨幣的位置，當金底量已充裕時，就爲它所佔有了。金底顏色和光澤不變，至又有防止酸化的力量和顯著的伸展自如的性質。一克冷 (Grain) 的金，既可以打成廣七十五立方吋的薄片，又可以抽成長五百呎的細線。其他又可以作禮拜物，宮殿，墳墓以及人身等的裝飾而使用。所以，它就作爲一般人所熱望的使用價值而將其地位確固了。

然而金之能够作爲世界貨幣而活動的最適當的性質，是在它便於作爲價格底標準，即可以隨意分割或綜合而不失爲同質純一的這一點。因此，金貨便成了現今惟一的國際貨幣，而爲一切國家（除中國）的貨幣制度底基礎。

從價值一方面看來，一切商品都是同質同種的；

由是凡商品都可以用某一定的商品爲法碼而共通地秤量。貨幣不外就是這種共通的價值尺度的商品。從地下掘出來的金，不僅因其自身爲社會行程上的普通生產物而體現社會的勞動，並且因其爲同質純一便於分合，所以普遍地作爲勞動時間的單位而通用了。各個商品底價值，不是生產上所費的直接勞動，而是間接的社會勞動，所以祇有依據體現社會勞動時間的一般等價即貨幣，才能證實該商品生產所費的勞動是社會正確的勞動。若沒有一般的等價，就沒有交換價值；沒有交換價值，就沒有商品；沒有商品，則資本制的生產也就沒有。所以，在資本制生產方法的存續期內，無任什麼時候，商品與貨幣底對抗，是抽象的一般的對抗形態而胚胎着勞動的資本制的形態，因商品表示私的生產而貨幣表示勞動時間的社會形態之故。

金是各個商品底交換價值的結晶形態，抽象之，則爲所謂“財富”這個東西。一切商品祇能滿足各個特殊的慾望，而金則能滿足一切的慾望，所以不得不說金是抽象財富底物質形態。但金雖有爲任何人

所欲求所容受的普遍性，而他方面則有數量上的限制。

金之所以作為貨幣而克盡其職分，決非因國家會給它以法貨的性質之故。蓋金在未鑄成貨幣以前，其價值就是可以秤量的。在交換還沒有如今這樣發達的時候，貨物底交換也是用金的重量來秤量的。中央政府，在一定量的金上，施以印章，而表示其重量及成分，這不過為省略交換時秤量的手續而已。所以，如英國的磅 (Pound) 法國的力夫 (Livre) 一樣，也祇是將重量名採用為貨幣名而已。

各國底鑄貨，雖其單位與重量互異，但總是重量便利的精巧優美的小片。然而，因金分割為最小的價值在流通上不便，所以不得不發行較小於金底價值的金屬——即銀銅，鑄混合的補助貨幣以為少額的流通物。這種補助貨幣其價值雖較金貨小，但在國內，各個都作為流通媒介物而保持與金貨同樣的立場。許多場合，這些鑄貨所有的本來價值較之其所代表的價值少得多，所以從本來的意味說來，它們並不是貨幣，而是貨幣底代用物。這些少額貨幣其流通力也

有一定的限制，主要地，在小賣商必要的範圍內才鑄造。至於國際上的貿易借貸和國際借款等，當然不用金貨以外的貨幣。

在市場上出現的商品有兩種形態：(1)具體地是有用物——使用價值；(2)抽象地是價物——交換價值。從抽象地作為價值的一方面看來，一切商品有一種共通性質，因此才可以用某一定的商品作為法碼來共通地一般地秤量。貨幣這種商品，就是這種共通的法碼和價值的尺度。由貨幣所表現的價值，就叫做各商品底貨幣形態或“價格”。

作為價值尺度的貨幣，是抽象的觀念的存在的。假如說外套一件底價格等於十磅金，則這個場合，就是實際貨幣不存在也是可以的。可是，價格是由現實的貨幣商品決定的，所以當裁縫店說他底外套的價格等於十磅的場合，則外套與十磅金必定含得有同量的社會勞動。(不消說，在這裏是除去一切障礙說明的事情而言的。)簡言之。交換行程中的商品與貨幣是這樣的：

商品 { 具體地——為使用價值的概括物
 抽象地——為交換價值的觀念物

貨幣 { 具體地——體現交換價值
 抽象地——表現價格即觀念的使用價值

貨幣商品底價值，祇有依其採取一定量所必要的勞動時間的變化而變化。這樣的變化與其為價值尺度的職分並無抵觸。因商品底價格，皆依其價值的增加與減退，或者騰貴或者低落。而其價值底變化，有的是與金朝同樣方向以同樣的速度而進的，有的是全然逆行的。在前一個場合，這種商品底價格是靜止的；在後一個場合，則其價格遂發生顯著的變動。金底變動比較其他的商品要少，縱令不絕地變動，但一方面因其供給量有限制究不能滿足一般的欲求，而他方面任何場所，任何時候，仍然可以與其他一切商品交換；由於這兩種特徵，所以它能够盡其為價值尺度的職分。

從作為價值尺度的這一點看來，貨幣要有對於

一切商品的稀少性；然就現實的商品流通而論，則希望貨幣能夠盡量豐富地產生出來才好。這種矛盾，在商品生產的初期，還未曾惹起特別的經濟上的險惡問題。所謂貨幣這個東西，因其能夠繼續地迅速地從一個人的手裏傳到另一個人的手裏，所以從其總體看來，它可以交換比它自身底價值大得多的商品。因此，貨幣少於所交換的商品的比例也是可以的。商品生產還未達到普遍的行程時代，則貨幣底寡少還不成大問題，這是當然的事情。

然而，在資本制生產的社會中，商品生產已普遍化，而實際上且成了一般的生產形態；於是，相應於激增人口的大量生產，在價值一點上，遂超過於金底生產量了。因此，對於近世的貨幣，就附加以一種所謂“延付手段”(Means of Deferred Payment)的新機能。在這種機能中，包含着因某一定期間所必要的貨幣已達到很困難計算的程度而超過金的供給量的範圍所發生的全資本制的信用組織。

在十分繼續發展了的資本制社會中，為一般等價的金或與之同樣為人所接受的單獨的商品，是不

得不存在的。所謂將金和銀同時作為一般的等價而併存，這要在某一方用不變的比例附隨於他方面發生的場合才可能。然而像這樣的場合，事實上是沒有的。據從來的例，金和銀底價值比率，沒有能夠繼續二日以上一致的。因此，金和銀的併行本位制，便完全失敗了。

假使沒有經過社會承認作為其他一切商品之等價的東西——貨幣，則商品生產界就是一天也不能夠存在。經過數千年選擇的結果，金才單獨地成了這種標準物，而在其基礎上，商品生產界遂繼續地向前發展。然而過去半世紀資本底成熟，已經將貨幣底內在矛盾和永久的商品生產底不可能無遺憾地暴露了。雖然對於貨幣已另給以種種的附和加機能，但這些貨幣形態，還是不能除去其固有的矛盾，祇不過延遲其難避的終局而已。

第三節 貨幣底附加機能

在資本制生產還未發生以前，勞動者各自有其

必要的生產手段，將其所造成的各種生產物運到市場去換得所謂貨幣的這種交換媒介物，由此而可以得着滿足自己慾望的東西。這種場合的交換，是價值與價值的直接交換，商品和貨幣祇互易其場所而已。

這樣的交換狀態，由於以廣汎的市場為目標的資本的大量生產的發展而變化了。在資本的大量生產組織之下，生產中絕(Interruptions of Production)則費用支出必多，為防止生產費的耗損起見，就非連續地不絕地從事生產不可。在紡織工場等內，機器是時刻不停地在在那兒運轉，這是因為要用最少的生產費以從事於多量的生產之故。資本制社會裏的產業界以自由競爭為基礎，所以決定商品價格的要素，與其說是純粹勞動量，寧可說是生產費。因此，在競爭的資本家之間，常常是努力想法子去減退生產費的。由是，今日的價格就全然與價值失了聯絡；但這如像看見放在水中的棒是歪曲的而不能由此就否定棒的原來形體一樣，也就不能因為有這種現像而否認價值說。

大量生產組織的結果，雖能使商品生產繼續進行，可是人們對於大部分的商品的需要是因季節而異的。因此，在許多場合，商品就先於需要而出現於市場以等待購買者。但商品底生產者就是將商品完全造成了，也並不是立刻拿去換現金的。他們將商品渡到買手（經售者等）的手中而接受代替現金的未來貨幣——買手所負的民事上的債務。再者，由於這種事情，於是賣主為得着再生產上所必要的現金計，就不得不出於借款一途。即是生產者的資本家將未來貨幣即買手的約束期票，認支期票以及銀行的認支期票等打折扣去換得現金。所以他們底信用制度，是由於用未來貨幣批發其商品而發生的結果。

信用制度底淵源，雖可以追溯到數千年以前，但現在的資本信用制度，與古代所行的信用制度以及前資本制社會的信用制度，本質上是完全不同的。資本制的生產還未成立以前的借手，不是王侯，便是遊蕩兒或受了災厄的貧困者。但自資本制的生產方法發生後，借款者都是以獲得利潤為目的的資本家。並且為私消費而借款，對於利息，曾喚起道德上的非難；

但今日產業上的借款，則將利息取得，化爲當然的行爲了。

當賣手的商品進到流通行程中與買手的貨幣流通行程中這種時間的隔絕，就造成貨幣作爲延付手段的新機能。貨幣，在交換的時候，不過是一種價值尺度罷了。賣手的商品雖已渡到買手的手中，但買手的貨幣，此時還沒有渡到賣手的手裏去。他祇提供到了某一定日期支付其價格的期票——即觀念貨幣 (Idea Money)。這種代用貨幣，要在商品離去流通界以後，才能履行支付手段的機能，

爲交換媒介物的貨幣，在其流通的具體形態上，表現着賣手與買手底現實關係，與一旦離開流通界即歸於消費的商品不同，非永久地在流通界循環着不可。然而事實上，貨幣出現於流通界是暫時的。商品離開流通界的時候，作爲延付手段的貨幣才反映着過去的交易關係而獨立地出現於流通界。

出現於商品流通界的代用貨幣——今日實際流通的都是這種代用物而不是金貨——不過是貨幣底表徵，人工的法貨而已。所以賣手在延付交易中所接

受的貨幣，並不是社會與以合法保證的貨幣，而是一私人在私法上保證的貨幣。由是，在這種場合，買手自身就成了貨幣底表徵，而其債務就成了合法的能強迫執行的東西。賣手與買手底關係已經變成債權者與債務者底關係了。若到了支付日期買手不實行支付，則國家對於買手的所有物有強制處分之權。然實際上買手在支付日期所支付的，也不是具體的貨幣；因此，要設一種特殊機關使一切借貸互相抵銷，在借貸總額上，金貨的授受祇占極少的一部分。所以，今日的社會已不受金貨底現存額的束縛了。這就表示貨幣底永久法則已難存在。

作為價值尺度的機能與作為流通手段的機能雖是完全矛盾的，然非在同一的貨幣材料上結合不可；同樣，作為延支手段的機能包藏着更甚的矛盾，也非用同樣的貨幣材料去履行不可。這種最後的矛盾，當金融上的危機襲來的時候，就完全暴露出來了。

當單純商品生產占優勢的時代，生產底規則行程(The regular cours of Production)是沒有而且不能被阻止的，祇有因戰爭，凶歲，傳染病的流行等而例

外的生產中絕，一時地感覺物質的缺乏而已。反之，在今日資本制的生產組織之下，產業上及金融上的危機已成了不能避免的伴侶。

當小規模生產的時代，貨幣商品底缺乏，還未惹起特別的重大問題。但資本制的生產一旦發達，大量生產顯著進步，則因金貨的缺乏遂發生代用的想象貨幣 (Substituting imaginary Money) 的必要。如紙幣，銀行支票等即是，這種必要隨着生產的發展而愈盛，於是遂招致一朝破產祇能清算負債底一部的這種金融上的恐慌來了。競爭的資本制的生產，由於這種傾向所生的大變革而將趨於沒落一途；欲避免這樣沒落的悲運，則非從競爭的無政府狀態轉到可以廢止一切貨幣的完全獨占狀態不可。然而完全的獨占狀態是難得實現的，因獨占的傾向較慢於貨幣底發展之故。同時，現在的信用機構，要信賴想象的貨幣能如具體的真實的貨幣一樣，才能繼續存在。因此，金融上的危機祇有一天更甚於一天了。

作為流通手段的機能與作為延付手段的機能之矛盾更惹起一種困難問題——即一定的國家在一定

的時候應需要若干貨幣總額的問題。假定現在負有四個月後支付的債務；更於來月負有三個月後支付的債務；第三個月又買入二月後才付款的貨物，那末，以上債務發生的日期雖不同，但償還的日期是相同的。這樣的傾向愈甚，則從事於頻繁交易的人們差不多就不能正確地計算以某月某日為支付日期的債務總額究有多少。但各個資本家是信賴各自的債務可以互相抵消的。如 B 相信從 A 可以確實得着償還，於是將其支票轉讓於 C，而 C 因相信 B 所以接受後又轉讓與 D 若這個場合，A 一旦破產而切斷信用的連鎖，則 B, C 等底信用也就破壞了。那末，對於觀念貨幣——信用——而出賣商品的債權者對於債務者，在這個時候，恐怕要要求具體的貨幣罷。由是，危機就發生了。當商品買賣的時候，假想的觀念的貨幣是作為價值尺度的機能而使用的，但現在却要作為支付手段的限定的具體的貨幣而使用了。

再者，他一方面，又發生更特別的產業上的危機——即是從“無計劃的生產”而發生的危機。這是經濟的危機之襲來的原因，馬克斯曾以算術的正確

分析過，可是，這種傾向因資本集中遂漸次衰微，所以今日已失去其經濟上的重要地位。

但是，金融上的危機，在信用連鎖已切斷的場合，若沒有蓄積可以救濟的準預金，仍然是要頻發的。這種準備金底存在，決不是各個資本家的深謀遠慮使然，而是資本制的生產組織自身強迫如此的，因各個資本家祇希望以其支配之下的資本儘量地擴大其營業罷了。

現代社會中的生產資本家，在能從其剩餘生產物中取得收益以前，非先保留投下資本以外的一定額的貨幣以營其安全的生活不可。這種貨幣，至全部消費為止，是漸次減少的“遊金”。再者，從投下資本中也可以保留一部為遊金的。假定投下資本總額為一萬五千元，購買材料和支付工資每週要一千元，生產期為十週而商品流通期為五週，那末，要到第十五週之末，一萬五千元的資本才全部消費，但同時還可以收回一部分的貨幣——體化於商品的價值——轉來。若能用適宜的分量賣去其商品，則第十週之末所生產的價值，到第十五週就全部收回來了。假定第十

週之末所生產的商品已賣得一萬五千元，那末，縱然爲繼續其再生產，也決不要這些數目，事實上，祇要能够支付次週的各種費用的貨幣就够了。

又如爲原料，補助材料，工資等投下一萬五千元，爲機器投下一萬元。但機器底價值，不是在一次生產行程中就全部消費了的，而是在長期間反復使用中漸次減少其價值的，或者因發明了更有効的機器而喪失其價值的。假定機器的壽命爲十年，那末，爲到了第十年買入值一萬元的新機器計，則每年就非蓄積一千元不可。因此，當機器還能繼續盡其職能的時候，在機器所有者的手中所存留着的是一種“減價準備金”。

生產資本家，在各計算期，須積蓄着不能即刻作爲附加資本(Additional capital)而使用的利潤，因近世生產技術上的手段與材料及工資的重要一樣，須要預備一定量的費用以爲購置機器之用。但這種貯蓄金，未曾達到某種程度，即不能作爲增大生產的產業資本而活動，祇貯藏在生產資本家的手中；而其大部分，則集中於銀行，以維持金融資本。所以在增

設或擴張機器的時候，事實上，這種貯蓄金不在手頭的機會也很多，於是，貯蓄金就漸次脫離了本來的目的。

生產資本家，將從各方面繼續收來的少額資本以及其所生的利潤，貯藏一大部分以爲債務支付的確實保證；他們在市況好的時候，就以之爲購買某種商品的資金，或作爲其他的目的而使用。像這樣貯藏金已跑出循環流通的圈外而停留於一個地方了，同時成了中止其作爲資本機能的貨幣。這種貨幣的貯藏是資本制生產上固有的現象，而且是繼續不斷運行的現象。不過這種貯藏，與我們的祖先爲安全起見而貯藏，是完全不同的。原始的貯藏，乃是對於環境的變遷抱着杞憂而行的；但今日的貯藏，則一方面爲利用個人的利益底獲得而他方面成了社會的協業要素。

所以，資本制的社會愈發達，則個人的貯藏金愈將化爲社會的資本。銀行即因收集這種個人的貯藏金而有貨幣市場的必要。於是，個人的貯藏金，就在以銀行爲中心而組織的貸借關係，以及有價證券市

場，股票交易所等之中，投資而為可以得着平均利率的短期或長期的公債及股票了。這樣一來，則銀行成了金融的中心，結果，可以應付季節的貨幣需要量的增減底社會貯藏，就成了銀行底職業。即是：如收穫物底移動以及股利支付期一時所必要的貨幣，可以由銀行供給。

第二章

現代的信用組織

第一節 信用證券與金貨

初期的商品生產界為流通其生產物所必要的貨幣額，等於在一定的時期以一定的速度而循環着的全商品底總價格。然而一旦作為延付手段的新機能附加於貨幣後，則一定期間所必要的貨幣額就為之

一變，而問題就更加複雜化了。這個場合的貨幣必要量，理論上，可以用以下的方法計算：——

“——一定時期內流通的商品底總價格 ÷ 其期間各貨幣單位運動的反復次數 + 到期支付的負債總額——抵銷了的債務總額”

但是，這樣的公式，是不能在實際的社會上應用的。超過本來價值而流通的銀貨及不兌換或無附加担保的紙幣與銀行支票，已將作為流通媒介物的金貨底需要量增大了；而且一點都沒有減少人們對於金貨的熱望。關於這種事情，我們可以從一國深恐金貨流出過多及努力整理其國的金匯兌行市這一點看出來。

那末，惟一的目的，勢必希望輸出的商品超過輸入的商品。例如美國，不管國內的需要如何急迫，而將糧食的大部分輸出去了，這就是樂於“出超”的一例，從海外投資而得着收入，與出超一樣，也是為滿足對於金貨的熱望的。例如英法二國，雖其商品很輸入超過輸出，但因從海外投資可以得着收入，所以它們底貿易差(Balance of Trade)的狀態是很順適的。

由上所述，我們已經知道金貨底國際移動已惹起各國金融界的注意。但金自身底狀態到底如何呢？第一，先讓我們來看看世界上的金產額究有多少。據美國造幣局所宣布的，從一四九二年至一九一二年金底總產額為一四·七七五百萬元。其中為美術品而消費的約占年產額三分之一，並且每年移動於印度的也不少。據美國造幣局一九一三年的年報，則“過去二年間，輸入於印度的金額，約占世界金產額的百分之二十八。”他們得着這些金子，不是為個人所貯藏，就是為美術品而消費。並且，印度的遺產法認定作為裝飾用的金子是歸家族內的女性承受的。所以，若作為美術品而消費或移動於印度的金額增大，則貨幣底供給量就為之減退。

據該造幣局年報所計算，一九一二年十二月三十一日世界上所存的金額如次：（以百萬元為單位）

美國.....	，八八〇
英國.....	一，四八二
法國.....	，二〇〇
俄國.....	，〇〇〇

德國	• 八六三
南美	• 四五五
澳洲	• 二九四
意大利	• 二四八
其他各國	• 〇五九
合計	• 八・四八一

不消說，這種計算，不能說是絕對完全的。但是，無論有多少遺漏，總之，世界上的金貨總額不過祇有九十億元至一百億元而已。然而這種金貨總額，對於今日的信用組織，表示着什麼關係呢？

在信用組織之中，包括着一切的純粹空頭資本 (Purely Fictitious Capital) 如產生普通利息而資本化了的國債和股票，對於土地雖全然無價值，但有獨占的價格的抵押權，以及由於延付商品的代價而發生的信用貨幣——期票等。而包括這些空頭資本的總額，是與目下存在的永久資本——具體貨幣，是無關係的。所以信用組織的全部，祇要有一部分起了變動，便馬上發生顯著的搖動。

今日，除銀行鈔票，支票，郵政匯票，存款憑單，

匯票，即兌期票，貯蓄券等而外，尚有市場債券，國庫債券，寄存證票，抵押單，利息券等這一類的信用證書，而交易關係才能順行無阻。假定一切信用證書都要兌現而移為貨幣總額，那末，它底數目，就會如星學上的圖表一樣，不能用人力來計算了。若將這樣的數目與唯一而絕對的價值基礎的八十五億元的金貨比較，則無論何人都會以這樣的精巧組織能夠安然地存在為驚異罷。

祇就這一證券中的公債一類看看，就知道它已達到如何巨大的程度。據一九一四年美國統計年鑑：歐戰尚未勃發以前各國底國債總額（除地方的市債不計）約達四百四十億元了。而各國每年輸出入的商品價格也超過四百億元了。這種國際貿易，遂使所謂“匯票”的信用證書的一部得以存在。

據美國一九〇四年及一九一三年的國勢調查，票據交換額與金貨現存額包含政府的貯藏的比例如下：

	單位百萬元
一九〇四年票據交換額	一〇二，三五—
同年金貨現存額	一，三二八

一九一三年票據交換額	一七三，一九三
同 年 金 貨 現 存 額	一，九〇五

這樣看來，則金貨對於用票據匯劃的金額比例，在一九〇四年為一元三角對一百元，在一九一三年為一元一角對一百元了。

又如一九〇六年英國的支票回轉額，已達二百五十億磅以上，大概總以為銀行對於這樣的回轉額已備有十足的準備金的，但事實上；各銀行已將其準備金貯蓄於英蘭銀行 (Bank of England) 底營業部了；而英蘭銀行又將其存款底大部分投資於有價證券和借款，祇保留三分之一為準備金而已。這樣切迫的金融狀態因倫敦的各銀行自身成了世界的貸借匯劃所，更惹起一層不利的形勢。

因此，英蘭銀行底金準備額(即營業部所保管的發行部底金貨和紙幣)遂不絕地發生搖動。我們可以從以下所舉的例中看出來：

一八八五年	一五億磅
一八八八年	一三億磅
一八九五年	三〇億磅

一八九六年	三五億磅
一八九九年	二一億磅
一九一四年(一月份)	三二億磅

由於金準備額的搖動，而英蘭銀行就時常要變更其折扣率 (Rate of discount)。而且因英國的輸入往往超過輸出，所以促進金貨的流出；惟一救濟的方法，祇有用投資海外的收入，海上運費及印度的租稅來防遏。

英國因紙幣發行過多致引起許多恐慌，所以於一八四四年政府發布所謂“稅爾條令”(Peel Act)，使英蘭銀行底紙幣發行部從其業務中分離出來。由是，此後的發行部祇能對於存款者發行照額的紙幣，這樣一來，則發行部保有的金貨，事實上就非屬於紙幣的所有者不可。而這種保管金不過為應付兌換的要求罷了。然而當恐慌發生的時候，稅爾條令曾四次中止其職責而允許該營業部信賴這種保有的貨幣以外的東西而增加發行，否則英蘭銀行就要破產。由此我們可以知道英國的金準備額已處在極不安定的狀態之中了。

戰前德國底折扣率雖較高於英法二國，但提高利率足不能以保護金貨；要保護金貨，當另行其他的方策。所以在那個時候，如果對於賴喜斯銀行（Reichsbank）要求金貨，則該銀行的當局就會感覺不快；若強制要求，則就會用拒絕貼現來脅迫罷。而且於一九〇七年之末，政府曾派遣許多警察於各衙署勸告其職員在領薪的時候接受紙幣而不得強要金貨。由這一點，我們可以知道當時德國底金融也是非常切迫的。

一八九八年法國銀行底金準備額對於銀行紙幣底流通額其比例約當百分之百，但至一九一四年二月初，已減而為百分之六十八了。於是，該銀行就以銀貨來代替金貨支付，或者對於金貨加以不利的貼現而後支付，這樣才勉強渡過了難關。從以上總總看來，我們知道各國爲了金貨幣供給是很費煞苦心的。一八九〇年貝靈恐慌（Baring Panic）發生的時候，若沒有法國銀行的援助，則英蘭銀行就要遭遇停止支付的悲運，而其影響會波及於全世界罷。

現代的信用組織，是一種複雜的而且發達到了

高度的社會有機體。雖各國底金融界以保護自己為第一目的，但一資本制國家發生金融上的恐慌，則一定會即刻影響於全世界的。甚至於在新西蘭 (New Zealand) 所發生的恐慌也曾波及於全世界。而且，信用組織既成了這樣廣汎的。社會的東西，但其根抵上貨幣底貯藏額則非常之少，於是對於金的多少就發生一種感覺性，信用組織愈發達，則這種感覺性愈加銳敏。是以，金底供給已頻於危險狀態，而受致命打擊的危險也就漸漸增大了，某種昆蟲雖失去其身體底一部尚能復生，但高等有機體，若損傷其一部，則不能復元，有時且為全體的致命傷。

世界底金產額，大半由南美及澳洲而來。一九一三年南美曾發生一次勞動爭議，這次勞動爭議似乎與內亂一樣，全國軍隊武裝了，戒嚴令頒布了，法律也停止了。於是，全世界的金融界就深以金產額的低下為憂。有人說過，炭坑工人與交通工人，在階級戰爭中，占着控制全社會底死命的有利的地位。假使這句話是對的，那末，金融界底生死之權，可以說是操之於脫蘭斯瓦耳 (Transvaal) 及澳洲的勞動者的

手裏。

第二節 代用貨幣底流通

貨幣商品底價值，在社會的承認之下，已變為其他一切商品底價值尺度，這在前面已經說過了。國際金融上的貨幣商品，也是為盡這樣的機能而流通着的。即一定的國家用一定量的金子所鑄造的貨幣單位的法貨是作為價值尺度而流通着的，這種作為價值標準的機能而使用的金貨，可以叫做“標準貨幣”(Standard Money)。

其他與這種標準貨幣有別的，是由全無價值的材料或下級的金屬所造成的“代用貨幣”。這種代用貨幣，雖然也是在國家的許可之下發行，但其作為法貨的品位與資格，則因國而異。

代用貨幣也能遂行貨幣底一切機能麼？不能。因其自身不是價值，所以不能作為其他商品底價值尺度，再者也不能作為延付手段。為什麼呢？因延付手段的機能，非到期所能受的價值精確地固定不可，而

代用貨幣底缺點，就在牠底價值計算不能確定，有時在其真價以上有時低落在其真價以下。所以，代用貨幣底唯一可能的機能，祇是作為流通媒介物而活動。

然而在金貨幣流通底順遂的國家就沒有這種掛念，兌換券和磨損了的鑄貨等，都是照着額面的價值而流通着的。這種補助貨幣，不問其是否磨損，其額面所表示的價值總比其原來的價值多，既然能夠流通，那末，不能保證兌現的紙幣，也就才有流通的餘地。

私生產的使用價值底交換，在現代社會中，是絕對必要的事情，而完成這種交易，則必以貨幣為媒介。因貨幣與其他商品同樣，其自身是價值，所以在交換行程中才能擔任媒介的職務。但從所謂使用價值底交換是社會必要的事情這一點看來，則金貨已失其重要的意義，反不如用代用貨幣還便利些，因可以節省鑄造金貨的費用及其他不利益的事情。由於這種原因，於是近代的國家就依着社會的最高機關底權力而發行代用貨幣了。金貨是由於私的生產所

創造的間接的社會貨幣，而代用貨幣則是由於國家所發明的直接的社會貨幣。然而因為現在的社會還不是意識的經濟有機體，所以國家發行代用紙幣的力量就被今日社會形態中派生的經濟法則所限制。

國家為印刷紙幣以作某種支付之用而紙幣才發生，那末，紙幣不過是國家對於收訖了的價值給以一張無利息的借用證而已。這種借用證對於受取者須盡為商品價值底貨幣形態的職務；而後才能作為貨幣而流通着。理論上，這種借用證結局還是為支付租稅賦課等而歸到國家的手裏去的，但實際上則不然。縱令就是這樣地為國家所接收了。然因它是國家底以前的負債證書，所以它必有一定的價值；那末，紙幣底循環作用已完了，而貸借關係也就抵銷了。

在這種理論之下所行的，是個人與國家的商品生產物與勞動力底單純交換，而代用貨幣就在流通行程中履行其作為貨幣的流動機能。然事實上歸到國家手裏的紙幣並不能消毀，否則就會減少流通媒介物的總額。而且國家也不能用標準貨幣——金貨——去收回在流通界的代用貨幣，因其數目太龐大

了。

因此，代用貨幣是很不容易收回來的。例如美國收回的公債就較代用貨幣多，其所以能如此做的方法如下——因保護政策的結果，關稅皆以金貨付納，雖其額在歲入上不很大，但當其收入超過必要以上，則政府就以這種剩餘金購買公債。而其流出的金貨又再作為稅金而付給政府，由於這種循環反復不已，於是政府就可以用少額的金貨而漸次將公債收回來了。他一方面，一般的流通以政府所發行的紙幣為主而金貨就以政府為通過點而不絕地迴轉着；當政府用金貨收回代用貨幣，則使金貨的運動成為直線的運動——從政府流到一般的流通界。這種運動一直繼續到全部代用貨幣的額面價值用金貨償還為止。

我們已經知道，一國家所必要的貨幣總量，即從其作為流通媒介物及延付手段的機能所必要的貨幣量中減去已支付的貸借差額即得。然而作為延付手段的，大多是支票，例如美國用於延付清算的，支票約占百分之九十五，而金貨不過祇占百分之五而已。

所以，貨幣已漸次失去其重要的地位了。雖然這種流通物底數量和速度時刻在變動，但根據過去的經驗，其流通額不能低下於一定的限度。例如美國國立票據匯劃所所表示的，一九〇八年（因受了一九〇七的恐慌）的匯劃額較之一九〇六年減少了百分之三十，然至一九〇九年則增加了百分之三十三。

代用貨幣底力量是被蕭條時期的最小流通額限制了。即代用貨幣底流通，祇限於其能代表的金貨範圍內。“紙幣發行額，假使不能交換其他的價值表徵物，則不能超過實際流通的金幣總額”馬克斯的這種公式已將最小限度的法則很明顯地表示出來了。代用貨幣底一時貶價，不僅在全然看不見金貨的場合如是，就是在流通界已充滿了紙幣而無金貨流通餘地的場合，也是如此的。

假定某一定的國家貯蓄着一定貨的金貨，則其金貨底大部分就作為準備金或特別公積金而存貯在國庫，中央銀行，或其他的銀行裏。而活潑流通的，則對於金貨一億元就發行平價五億元的代用貨幣，而且更附加地發行照額的紙幣，於是就有兩倍的代用

貨幣在流通着，雖然這一切的代用貨幣，看起來好像金是代表金貨的，但實際上可以代表貨幣的，祇有在經濟法則支配的一定限度內所發行的。因此，超過這種界限而發行的代用貨幣，當自在流通上，其價值就較額面所載的價值要低了。

成了法貨的代用貨幣，既然可以支付債務，那末，超過流通的必要以上的金貨，就非停止流通不可。如是，則發生這樣的現象：若一時定期內所購買的商品底價值相當於七億元金貨，則對於這種商品底價值總體就要十億元的代用貨幣來支付了。於是這個場合的代用貨幣，已脫離了金貨代用貨幣的領域，而成了價值代用貨幣——商品價值的反映。代用貨幣一千元現在祇等於金貨七百元了。雖然金貨仍作清償債務之用，但其自身已漸次變成可以出買的商品。成了商品的金貨與其他的商品不同，是使代用貨幣貶價的唯一的東西。而且，因為金貨有世界貨幣的作用，所以一國的通貨貶價，在對外匯兌行市上是極不利益的事情。

假使預知下次輸入品底原價，因匯兌行市提高

之故，必較現在所賣的價格為高，那末，熟悉經濟界事情的貿易業者，就不會照着市場價格出賣他的貨物。這樣一來，則他就賺得了現在與將來的匯兌差額。總而言之，所謂匯兌行市不外就是用他國的貨幣來評價自國貨幣底價值的意思。而各國間的貨幣行市，在普通場合，是由於其與純金量的比較而決定的。這就是所謂外國匯兌底“平價”然而由於輸出與輸入的關係，所以匯兌行市多以平價為中心而上下。假如甲國輸入價值較多於輸出的價值，則其差額就非用金貨支付不可。因輸送金貨於外國，必有運費，保險費，利息等費用之故，所以在乙國購買金貨較為有利。於是乙國的貨幣行市騰貴而甲國的下落了。但是騰貴的幅圓不能超過實際輸入金貨的運費以上，為什麼呢？因匯兌行市騰貴於輸送費以上，則輸送正貨反有利了。總而言之，不得不貼現去收買外國的貨幣，與紙幣底貶價陷於同一的命運，其結果，輸出品底對外價格低賤而繼續影響於一般商品價格底變動。

紙幣底一時貶價假使有節制，是很可以避免的。

即是紙幣的發行，非止於最小限度內不可——將某程度的金貨送入流通圈內。那末，當金貨充滿了必要的流通的一部；則紙幣就停止在反映金貨價值的金貨表徵之上了。

以下，再根據各總假說來說明支配紙幣發行的各種法則。

第三節 金貨與紙幣底異點

假定在某一定時期流通的商品總價格為一千萬元，而將這種商品分為各有五百萬元總計價格的兩羣，兩羣彼此交換，那末，在這種交換中所必要的貨幣一定祇要五百萬元。為什麼呢？因為在這種交換中，貨幣已變更其場所兩次，而商品則僅變更一次。換句話說，即是第一羣的商品所有者將自己的商品賣得五百萬元的貨幣後，再將這種貨幣買入其他一羣的商品。

又假定在這種交換行程中使用五元一張的紙幣，那末，若各羣商品底價值已增大為七百五十萬元

而紙幣的總額並未變更，兩羣商品又非絕對地互相交換不可，則紙幣的額面雖祇有五元而其購買力則增大為七元五角了。反之，若流通的商品底價格總額已減少為五百萬元，則一張紙幣的購買力就減退為二元五角了。因此，一定容量的紙幣底流通價格是被一定期間流通的商品總價格所決定的。所以代表金貨紙幣，其價值的計算，就有時而高。有時而低了。

這種獨占的紙幣，雖由於其表現商品底價格，到某種程度，還可以作為價值尺度而使用。但是，因為商品底容量是變化的而其自身又是可變的價值，所以各種場合的價格表現，不過是與商品對比的通貨底價值的再表現罷了。因此，像這樣的通貨，就不能作為價值的尺度而使用。

也許有人反對，以為通貨之中，金貨底價值也是變動的。但是，這種現象決不像由於產業膨脹及收縮的循環作用所喚起的對於流通手段的要求那樣頻繁變動的現象。假使歷史錯選了金子作為世界的通貨，那末，還有什麼更有利的一般的勞動生產物，在資本

制的社會進展中，能够代替金子的位置呢？

不消說，所謂紙幣底數量有一定，固然是一種想像的話，因這是由於貨幣對於價值的關係而定的。但是，假若沒有一定的規律，則紙幣限制增大的場合還有什麼保證呢？所以無論根據什麼理論或力量而增加發行紙幣，則一旦發行後，就非進到流通行程中不可，那末，物價就不得不適應於這種增加的流通物。像這種影響祇有兩種方法可以縮少（一）政府在必要的歲出以外用多餘的歲入漸次收回紙幣；（二）直接從所有的手裏收回紙幣。

總而言之，紙幣與金貨的異點可以概括如下：

紙幣祇在流通中才有價值，而且祇有在這裏才能盡其使商品交換圓滑進行的社會機能。紙幣一旦進到流通界，就一定要在那裏活動，因為這種貨幣的總額，不問其大小如何，是常常等於其相對的商品總價格的。而流通界之所以需要紙幣，也就在這一點。假使紙幣失去其作為流通媒介物的機能，則就成了一張完全無用的紙。

然而金貨，因其自身是價值，所以能作為價值尺

度而利用，並且因其自身是使用價值：所以在流通界已減少其需要的場合，則它就離開流通界而化為商品形態，或作為“貯蓄價值”而存貯在銀行的金庫裏及其他的方面。然無論怎樣，它總不失去其作為世界公認的一般等價的意義。若爲了它引退的原因，流通界感覺到對應於增加的商品價值的金貨缺乏，則在一定的限度內可以用表徵金貨的代用金貨幣來補充，要之，金貨之所以能流通：因其自身有價值之故；紙幣之所以有價值，因其能流通之故。

流通中的金貨底數量由於一定商品的價值而決定；流通中的紙幣底價值，由於一定商品底數量而決定。所以，商品價格一變動，則流通中的金貨底數量也爲之變動；反之，紙幣底數量一變動，則商品底價值也爲之變動。商品流通祇能吸收一定數量的金貨，但對於紙幣則無這種影響。

假使國家發行額面重量以下的劣幣，雖其價值必被減損，但較之發行全無價值的代用貨幣總要好些：作如是想的人們，大概都以爲由紙幣獨占法貨的地位，事實上是不可能的。但是，若祇限於國內的範

圍，則紙幣底這種作用是很可能的，至於對外的清算及債務底償還，不待言，一定要用金貨。反之，祇以金貨為獨占的貨幣而使用，由於金供給量底缺乏，故全然不可能。

美國造幣局的長官羅伯滋(G. E. Roberts)。從某方面看來他好像是世界上最富有貨幣知識的一位人物，在一九一三年的報告中曾說過，“金供給與物價是有關係的，這已無多加議論的餘地了”；但他又說過，“假使發明了生產金子的技術上的廉價方法，那末，沒有不影響於貨幣上的條件的。”以上兩種說明，決不是站在一條線上的，而是站在互相背馳的兩條線上的。

第一說明，將物價和金的供給接合起來了。但金底價值，祇有作為商品來看的場合，才可以說明。我們已經知道，價值是表現結晶於物品上的勞動量的，而價值底變化是表現其物再生產上所必要的勞動量底變化的。供給，決不是決定價值的要因，祇不過對於市價有一時的影響而已，所以供給與需要底關係，祇能表示與價值沒有什麼關係而發生的市價底

變動。若需要與供給時常一致，則需要與供給就不能成爲一種現象而存在。因此，需要與供給底作用所表示的，祇是平衡均勢底破壞而不是價值底變動。

第二說明，不外是假定因勞動的生產力底增大，換言之，生產費減低的結果，而金底價值因之減少。所以這個問題，是關於值價底永久的變化的問題，而不是如第一說明所論及的因一時的條件而發生的暫時變化的問題。但是，過去的事實，並沒有因豐富的供給而使金的市價下落的這種傾向。也許有人以爲市價低落則鑛業利潤減少，那末；金底採掘就會因之減退罷。

然而事實上金底產額並沒有減退。一九〇一年至一九〇五年每年平均產額約二億二千二百萬元，後來漸次增加至一九一二年則已達四億六千六百萬元了。因此，金鑛業全體都得着很多的利潤。如最大的鑛石精煉所 Witwatersrand 一九一二年及一九一三年的利潤，約等於其採取額三分之一。其他如非洲及俄國的鑛山所得的利潤雖沒有這樣多，但有一個美國人經營的 Goldfield Consolidated 公司，則其

一九一一年的股利已等於採取額的百分之七十。由於生產方法底改良，鑛石採取量底增加，以及從鑛石中採取的金率提高，於是，現在金生產的利潤，較之金價高的時候還要多。

那末，這是很明白的，近來金價格底低下，並不是由於供給豐富所發生的市價低於價值，而是價值的自身低下了。我們知道，產業仍然從事於“社會的必要勞動”而其主人——資本家——也必不在平均利潤率之下從事工作。所以，若近來金子已實際貶價了，則這並不是因供給增加而發生的一時的市價搖動，而是因增大利潤減少生產費而發生的永久的價值變化。

無論金底價值發生若何變化，祇要在自由鑄造之下，金貨仍然可以繼續作為受其變化影響的商品底價值尺度。但是，因為金子底價值變化，所以與競爭的資本的生產密接不離的金本位貨幣制一定不是對於債權者有損害，就是對於債務者有損害了。

上面已經說過，金價底變化影響於一切商品；但當近年物價騰貴的時候，為什麼有的商品奇貴，有的

平常，有的又一點也不變動？這是由於它們的價值或價格底變動與金貶價所發生的關係不同。現在引用美國勞動局統計的生活必需品的騰貴指數來說明這種事實：

	一九〇〇年	一九一三年	騰貴
農產物	一〇九·五	一六五·八	四九·六
衣類	一〇六·八	一二三·七	一五·八
製造品	一一〇·二	一三二·〇	一九·八

據上表看來，衣類及製造品祇騰貴了一點，這不過因為製造工業底平均的技術上的進步沒有金鑛業底那樣快的原故。至於農業底技術上的進步，則較之金鑛業，甚至平均的製造工業底更緩，而他方面，一切農業生產物，除肉食品外，雖因農作法改良的結果可以使用的畝數增加，因之其價值多少低落了一點，但它底市價，則因以都市為中心的人口急激發展於是對於農產物底需要增加所以就非常騰貴了。

生活必需品之所這樣地騰貴，主要地是由於金貨減少的原因，但還有一種理由，即勞動力放棄必

需品的生產而蝟集於奢侈品的生產的原故，所以市價就上騰於實際價值以上了。有時，因鐵路托拉司（Railroad Trust）提高運費，也足以使糧食品底市價高騰。再者，農業勞動者底工資昂騰，也是其理由之一。不過，實際工資底昂騰雖是很顯著的事情。但提高工資的運動，在許多場合，都是取守勢的，而不是取攻勢的。所以，與其說工資昂騰是使生活費高騰的原因，可說是因生活費高騰而生的結果。然而因工資高騰而促進農產物底價格騰貴是不能避免的現象。

以上各種原因，不僅使生活必需品一時騰貴，而且使其成爲一種永久的傾向。於是，物價上騰的傾向就與資本主義的成熟不可避地結合着了。所謂日夜不息地與高生活費的惡戰苦鬪，不外就是與資本主義的惡戰苦鬪。

若因包含代用貨幣，銀行存款，金融資本的各種“價值”減少而許多們受人着同生活費高昂一樣的困難，則一定歡迎這種提議：金供給量過多則價值不致減少，而一切不幸的事件也不致發生。所以，若金貨獨

占法貨的地位，則作為貨幣的金子與作為金屬的金子兩者很明顯地分裂了。如美國的銀幣，法國的五法郎銀幣以及印度的羅皮(Ropee)銀幣等皆已脫離銀價成了別一種東西一樣，金貨也不代表金價了。這些銀貨脫離銀價而獨立，並不是由於其與金貨兌換的約束以保持能夠超過原價而流通的地位，乃是由於流通界需要它們之故。同樣，金貨的貨幣價值是由於流通界的需要所決定，而不是代表金子的價值的。

因獨占的金本位制，有鑄造上的限制，所以金貨不能真正地作為價值尺度而活動。而且除開祇有金貨可以過度沾價外，金貨及紙幣皆不能低價於純金價值以下。可是，能夠遂行貨幣機能的，還是祇有金子。因為，能夠以自身的價值為基礎而在某種限度內又補足以表徵其價值的代用貨幣而流通着的東西，除開金子外，沒有別的東西。

第四節 計算貨幣底發生

加入於作為購買及延付手段的金貨與代用貨幣中而活動的或竟取其地位而代之的計算貨幣底發生，不過是幾十年以前的事情。這種計算貨幣，是由銀行自己的資金以及其他資本家作為債權存貯在銀行裏的存款而成；資本家們需要的時候，就用所謂“支票”這種東西在銀行的賬簿上彼此劃撥。然而這種貨幣到底是用什麼方法組織成立的？它底真實的內容是什麼呢？

我們一說到銀行業，常常就以爲它是與前世紀中葉勃興的資本主義相關聯的。其實不然。今日所行的銀行業務，在前資本主義期，甚至古代就已經存在了的。如古代希臘羅馬的銀行就已經開始經營金銀塊及外國鑄貨底交易，這種交易是國際貿易的必然結果，也是商人帶着金銀塊或自國的貨幣到外國去購買貨物所實際必要的事情。這些銀行，不但對於其他城市或其他國家的同業者發行匯票，並且接受存款而發行暫時存款證券或支票，至於對於存款，有的付利息，有的不付利息，完全看情形而決定；但借款於他人，大概是取高利息的。所以古代的銀行業

者，也是將存款者的金錢及自己的金錢當作榨取一般大眾及農民的工具。因債務者不但對於借款要提供土地作擔保品，並且要以自己的身體作擔保品，所以債權者與債務者的關係遂造成希臘羅馬的階級鬥爭底開端。

中世期以後，銀行業者才開始在北部意大利發展，尤其在威尼斯(Venice)及佛羅梭薩(Florence)兩地方更發達。那個時候，佛羅梭薩是絲織物及毛織物的中心地，所以其中的銀行業者有許多都是非常富有的。如近代工商業資本家階級為其自身的目的而經營的銀行底雛型，可以在威尼斯商人們所設立的清算聯合之及荷蘭商業城市所行的私“Kassiers”中發見出來。他們底這些組織，最初的目的也是在貨幣底保管，由會員或顧客貯入一定量的貨幣，以備必要時，可以用支付通知書劃撥自己與其他的會員或顧客的賬務。這樣說來，那些代理人，在他們的狹小權限內，已成了一種社會的記賬員和收款員了。若將這樣的社會機能推廣其活動的區域，而對於各自的賬務增加借款，則就成了近世的銀行。不過今日的銀

行與初期的銀行有一個很重要的異點，即是前者的主要目的乃是利用某程度的存款以發展工商業的機關。

但當銀行或類似銀行的機關還祇能作為社會的書記而活動的時候，計算貨幣還不能發生；因他們在那個時候還不知道沒有現款存在金庫裏也是可以劃撥賬務的。但當財富增加而銀行業者及借款者都相信金錢的貸借已成了可能而且安全的事情，於是銀行就負擔自己底一切危險而將存在手裏的空閑存款 (Idle Deposits) 化為貸借資本 (Loan Capital)。因此，遂發生了這樣的狀況：計算貨幣的新規模得以成立，而貨幣資本 (Money Capital) 因盡其特性的社會機能之故也集中了，特殊化了。

為明瞭現今已達莫大數量的計算貨幣的組織起見，我們先從近處的事情觀察罷。假定此地有兩個商人：一個是用通貨出賣商品的零賣商；一個是用現金來買就打折扣的批發商。零賣商從批發商那裏購入一批商品而以支票支付其代價；於是他就將那日賣出其批發來的商品所得着的通貨全部作為存款而存

貯在銀行裏以作抵償其所發出的支票之用。若那天他將全部商品都賣完了，則他存在銀行裏的金額就多於他所付給批發商的支票金額。爲什麼呢？因爲他在所賣却的商品之中，得着了屬於他的一部剩餘價值的原故。

他一方面，批發商又將從零賣商得來的支票存入於銀行以作支付生產資本家之用。因爲他也在所賣却的商品中得着了屬於他的一部剩餘價值，所以除支付生產資本家外，在銀行的賬簿上，他還有一點餘存。再者，生產資本家，爲商品的再生產之故，又將從批發商得來的支票存貯在銀行裏的存款中，取出所需要的一部以作支付勞動者的工資之用。然而勞動者所得着的工資，第二次的回轉又流到零賣商的懷裏去了。

像這樣以銀行爲通路而回轉的通貨，是每日反復不已的；其回數越頻繁，則資本家在銀行的賬簿上所餘存的越多。這種餘存就是資本家所得着的利潤，而他們就以之在銀行的賬簿上劃撥而清結相互間的債務。用支付通知書或支票以清結賬務的事情增加，

比例上，用通貨作為存款的事情就減少。如美國用支票存入於銀行的約百分之九十四，而用通貨的不過百分之六而已。大概，今日存入於銀行的通貨，明日就被銀行提出來了（其中多作為銀行的準備金），因流通界已不需要之故。所以，大量的金貨都已脫離流通界而到銀行裏去了。如美國的標準銀幣，差不多全部都在這種狀態中。今日主要需要通貨的，不過一定時期所必要的薪俸支付額而已。其他如資本家個人的消費，雖然也要一部分的通貨但其大部分是用支票支付的。

假使各個資本家都將他底利潤用通貨蓄積於銀行而永久不動，（除其本人提回外，）那末，這個國家的通貨大部分就會死藏在銀行裏，而流通界就因之有缺乏媒介物之虞了。如果真的這樣，則銀行已失去其為銀行的作用，祇不過是他們顧客的貨幣的保管者及付款人而已。然而事實上銀行決不是這樣的，他們底收益是專由出借存款者的存款而得着的利息。並不是什麼保管費或通貨受授的手續費。所以，通貨一旦存入銀行後，銀行就可以自由地使用。除一部分

的公積金外，它可以將全部借給任何主顧。因此，這種通貨並不是死藏着的，而是常規地再流到一般流通界中去的。

然而，事實上，今日銀行借出的借款並不是如昔日一樣由通貨而成，而是由“貨幣的權利”（*Right to money*）而成的。即是銀行祇將存款者所有的貨幣權利劃撥於借款者而已。然當銀行履行這種行為的時候，既不必徵求存款者底同意，也不必祇銷存款者底權利，換句話說，銀行祇將產業資本家所蓄積的利潤（貨幣形態）變為自己對於他們所負的債務形式。於是，銀行就用自己的名義，用自己的服務而負擔一切的危險，將由存款者借來的債務轉借於借款者借來已變成債權者了。銀行對於存款者的債務，其作為貨幣的作用就有點類似政府所發行的無息公債及兌換券等。不過，前者乃個人的債務，而後者乃社會的債務；這就是兩者不同的地方。

然銀行既已將存款者未嘗同意轉用於其他用途的自由處分的資金借給他人了，那末，一旦存款者要向銀行提回多額的款項以作別用。則銀行怎樣應付

呢？在這種場合，因銀行可以用以下的方法盡其責任所以並不困難。

爲說明簡單起見，假定 A 與 B 爲存款者，Y 與 Z 爲銀行。因 A 有某種需用向存款的 Y 銀行發出一張壹百元的支票，而 B 也同樣向 Z 銀行發出一張九十元的支票；然接受 A 支票的人又將其存入 Z 銀行，接受 B 支票的人則將其存入 Y 銀行。那末，YZ 兩銀行就將向他們彼此發出的支票互相交換，結果，祇要 Y 銀行對 Z 銀行支付十元的差額，則債務就結清了。從先兩銀行收入的金額雖合計有一百九十元，但現在却一個現錢也沒有償還存款者而結清了債務。不過，對於銀行，祇另外發生了接受 AB 支票的兩個新債權者（即存款者）而已，然而假使 AB 兩存款者要向銀行收回實際貨幣——即沒有新債權者來代替的時候，那又怎樣辦呢？關於這種問題，我們以後再詳述。

第五節 計算貨幣底增加

計算貨幣——即銀行的資本及存款，可以說是

資本家的收益底一部，大體上，他們的收益未曾化爲貨幣，不過第一步是對於貨幣的要求權，第二步是對於價值的要求權而已。每年從勞動力生出來的總價值——超過原來價值的再生產以上的價值，一部分充當工資使勞動力能够永遠地繼續創造價值，而他部分就構成資本家及地主們的收益。這種勞動生產物就顯現爲一切的商品，而貨幣商品——金貨——也包含在內。

然而計算貨幣並不是勞動生產物，所以其自身不是實際的價值，與代用實無異。可是，計算貨幣與代用貨幣雖都祇有對於價值的要求權，但兩者是有分別的；即後者乃政府所發行，是社會對於個人，所有者的負債，所以是一種足以償還個人間債務的法貨，而前者不過是個人的銀行對於個人的存款者的負債，當然不是一種法貨。因此，這種無價值的計算貨幣，無論增加到了怎樣的程度，決不是價值增加的意思。它不過是作爲社會記賬員的銀行所保管的記載新創造的價值的一部分——即資本家階級所有的貨幣形態的剩餘價值的一部分底記錄，也就是記載

各資本家在剩餘價值的總體中所領受的一份——即他們各個底貨幣形態的利潤的記錄。

今年增加於元有的計算貨幣之上的總額，即是今年的利潤。然而所謂元有的計算貨幣額也不過是一種無從捉摸的心意創造（An intangible creation of mind）；其稍微具體的表現即帳簿，也就是資本家每年增加於資本金總帳上的利潤。因這些利潤既都是心意的創造物，那末，當然不是如增加的建築物機器原料等那些由實際金元所成的利潤了。

總而言之，所謂利潤即是新生產的價值的一部。也就是勞動者在其中並未獲得的相應於他們勞動力消費量的一部。在資本家所獲得的價值中，包含着已經給勞動力的價值及將要付給的價值兩部，但兩者是不能全然區別的。由是，資本家就將其剩餘的價值由於賣却而化為貨幣形態以增加附加的計算貨幣底容量。在賣却商品而得着的貨幣之中，有一部分相當於舊價值的轉移及工資，換言之，貨幣資本底收回——貨幣又回到先前的出發點來了。而其他一部分則化為利潤而存留在資本家的手裏了。但是存留在

他們手的貨幣都是要作為購入生產上必要的物品而用的。不購入而要賣出，是不可能的事情。一切商品皆非互相交換不可，而完成這種交換，則必用貨幣經過買賣的手續。所以，一切的計算貨幣，在某一定的瞬間，就負擔完成交換的任務。

但在生產資本家之中，也有不完全將自己所有的貨幣（事實上即銀行的存款）悉數購入物品的。即是他們從流通圈內提回一部產業資本而用於土地所有權及空頭資本（所謂空頭資本即可以生利的股票公債等是）。這樣的轉換——從產業資本轉換到土地的所有權及空頭資本——就將貨幣（對於商品的要求權）劃撥到出賣土地及空頭資本者的手裏去了。現在他們就變成商品的購買者而代替了生產資本家的地位。結果，還是商品底購入，而完成所謂「商品——貨幣——商品」這種交換行程。有用的勞動與生產物的消費，無論在任何社會階段上，既是經濟行為的起點，又是經濟行為的終點。所以，假使土地及有價證券的賣手，或其他商品的賣手不將其能交換的東西消費，則必然招來生產底減退，而他們自己也即刻要

喪失其收入。

假使，一方面利潤是具體的東西——即資本家從勞動者的手裏奪來的剩餘生產物，而他方面計算貨幣是表現利潤的貨幣形態，那末，勞動生產物底具體實質是什麼呢？

生產資本家——剩餘生產物的所有者，將剩餘生產物賣去而接受買手所付的支票。當賣手成了許多支票的所有者的時候，買手也許已經將大量貨物消費完了。那末，這些支票雖能作為貨幣互相交換，但在最初發行支票者（即貨物的消費者）若不能兌現的場合，就沒有辦法了。至於，這些支票或者能完全兌現，或者蓋了一個『存款不足』的圖章而退回來了，這都是別個問題，我們以後再討論。

計算貨幣底增加，完全由商品底販賣而來，但商品底一部已經是消費了的，所以計算貨幣底急激增加，決不是反映滿足貨幣要求權的商品底價值的增加。歐洲大戰的結果，就是使這一點更加明瞭的好例。

費於戰爭中的軍費，祇就其支出的經常費而論，

數目也就不少了；恐怕每天要耗費幾百萬元罷。普通說來，這是貨幣底喪失，然事實上並沒有破壞什麼貨幣。政府將貨幣付給軍需品的供給者，而供給者又將其送回通常行程中去循環。然而在戰爭中所損失的是什麼呢？那就是生產力底浪費。一切商品底消費，如不能從事再生產，是不可能的。但當戰爭的時候，勞動力的大部分皆用於軍需品的生產，而一般人的消費物反不能多量生產了。結果，物價騰貴，尤其是日常最必要的生活必需品底價格騰貴。生活必需品騰貴，則一切物價皆因之騰貴。不過，一般物價底騰貴以勞動者能夠維持其生活的標準為條件。因此，作為舊商品的價值形態而蓄積着的想象的及真實的貨幣，在實現上，就不必一定要對應現實的商品了。

由是，計算貨幣（一方面是對於通貨的要求權他方面是通貨的代表）乃是賣却的商品底貨幣形態，為完成與其他商品的交換而保存着的。經過流通行為後，它仍然存續如故。除非由於其理論地變換為通貨的正當過程（但祇有少數才可能）及存款銀行破產的不正當過程，它是不能毀滅的。所以，祇要銀行不破

產，個人不貯蓄，計算貨幣底總數祇有漸次增加而不致減少。

先假定 C 從 D 的手裏接受一張支票。這張支票，對於 C 雖是新創造的價值底貨幣形態，但在這個場合，並沒有新創造的貨幣，祇不過將 D 名下的計算貨幣劃撥於 C 的名下而已。無論造出若干新的價值，除用支票劃撥計算貨幣外，不能說明這種繼續增加的存款。所以，繼續不絕增加的商品價值，非由於計算貨幣底劃撥而流通不可。資本家每年蓄積的利潤，也不過是商品蓄積的記錄，而沒有顯現為貨幣形態。

我們已經知道，零賣商是怎樣將他底包含利潤的通貨存貯於銀行中的。其存款的一部，為生產的緣故而顯現為前付資本，為繼續再生產的緣故又回到其出發點；其他的一部則顯現為利潤。這樣看來，繼續於永久旅行的具體貨幣，是以銀行為出發點的。經過零賣商的手而回到銀行的具體貨幣，雖再出發到流通界，但其影子却已留在零賣商底存款簿上的貸方中了。於是，貨幣在外觀上就有了兩倍——即現實地存在於一般流通界的通貨，抽象地存在於銀行

的計算貨幣。這種抽象的計算貨幣，不但不受實體的拘束而獨立存在，並且因每日循環反復的結果，其巨大已非實體的貨幣所能比擬了。這種不可思議的事情之所以受社會的信賴而能繼續存在，因為大家都相信這些影子（即抽象的計算貨幣）是很容易再具體化的緣故。

在實際的社會中，資本家階級所蓄積的利潤，不單由商品而成，並且也包含作為確實存在的金貨或通貨，計算貨幣即是對於它們的要求權。計算貨幣是利潤的記錄，而這種利潤，在一定的時期可以實現為貨幣的形態，但非貨幣。這還是利潤底抽象的實現，而其實際的實現則由商品（生產手段與消費手段）與金貨而成。因利潤一旦實現為實際貨幣則非與商品交換不可。但不受金貨而受土地或有價證券，則不能說是利潤底實現。蓋利潤底具體的存在，除勞動生產物外不能顯現他種東西。

第六節 貸借與存款

這是很明白的，存入銀行的存款，一部分由勞動者的消費而來，這一部分又由存款者為支付工資之故從銀行裏用通貨提出；而其他一部則由資本家個人的消費而來，這一部分也因資本家為反復其個人的消費之故又從銀行裏用通貨提出。這些存款者為消費之故而用通貨提出的一切存款，不問其直接地為自身的消費或間接地為勞動者的消費（由於工資），總之，在減少計算貨幣容量的這一點上沒有什麼不同。祇有存款者不再提出的通貨存款的一部即作為資本的蓄積而由銀行借給其他資本家的一部，才能增加計算貨幣底容量。因為這個原故，所以存入於銀行的實際通貨就增加銀行可以出借的資金，而這種通貨，因借出的結果，又流到流通界中去了。即是：若將這種存款借出了，其直接的結果，則通貨就離開了銀行而祇殘存的祇有不變的計算貨幣，因為所提出的是借款而不是存款。假使借款者用通貨將借款還來了，也祇能說是借款底還元，而不能說是銀行對於存款者的債務底還元——計算貨幣底還元。不消說，從銀行裏作為借款而提出的通貨，或者為借款

者個人所消費，或者爲支付工資，總之，不是借款者底貨幣，而是貸款者（銀行）底貨幣。但對於作爲生產物或勞動力的代價而接受的資本家或勞動者，這種貨幣已成了新的貨幣。由是，存款者從銀行裏提出通貨雖能減少計算貨幣底容量，可是借款者從銀行裏提出通貨則不能減少貨幣的容量。

存款者在許多場合作爲追加資本而提出通貨，是妨碍計算貨幣增大的傾向之一。由於這種關係而提出存款，於是對於銀行是一種沉靜的借款形態底『貨幣資本』就轉換爲永久活動的『產業資本』了。所以，這樣提出存款愈盛的時候，銀行就不過是貨幣最頻繁往來的一條通路而已。但貨幣資本轉換爲產業資本，銀行存款轉換爲通貨，並不能自動地增加產業資本或通貨；其直接的影響，祇是現存的通貨量比較以前更加活動——即更迅速地流通，除非發行附加的紙幣。

我們在上而已經說過，無論怎樣提出通貨，總不能減少計算貨幣底容量。但其存款減少的時候，一切個人底存款不是即刻化爲計算貨幣，這種事實是一

定要注意的。存款，事實上，雖包含現金，及支票一類要素，但這種事實可以說是與銀行底本質相反。現在假定一個存款者從他所交易的銀行裏借出來一筆款子，其總額（除利息外）就記入於他底存款賬簿的貸方中。那末，當借款者對於銀行所發出的支票到達的時候，這種名目的存款也就消失了。因此，銀行借款底緊縮（在金融緊迫及蕭條時期往往發生）祇招來由於借款而成的名目的存款底減少——即存款底減少，而計算貨幣底容量，實際上，並未減退。

在借款者底存款簿上遂行信用借款的場合，恰好是表現計算貨幣底容量已經激增了的現象。這就是在通貨底現存額實際增加了的時候，也可以看出來，例如從外國繼續不絕地流入金子的場合，這些金子一到銀行底手中，就增加了其自由的（即可以利用的）現金準備。同樣的結果，當銀行的現金準備底比例，由於法律制定而縮小的場合，也會發生的。即是在元有的準備金中取出其自由了的一部分作為新借款底準備金。

假使有一個希望向銀行請求借款，那末，銀行在

未允許以前，是否一定要先知道自己手裏有否可以出借的過剩計算貨幣？決不！它所要知道的，是除法律規定的存款準備金外是否還有若干現金，假使有，它就可以將全部借出去。借款約束一旦成立，則將借出的金額記入於借款者底存款賬簿的貸方中，祇要剩餘的準備金可以足當存款的法定準備金就夠了。

一九一三年美國實施『聯邦準備條令』(Federal Reserve Act)減少對於存款的準備金率；凡加盟的銀行對於隨時提取的存款底準備金率從百分之二十減少為百分之十五。(對於定期存款的準備金率更低。如互相貯蓄的銀行，對於存款祇保有五釐的現金作擔保。)那末，若因法定準備金已減少了五分而銀行有了可以自由利用的剩餘金一萬五千元，由是銀行就可以借出十萬元。即是：銀行可以自由利用的金額增加，則借款的金額可以擴大為其六倍。

為避免由於這樣的借款而發出的支票，在支票匯劃所清算的場合，不得不祇向一個銀行請求多額的現金起見，則銀行就希望其差額愈少愈好罷。否

則，支票匯劃所的殘額增大的銀行就非縮小其借款不可。然無論怎樣，一個銀行對於支票匯劃所支付的貨幣，一定要移到其他的銀行，於是這個銀行就用之為法定準備金，因此，在聯邦準備條令之下的剩餘準備金，就成了新發行的貨幣底基礎。

這種新貨幣是不能包括於計算貨幣之中的特殊貨幣。可以叫做『銀行造成的信用貨幣』(Bank-made Credit Money)。然而當借款者與它發生關係的時候，這種新貨幣是不能與計算貨幣區別的。可是，這兩者底區別，第一對於出借『銀行造成的信用貨幣』的銀行，第二對於一般的經濟界，都是非常重要的問題。

將存款(換言之，可以利用的貨幣)用支票儘量地借出了的銀行，在支票匯劃所中，其債務不能超過其債權。他一方面，銀行所借出的借款不是計算貨幣，而是一種表現約束支付的貨幣，其範圍在一定的時候一定的處所延長到了什麼程度，除全然臆測外，沒有法子知道清楚。就是假定銀行在支票匯劃所一切事情都很順遂的場合出借其借款，其結果，也並無

何等積極的先見。所以，所謂『銀行造成的信用貨幣』底出現，遂使非常辯證法的 (Dialectical) 銀行業務更陷於一層危險的狀態中了。

再者，計算貨幣與銀行造成的信用貨幣之間的異點，對於一般經濟界，更發生了這樣的影響：即計算貨幣是有秩序的，而且是合法成立的。如前所述一樣，它是個人的資本家用貨幣形態蓄積其資本而來的，但相應於此的產業發展往往發生停滯傾向。然而銀行造成的信用貨幣，其創造的可能性，惹起不規則的通貨膨脹，投機，以及濫費等的事情來了。在聯邦準備條令之下，一定額的貨幣中，可以實際賺得利息的不過約六分之一，而其他六分之五則皆為心意的存在物。由於信賴這種貨幣而易於受危險的決不僅是貸款的銀行。近世資本制的生產，不待言，是以十分的貨幣蓄積為先決條件的，但這種像在溫室裏培養的貨幣代用品繼續出現，結局，祇能招來恐慌而已。

第七節 金融上的危機

今日繼續發出的種種貨幣底要求權，祇是要求法貨的權利，而不是要求金貨的權利。因此，計算貨幣和代用貨幣同樣都是對於金貨減價的。而且這些要求權，理論上，祇能對於銀行要求。然而，一九一三年美國的計算貨幣額已超過二百零八億二千四百萬元，此外，對於銀行可以要求的產業資本家底實際利潤額又有一百七十九萬三千六百萬元，而銀行對於這些要求的準備金，則不過十五億六千一百萬元而已。即銀行對於其負債一元，祇保有九分準備金罷了。固然，銀行除準備金外還有其他的資產足以抵當債權者底要求，但此處所說的是現金，即實際貨幣，那末，銀行就不容易拿出來了。一九一三年六月末美國的金貨總額，祇有三十七億二千萬元，其中存於國庫的約三億五千六百萬元，作為銀行準備金的約十五億五千二百萬元，實際流通的約十八億一千二百萬元。由此看來，可以與銀行的資產交換的金貨到底在什麼地方呢？

銀行既不能將政府的準備金借來，又不能將實際流通的取回來。因為銀行若將實際流通的金貨收

回來了，放在手裏過久；則通貨底存在已失其可能性而同時資本家底存款也就被阻止了。結果，支付停止而銀行因之破產。

這種危急時期底惟一活路，大概祇有將銀行底資產輸出，賣之於海外。然而銀行底資產大部分是不能輸出的，如不動產的抵押等。其能輸出的一小部分，如公衆的有價證券等，在恐慌的時候，價格又非常低下。況且美國銀行負債的總額，就是以全世界所有的金貨，也祇能償還一半。假使將銀行底有價證券拿到海外換來金貨，則不僅美國，恐怕全世界的空頭資本都要消滅罷。

若一般地感覺貨幣要求權的不安而要換得實際的貨幣，則銀行在實際上就非破產不可。幻影的計算貨幣量，與其可以換得的金貨量之間，到底有一條不能逾越的溝渠存在。這條溝渠，也許因拒絕存款者同時又是銀行的債務所發出的支票而消滅罷。不消說，銀行對於這樣的支票是可以拒絕支付的。然而，在許多場合，存款者向銀行要求的時候，還沒有與銀行發生債務的關係，即還沒有向銀行借款。縱然就是向銀

行借款後再向銀行發出支票，而銀行爲壓抑對於貨幣的需要起見拒絕支付，但可以壓抑的貨幣量究有若干呢？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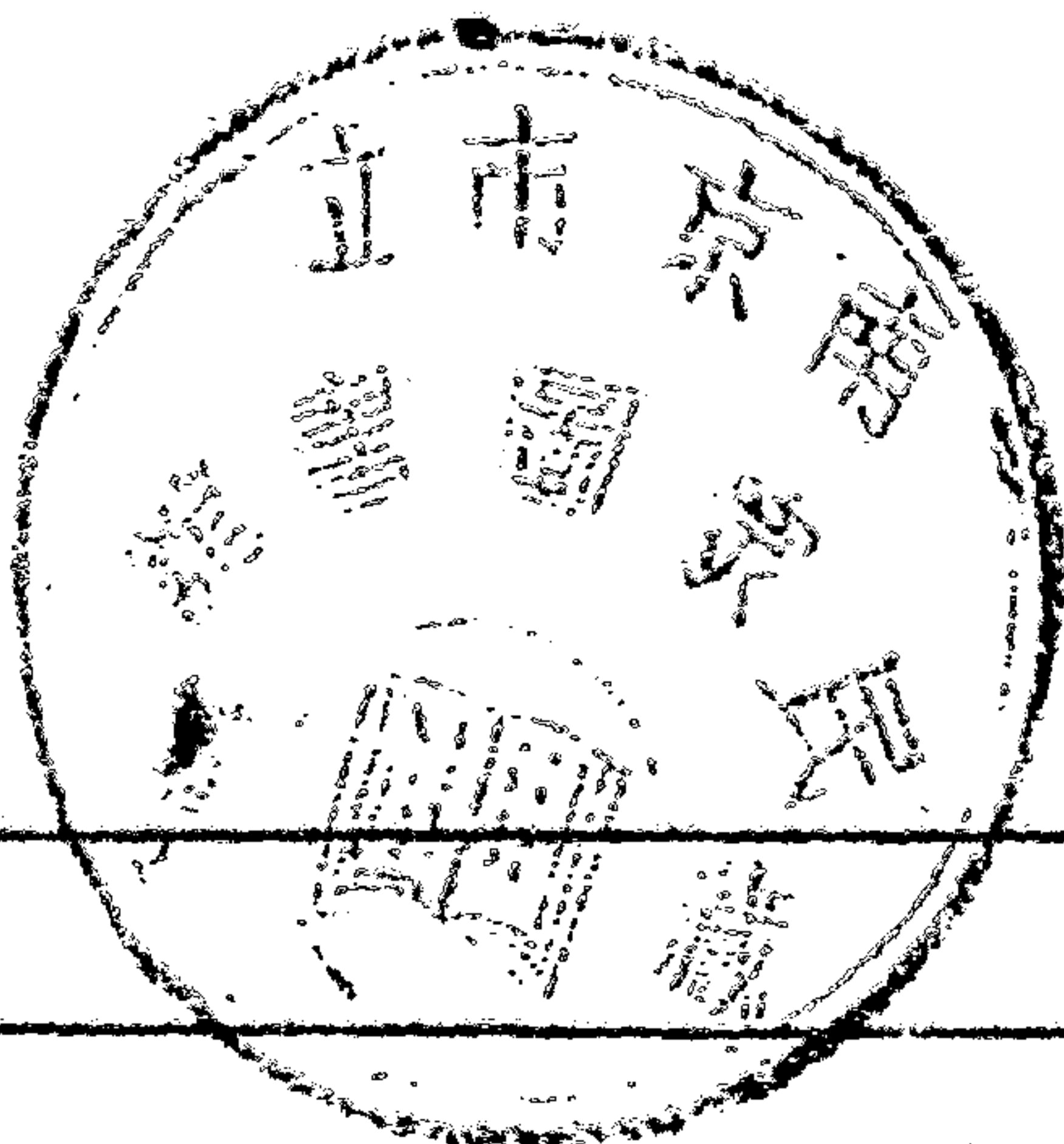
一九一三年美國總借款額約一百四十五億元，其中八十億元是用不動產，股票，公債，堆棧證券等擔保的。而借款者對於貸款的銀行完全沒有直接的關係。例如向貯蓄銀行借款的就不是其存款者。其餘六十五億元的借款，則由票據的折扣而成，像這種無擔保的借款約三分之一是銀行在普通市場上從經紀人的手中買來的商業票據。因此，票據的所有者（銀行）不但與發行者沒有什麼關係，並且連他們底名字也不知道。這樣看來，銀行直接借給其存款者的通融借款，恐怕不到四十億元罷。並且其中不過保留四分之一或五分之一充當存款，所以銀行能够壓抑的貨幣量，在這種情形之下，大約有祇十億元。

計算貨幣較之金貨與代用貨幣的總額，增加的速率約二十倍。假使資本家階級能够繼續繁昌與過去一樣，即是這種增加力永遠如此，則其銀行的賬簿就非依存於最小的基礎上不可。當一九〇七年恐慌

發生的時候，計算貨幣的公稱金額，不但與金貨比較，就是與其他任何通貨比較，其折扣率約百分之五。像這樣狀況差不多繼續了一個月。各資本家，在這個時候，都相信個人可以在任何時候使公稱金額抬價而容忍持重。假使計算貨幣是由這一個存款者劃撥到其他的存款者，則對於價值的要求權，無論怎樣是不成問題的。然而如借款，損失金的清結等不是由購入商品而劃撥計算貨幣，則祇有在商品交換很順調的場合偶然發生而已。但一度發生搖動，則恐慌隨之而生，因之，計算貨幣減價，而全資本制度的社會也就非崩潰不可。

初看來，這種作用好像祇影響於空頭資本的一部而與實際資本價值完全沒有關係一樣。但是，祇要稍微想一想，就知道這種印象全然錯誤了。

資本家雖然已經有了工廠機器，及其他固定資本，但若沒有購買生產上必要原料及支付工資的貨幣，就什麼也不能做。然而實際上貨幣是不存在的。就是在資本主義的全盛時代，實際貨幣也很少。金與銀的大部分，如必要的食糧一樣，不知在什麼時候隱



匿了。由是，計算貨幣已非收益的源泉，而工場，機器等也非生產利潤的手段了。即是工場，機械等已失去其作為資本的歷史的技巧的性質，不是商品的生產手段，而是使用價值的生產手段，獲得了其自然的性質。於是建築在砂礫之上的競爭的資本主義遂告終焉。

資本制社會所行的生產，以利潤底獲得為其第一的目的；所謂『為消費』而生產使用價值的本然目的，不過是其第二義的乃至隨伴的目的而已。種種的使用價值皆作為商品而生產，以生產上所要的社會勞動量為基準，而在自由市場中交換。利潤底獲得，祇有所謂人間勞動力這種特殊商品存在才可能。人間勞動力的使用價值就在於其能造出再生產費（換言之，即生活上必要的工資）以上的價值這一點。所以，自由市場不外是同等條件之下的生產物（非自然法條件之下的）互相交換的意思。然而這種觀念祇有在資本主義的青春時代，（當英國是世界上獨一無二的產業國家的時代）是對的，到了現在資本獨占與勞動組合已經發達的時代，則這種理論就被否定了。資

本獨占與勞動組合底發達表示着競爭的商品生產已經到了末期，

資本生產組織，祇有在單一獨占的商品經過社會承認作為貨幣的時候，才能繼續存在。今日通行的貨幣商品——金貨，除其作為貨幣的機能外，還是一種商品。所以金貨可以作為不失其價值的商品而使用。除這樣的矛盾外，又加以其供給量的缺乏，這種事情是金子作為貨幣而遂行價值標準機能所不可缺的必要條件。然而正因其供給量的缺乏，於是就不能遂行其作為流通手段及延付手段的機能。因此，代用貨幣，計算貨幣就發生了。

代表金子而相當地遂行其機能的擬表貨幣，其活動從來就是很困難的。擬表貨幣底必然而不斷的發達，其量底增加非標準貨幣所能比較，於是它們底均等性更加不安定了。因此，金融組織更加成了『辯證的』東西而同時更與大規模的危機接近了。如發生了大戰亂以後所起的重大事件，無論那一個國家，對於金融的機構都空費了許多勞力。然而這個機構，對於資本家階級是不可缺少的東西。

社會對於貨幣底擬表物喪失信用的程度，就是表示擬表物其自體對於金子的減價程度。然而擬表的貨幣底價值減少，對於世界的經濟狀況發生了什麼樣的結果呢？這樣的貨幣是在一定的時候所必要的金貨底範圍內而創造的東西。因此，它就成了金貨一樣的東西而為人們所授受。但因擬表的貨幣是沒有價值的，所以若將全世界的貨幣現存額用金的價值來表示，則恐怕要減少流通額的百分之二十二罷。假使破壞了幾十億的金貨，那末無論印刷若干代用貨幣都不能補償。代用貨幣及其他擬表物無論表示若何巨大的公稱金額，然其總體常常祇表現總金貨的價值。

因此，若產業蕭條而失業者及貧困者增加，因之貨幣市場上的代用貨幣過剩，或因某種事情而現存的金貨大半被破壞，那末，產業怎樣能夠繼續進行呢？若某國或者完全沒有存留一點金貨，或者將其死藏在中央金庫或其他的方面，那末，國際的貿易怎樣能夠進行呢？

擬表貨幣底價值的減少，在國際的場合，則世界

的銀行無論怎樣就要接受兌換金貨的要求。然而應付這種要求是全然不可能的，由是我們知道無論過去現在都不能滿足對於貨幣的要求的。現在的金融機構雖然已屆崩壞的過程，但『必要』仍然促進新秩序的到來。

第八節 通貨底彈力性

爲更一層明確地理解現在的金融機構起見，我們先一瞥一九〇七年恐慌後所發生的美國聯邦準備條令罷。

一九一三年美國有金貨十六億三千六百萬元，銀貨五億五千四百萬元，補助銀貨一億六千萬元，合衆國紙幣三億四千四百萬元，國立銀行券七億二千三百萬元這些貨幣在流通界中活躍着。其中惟一絕對的法貨是金貨。此處所示的數字也包含代表貯藏金貨的兌換金券在內（將這種金券送到財政部就即刻可以換得鑄貨。）標準銀貨（這與金貨的場合同樣也包含代表貯藏銀貨的兌換銀券在內）與合衆國紙

幣雖然也是法貨，然而可以依據契約而排斥。即政府或公司等往往在用金貨支付本利的契約下發行公債或公司債的原故。銀行券也不能認為法貨。

由是，類集以上各種通貨所有的價值，則如次：

- (1) 金貨——有十足的價值；
- (2) 銀貨——有公稱價值的平均百分之三十七的價值；
- (3) 合衆國紙幣——其中祇有一億五千萬元可以用金貨償還；
- (4) 銀行券——沒有償還的價值。

銀行券是以合衆國的公債作担保而發行的，其償還準備金，祇有百分之五的現金存在財政部。所以在爭奪實際上有價值的貨幣時候，則銀行券就成了一張有彩色的畫片。即是：在三億四千四百萬元的合衆國紙幣中，其一億五千萬元的所有者就會擠開一億九千四百萬元的所有者而先提出其準備金；而銀行券的所有者，則或者可以受着有時能夠換得金貨或銀貨有時一點東西都換不到的紙幣，或者受着担保銀行券的公債以等待政府用金貨來償還。

代用貨幣與標準貨幣之間所生的差異（乃至無差異）視政府底信用如何而定。代用貨幣之所以作為流通媒介物而活動是因為它對於一定的國家一定的時期所必要的金貨底最小流通量有數量上的限制之故，所以代用貨幣雖然能够在金貯藏量增加的時候而增加，但不能離開金貨而單獨地膨脹。若是單獨地膨脹，則就會招來代用貨幣的減價。然而也許有人，因美國曾經經過一個紙幣減價時期並無何等痛苦的結果而不能理解這種事情。這是由於一般公衆都相信政府底能力而且計算貨幣底增加其形勢還不像今日這樣複雜化的原故。但是，若資本主義底發展達到了絕地——一方面必要通貨的膨脹，而他方面這樣的膨脹又不可能，則事實就完全不同了。為什麼呢？因為代用貨幣是被金貨支配的，而金貨不能從無政府的社會支配下將自身解放出來的原故。

因為產業不振物價暴落等的結果，流通界所必要的貨幣總額收縮的時候，則即刻影響於絕對價值的金貨，或者隱藏了，或者儲蓄了，有時要犧牲各種商品及有價證券，而祇有代用貨幣在流通界循環着。

一般的人們對於許多種類的代用貨幣是不加區別的，所以無論什麼紙幣都可以同樣地流通着。這是由於社會相信貨幣制度的原故。

然而競爭的資本主義所必要的是金本位制，而金本位制又不能避免計算貨幣的激增，這種矛盾不外表示資本制的生產已到了末路。資本家是不願意精密地認識其周圍所發生的問題的。他們對於使他們的階級崩壞的諸勢力總不在其真價值上去認識。他們祇曉得恐慌已經來過而又去了，每次恐慌底終了他們比從先更加富裕，以為將來的恐慌也不過如是而已。不消說，以為過去沒有發生的事情將來也不致發生的這種信念，不過圖一時之快罷了。實際上，這種信念是與支配我們人類社會及自然界的進化法則相矛盾的。資本家階級其自體是近世的產物，而架空的貨幣制度底急激發達也是最近的現象，就是從這一點看來，也不能用過去沒有發生的理由來否定將來的危機。

一九〇七年襲來的恐慌，遂使銀行停止支付，通貨減價，而將銀行正貨準備的不充分完全暴露了，結

果，代用貨幣低落於公稱價值之下。在這樣經驗之後所發生的聯邦準備條令，其主要目的，就是所謂『供給有彈力的通貨。』所謂有彈力的通貨，一定要對應流通界的必要，有時可以膨脹，有時可以收縮。我們知道，祇有金貨才固有這種彈力性，可以自由出入於流通界。然而因金貨底存在量甚少，所以現在的貨幣制度，無論怎樣，都是缺乏彈力性的。

規律銀行與通貨之關係的聯邦準備條令，果然能够供給有彈力性的通貨麼？這恐怕是不可能的罷。準備條令，祇在從來的代用貨幣之外，增發新種類的紙幣而已。由於一紙法令是不能增加金貨底存在量的。從來的貨幣制度就是非彈力的，這沒有可疑的餘地。然而準備條令也不能補救這種缺陷。

第三章

產業資本的循環

第一節 資本與剩餘價值

如以前所述過的一樣，資本制社會底貨幣，是可以成爲生產利潤的價值即資本的東西。資本制生產時代以前的勞動者，換言之，單純商品生產時代的勞動者，各自有其生產手段以從事於生產各自的特殊

商品；但他們不能用自己所生產的商品來滿足其欲望，於是就提供自己的生產物而獲得他人的生產物。這個場合，媒介交換的貨幣是價值底尺度，它不過為使各生產物交換而暫時活動一下罷了。由是，成為當時社會的營養的東西的是商品而不是貨幣，這個時代的商品流通，就叫做單純商品流通，其循環可以用『商品——貨幣——商品』這個公式表示出來。

在單純商品流通中，商品底獲得是目的，而貨幣不過是其手段。所以『商品——貨幣——商品』這個公式底本質，要之，就是『商品——商品。』然而進到資本制生產時代，則貨幣自身就化為目的，商品却成了手段。即其公式變成『貨幣——商品——(貨幣+貨幣)』。以貨幣始貨幣終的資本家的循環，本質上，就是『貨幣——(貨幣+貨幣)』，這是不待言的。

『貨幣——商品——(貨幣+貨幣)』的公式，是由支付貨幣而購入商品的『貨幣——商品』與賣却商品而獲得貨幣的『商品——(貨幣+貨幣)』的二段而成的。第一段中的支付貨幣，是豫期由於商品底賣却而可以再收回來的行為。所以第一段中的貨幣，是作

爲資本而放下的。第二段中獲得的貨幣，不僅是收回第一段中的貨幣，而且還伴着新的貨幣。這個公式的(貨幣+貨幣)中，大字貨幣即是第一段中放下的貨幣，小字貨幣即是伴隨放下資本而來的新貨幣。這種新貨幣就是資本家所獲得的利潤。

在單純商品流通中，貨幣是爲購買生活資料而如飛馬一般活動的媒介物。但在資本流通的場合，則貨幣已經不僅是飛馬，而且是爲獲得利潤的購買手段。資本制生產底目的是爲獲得利潤。但對於資本家，商品底生產也許是必然討厭的行爲，他們底理想，恐怕祇在『貨幣——(貨幣+貨幣)』罷。要之，商品底生產不外是爲獲得利潤而不能避免的一種手段。貨幣之所以能够成爲資本，就是因爲在這種生產關係之下的原故。若能够作爲因賺錢而賣却的購買手段——即爲利潤獲得的手段而活動，則貨幣就可以成爲資本。

然而，在資本流通的第一段中，資本家所購入的是什麼商品呢？那就是生產手段與勞動力。即生產上所必要的一切設備，器具，原料，及補助材料等的

生產手段與用這些生產手段而工作的勞動者（勞動力。）因為人間的勞動力也是可以買賣的東西，所以不得不說是商品。資本家購入這些商品而經營生產，於是生產手段行程開始了。這樣看來，因第一段的『貨幣——商品』中的商品內容是生產手段與勞動力，那末就可以用『貨幣——商品 $\left\langle \frac{\text{生產手段}}{\text{勞動力}} \right\rangle$ 』來表示它。

生產行程同時就是價值增殖行程。生產手段即機械原料等底價值轉化為目的物的商品；但是那些價值是不能另外增加的，祇不過將其原有的價值移到新商品上而已。然而勞動力是能動的要素，不僅將其價值轉移到新商品上，並且造出新的價值來了。『勞動』有價值轉移及價值形成的二重性質。這種二重性，在勞動生產力底變化，在影響於價值轉移及價值形成上，可以明白地看出來。即是：勞動生產力就是有增減，在其他的事情不生變化的限度內，一定時間所生產的價值分量並沒有增減。然而，勞動底價值轉移力，則與勞動生產力底增減同比率地增減，更明白地說，一定的時間所生產的使用價值分量，是隨着勞動生產力底增減而增減的。

這種勞動力的商品，與其他商品同樣，也是由於其生產上所必要的社會勞動量而決定其價值的。勞動力不能離開人間的身體而獨立，它是具備勞動者底肉體及精神的力。然既說到生出勞動力所必要的勞動時間，那末就不外是維持勞動者底肉體及精神的活動所必要的費用，換句話說，就是他們在當時社會中營普通的平均生活以及供養妻子所必要的生活資料生產上所必要的勞動量。所以，勞動力底價值是由當時社會中作為普通的勞動者底平均程度的生活費而決定的。但一切商品底價值，並不是原來的價值，勞動力底價格即工資，也是常常不與價值一致的。然而在這裏，是將勞動力底價格作為是由原來價值決定的，而再來研究剩餘價值底出現理由。

現在假定勞動者底生活費一日三元，而工資是照着這樣的價值支付的，每一小時的勞動相當於五角的價值，資本家就這樣地雇入勞動者而開始從事於綿紗的生產。為說明簡單起見，又假定一斤綿花的價值為一元，紡錘一個的價值為拾元，一小時可以將二斤綿花紡成綿紗，而紡成一斤綿紗要磨滅紡

錘百分之一。那末，若二小時的勞動能够產出一元的價值，則十二小時的勞動之後，除開棉花二十四斤的價值與紡錘百分之二十四的價值轉移於新生產物的綿紗外，還附加有勞動力所生出的六元的價值。於是因為在這個生產上所費的價值，乃棉花的價值二十四元，磨滅紡錘的價值二元四角，勞動力的價值三元，合計共二十九元四角，所以在生產行程終了，就生出三十二元四角的價值來了。在這裏便發生多餘的三元價值即剩餘價值。

然而剩餘價值是由什麼東西造出來的呢？剩餘價值是由勞動力底消費造出來的。棉花，紡錘底價值祇能轉移到綿紗，而勞動力則一方面轉移其價值於綿紗，他方面產出新的價值來了。即勞動力在其消費的時候能够生出其原來價值以上的附加價值。在這一點上，勞動力就與其他的商品不同。資本家雖是照原來的價值購買勞動力的。但資本家並不是祇在恢復其作為工資而支付的價值的時間內消費其購入的勞動力，而是消費勞動力於一日的勞動時間的全部。由是，可以說剩餘價值是勞動力的價值底再生產的

時間與超過再生產時間的勞動時間之間所生出來的東西。所以馬克斯這樣說：

『構成生產機關即主要原料，補助材料及勞動要具等的資本部分，在生產行程上，其價值量不變。由是，我就將它叫做不變的資本部分，更簡單地，即不變資本。然而購買勞動力的資本部分，反之，在生產行程中，其價值是變更的。它在生產行程中除造出與自己同一的價值外，又生產一種過剩的東西即剩餘價值。這種剩餘價值是常常可以伸縮增減的。因為這部分的資本不絕地從不變量變化為可變量，所以我就將它叫做可變的資本部分，更簡單地，即可變資本。』

我們已經知道，資本制社會的資本流通是『貨幣——商品——(貨幣+貨幣)』，而第一段的『貨幣——商品』是『貨幣——商品 $\leftarrow\frac{\text{生產手段}}{\text{勞動力}}$ 』，又知道在生產行程中為生產手段及勞動力所投下的價值，和超過這種價值的剩餘價值都體化為商品了。那末，第二段的『商品』較之第一段的『商品』就有一層多的價值，於是就成了(商品+商品。)因為生出有更大價值

的商品的結果，最後的貨幣成了(貨幣+貨幣)，所以將以前的公式更精密地說起來就一定成了下面的樣子：

$$\begin{array}{l} \text{『貨幣——商品} \left\langle \frac{\text{生產手段}}{\text{勞動力}} \dots\dots \text{生產行程}\dots\dots \right. \\ \text{(商品+商品)——(貨幣+貨幣)} \end{array}$$

上面小字的商品就是剩餘價值，而小字的貨幣就是剩餘價值的實現物——即利潤。要之，利潤是投下的資本與收回的貨幣之間的差額。因為資本家是以利潤底獲得為目的而從事生產的，所以常常希望更多的利潤——較投下的資本更大的利潤。利潤底大小可以與剩餘價值底大小一致的，如像價格可以與價值一致一樣。但利潤率與剩餘價值率是不同的。為什麼呢？因為利潤率是投下的全部資本與利潤的比例，而剩餘價值率是充當支付工資的可變資本與剩餘價值量的比例之故。因此，資本家底努力是以最大的利潤為目的，而不是剩餘價值。於是，他們就常常努力於增大放下資本的總額，同時儘量提高利潤對於放下資本的比例。

第二節 平均利潤率

利潤率與由於剩餘價值對於可變資本的比例而成的剩餘價值率不同，而是利潤對於綜合可變資本與不變資本的總資本額的比例。由是，若可變資本額與剩餘價值量相同，則剩餘價值率也同，但若放下的不變資本額不同，則利潤率也就不同。所以，若剩餘價值即是利潤的場合，則總資本中的可變資本額越多，利潤率也就越大。

資本底構成即可變資本與不變資本在總資本中所占的比例，是因生產部門底相異而相異的。在生產技術比較發達的生產部門中，機械工場等所要的不變資本大，而可變資本比較的小。反之，在生產技術發達遲緩的生產部門中，機械工場等所要的不變資本小，而可變資本比較的大。前者叫做『高級構成的資本』，後者叫做『低級構成的資本』。可變資本與不變資本的比例，在社會的平均程度上，就叫做『平均構成的資本』。

所以，就是能够得着同一量的剩餘價值，然而隨着生產部門底相異，則其所要的資本總額（可變資本與不變資本的合計）也就不同。若生產同一剩餘價值所要的資本總額不同，則利潤率也就不同，這是不待言的。然而各個資本家都努力於獲得對於投下資本的更多的利潤，所以大家就爭先恐後地從事於低級構成的生產部門。例如此地有三種生產部門：第一部門底資本是低級構成，第二部門是平均構成，第三部門是高級構成；又假定各部門底剩餘價值率完全相同，而放下資本的全部每年回轉一次。這三種生產部門底企業，其投下的可變資本額及由此而生的剩餘價值量既然相同，那末，若各有可變資本額十萬元，則剩餘價值量也就各有十萬元。這個場合的三種企業底剩餘價值率雖各有百分之百，但因其所要的不變資本不同，那末，利潤率當然是不同的。即是：若第一企業所要的不變資本為十萬元，第二所要的為三十萬元，第三所要的為五十萬元，那末，因對於第一企業底總資本二十萬元（可變資本十萬元加不變資本十萬元），第二企業的總資本四十萬元（可變資本

十萬元加不變資本三十萬元),以及第三企業的總資本六十萬元(可變資本十萬元加不變資本五十萬元),都祇能各自生出十萬元的剩餘價值(利潤),所以利潤率就成了下面的樣子:

$$\begin{aligned} \text{第一企業} & \frac{100,000}{200,000} = 50\% \\ \text{第二企業} & \frac{100,000}{400,000} = 25\% \\ \text{第三企業} & \frac{100,000}{600,000} = 16\% \end{aligned}$$

某種部門可以得着百分之五十的利潤,某種部門祇能得着百分之十六·七的利潤,這種狀態果然能夠永續存在麼?以利潤獲得為唯一目的的資本家,對於他人可以獲得百分之五十的利潤而自己則祇獲得百分之十六·七的利潤的這種事情,是忍受不住的。那末,他就會將準備投下於某種生產的資本,在這樣的場合,轉用於第一種企業罷。於是資本就漸漸從第三種企業撤退了,而第一種企業就成了競爭的鵠的。換句話說,其結果,第三企業底商品生產減退而第一企業底商品生產激增。

這樣的資本競爭,遂使各生產部門底商品價格

發生變化，結局，其利潤率也就均等化了。如以前所述一樣，商品價格，是由價值決定的。價值是由其生產上所必要的勞動量來決定，與市場狀況完全沒有關係；但價格則不然。商品價格乃是由於需要供給的關係如何而以價值為中心有時上騰有時下落。若商品底供給，超過其需要，則價格勢必下落；反之，需要超過供給，則價格上騰。

因此，第一企業因互相競爭流入資本而生產增加則該企業生產的商品底市場價格下落；反之，第三企業因生產減退其商品底市場價格上騰。由是，前者底利潤率低下後者底利潤率增大，而各企業底利潤率就自然地平均了。若以上例而言，則與第二企業的利潤率一致。這種事情，在資本能夠自由競爭的界限內，是必然的現象。這樣的利潤率就叫做『平均利潤率』。

利潤率底平均化，是商品價格離開其價值的意義。第一，第二，第三各種企業都祇有百分之二十五的利潤這種事情，決不是因為各企業底生產價值增減了的原故。第一企業仍然可以生出十萬元的剩

餘價值，但利潤則減少了五萬元，用表來表示則如下：

企業	總資本	剩餘價值	利潤率	利潤
第一	200,000元	100,000元	25%	50,000元
第二	400,000元	100,000元	25%	100,000元
第三	600,000元	100,000元	25%	150,000元

第一企業從前所造出的原有的剩餘價值十萬元，因需要供給的作用製品價格低下的結果，祇能得着五萬元的利潤。然而第二企業，因其資本的構成在社會的平均程度，所以能夠得着與原來剩餘價值一樣的利潤——即十萬元的利潤。換句話說，第一企業的總生產價值雖是總資本的價值與剩餘價值所合計的三十萬元，但總價格不過祇有二十五萬元——總資本的價值二十萬元加上百分之五的利潤五萬元。他底商品，是用較價值賤五萬元的價格賣却的。他方面，第三企業的總生產物底價值雖祇有合計總資本價值和剩餘價值的七十萬元，但他是用總資本價值

六十萬元加上百分之二十五的利潤十五萬元的價格七十五萬元賣却的。在這裏，商品的總價格就較價值多了五萬元。用表來表示則如下：

企業	總資本	剩餘價值	總價值	利潤	總價格
第一	200,000元	100,000元	300,000元	50,000元	250,000元
第二	400,000元	100,000元	500,000元	100,000元	500,000元
第三	600,000元	100,000元	700,000元	150,000元	750,000元

若假定各企業的生產物底數目都是十萬個，則第一企業價值三元的商品祇用二元五角的价格賣却，第二企業商品的價值與價格同是五元，而第三企業價值七元的商品則賣得七元五角的价格。這樣不等價的交換，在今日自由競爭的社會中，是不可避免的現象。對於熱望獲得利潤的資本家，七元價值的商品不僅一定要賣七元五角，恐怕還想賣得八元九元罷。他們以為在可以獲得平均利潤的价格以下賣却商品是非常受損失的事情。所以，今日的商品價格是資本家可以獲得的平均利潤的這一點上決定

的。即是資本家當決定商品的價格而計算的時候，是以所消費的可變資本及不變資本和平均利潤為準的。這種價格，正統派經濟學者就將它叫做『自然價格』，而馬克思則將它叫『生產價格』。於是合計成了純粹生產費用的可變資本與不變資本，就叫做『費用價格』。

在以『對於一定的資本給與一定的利潤』為原則的資本制社會中，商品底市場價格常常與生產價格一致，而不與商品價格一致。若某企業商品底市場價格降落生產價格以下，則該企業底利潤也就降落平均以下。由是，資本就離開該企業而商品生產減退，結果，市場價格又再回到生產價格。反之，若某企業所生產的商品其市場價格在生產價格以上，那末，他種企業的資本勢必流到這一部門來，由是生產增加而價格低下。

社會的平均資本構成漸次地提高了水準，則資本構成就隨着資本制生產的發達而達到了高級。即是：投下於機械工場等的不變資本底量較之充用於購入勞動力的可變資本底量增加了。因此，平均利潤

底水準也相應於此而低下。這是生產力底發達所難避的傾向，而利潤率底低下也就因此不能避免。但對於以獲得利潤為唯一目的的資本家，這種事情是他底致命的問題。所以，他們常常千方百計地努力以逃避利潤率低下。然而他們底努力，結果使資本構成更加成了高級的構成。尤其在不變資本中，屬於所謂『固定資本』的一部分更大，因此，資本底競爭就漸次困難了。資本底集中與競爭底困難遂發生所謂『獨占』的傾向。由於獨占而成立特殊利潤，於是平均利潤就被破壞了。

第三節 資本流通形態底變化

分解今日產業資本底流通形態，就成了『貨幣—— $\left\langle \frac{\text{生產手段}}{\text{勞動力}} \right\rangle \cdots \cdots \text{生產行程} \cdots \cdots (\text{商品} + \text{商品})$ ——(貨幣+貨幣)』的公式，這在前面已經說過了。然所謂『 $\text{商品} \left\langle \frac{\text{生產手段}}{\text{勞動力}} \right\rangle \cdots \cdots \text{生產行程} (\text{商品} + \text{商品})$ 』這個過程，好像不是資本家所特別希望的。他們所熱望的祇是『貨幣——(貨幣+貨幣)』的資本流通形態。要之，對於他們，生產不過是難避的害惡而

已。

然而由於股份企業及銀行等底發達，好像可以避免這種害惡了。即是『取得利息資本』的流通形態，祇用貨幣——(貨幣+貨幣)的公式來表示。這種資本底特徵，就是從其出發點到回歸點不包含生產行程，而收回的小字『貨幣』即其利息。取得利息資本(又叫做貸借資本)的所有者，並不拿它購入勞動力與生產手段等，祇不過將原來的貨幣形態借給他人而已。在一定時期之後，這種資本就與利息一同回來了。現在，我們來看一看從產業資本轉化到金融資本的徑路罷。

十八世紀中葉以前，所謂營利公司還沒有存在，那時，各個的資本家不過用自己所有的貨幣來經營企業而已，就是偶然要向他人借款的場合，也祇有與這個企業家有親密關係的或知道他的底細的人才通融一部分的資金。然而等到製造工業用蒸氣來作動力的時代，結果生產物激增，市場擴大，於是作為製品，原料等輸送機關而從各方面聚集可以利用的資金的鐵道公司就發生了。忽然成了增加的生產物底

陸上運輸機關的鐵道公司，實在可以說是近代大公司底先驅者。

從紐約(New York)與非列得爾非亞(Philadelphia)，和紐約與波士頓(Boston)聯絡鐵道以來，還沒有一百年，不過祇有七八十年而已。但自此以後，企業公司底發達就很可驚了。照今日這些企業公司底隆盛狀況看來，恐怕不相信是在這樣的短期間內發達而來的罷！據美國國勢調查表，則一九〇九年製造業的生產物底總價值為二百零六億七千二百萬元，其中一百六十三億四千一百萬元是各公司生產出來的，約當總額的百分之八十。

但是，要表示公司在經濟上有如何的重要，這樣的資料是不充分的。爲什麼呢？因製造業中所使用的資本不過是生產資本的一部的原故。如不屬於製造業的煤炭，煤油，天然瓦斯，鐵，金，銅等鑛產物底採取，其經營者皆是大公司，而一九一三年這些大公司在生產市場上所提供的鑛產物底呼價已達二十四億四千六百萬元(據一九一四年美國的統計)。其他如電話，電報，瓦斯，電燈，動力發生裝置，鐵道等也差

不多全部都是公司企業的領域，而這些企業與其他的企業一樣也可以叫做生產的工業。若從輸送生產物原料等所要的運費是生產的消費這一點看來，則鐵道也是生產的工業。至於旅客的運輸，也是即時的個人消費的商品的生產。一九一三年，這種蒸氣鐵道底收入金額已達三十億五千七百萬元（據一九一三年美國全州通商委員會的報告）。

由於產業的企業公司底設立而換起的且促進的，就是國立或州立的銀行，貯蓄銀行，信託公司，保險公司等底設立，貨幣形態的資本都集中到這些地方來了。於是其結果，更設立新的公司。除開貯蓄銀行，以及經營抵押貸借的公司而外，許多的金融機關——即都市的商業銀行與小規模的地方銀行等，漸次地合併於大規模的國立銀行，州立銀行，信託公司，保險公司等。由是，這些金融機關的中央管理權，就歸少數的個人或公司所保有了。

若將這樣的金融資本及合同的產業資本與商業資本比較，那我們就知道兩者底發達決不是一樣的。今日的商业資本大部分已經脫離了產業資本家之間

的流通代理者的地位，而漸次傾向於小賣商的合作形式。如此，則使個人的產業資本家從小規模的生產轉換到資本制生產而握有勢力 狠久的 商業資本家，現在已從大公司之間被驅逐出來了。以前批發商人所取得的剩餘價值底一份，現在已歸到大產業公司的自己手裏去了。批發商人不過祇能依據一部分競爭的產業而存在。

至於小賣商則一方面依據生產個人消費的商品的公司，而他方面又依據處理競爭的產業所生產的全種類的商品的公司。前者即煙草，靴，冰，罐頭，汽車等的公司；後者即在許多城市經營百貨店的公司，在同一城市經營名稱不同的許多百貨店的公司，連鎖販賣許多種類的雜貨的公司，以及連鎖管理許多藥材店的公司等。有一家公司差不多管理全國七百個五分與一角的均一販賣店，其一次的出賣額可以與New Haven或Erie鐵道公司的收入匹敵。

這樣驚人的變化，其成功不過祇有七八十年而已。在資本主義的正統國的英國，到一八五五年，股東對於股票上股額的責任還沒有法律上的限制。資

本主義，自發生以來二世紀間，以非常的速力發達着，其速力，由於機械底發明及蒸氣底使用而愈強；但因鐵道公司及大公司底成立，其速力才稍稍衰微。

——然而還是招來了公司企業的勝利。這種勝利到底是什麼意思呢？

初期的生產手段的所有者，其自身就有了勞動的命令權，而他們底支配力也並不是虛名的。在遂行個人企業的時代，沒有被傭者，就是有，也是例外的。個人的產業資本家從事於自己的任務而以之確保自己的報酬。然而現今產業資本底支配權已委託於為公司所雇傭的經理，監督者，技師，會計等了。資本家——股東對於每年選舉董事的會議是罕有出席的，他們祇要將由郵局寄來的分配紅利的支票存在他們的銀行裏就滿足了。

產業資本家已失掉統御的機能，同時也就失掉了財產行使上的管理力。實際上，新生的狀態，包含着關於財產概念底完全變化。初期資本家的財產，是他絕對可以自由支配的東西——即貨幣，物品，土地等。然而今日資本家所有的東西，除開一張作為對於

利潤分額權利的紙片(股票)而外,什麼東西也沒有。假使公司一旦破產,清算後並無剩餘金,那末,股票都等於廢紙一點價值都沒有了。

不消說,這種紙片的所有者,在股東總會,可以用投票來行使管理力。然而事實上,已經化成了幻影。例如有資本金八十萬元的南太平洋公司(Southern Pacific Co.)通知它底數千個股東請他們到堪塔啓州(Kentucky)的哲斐孫(Jefferson)的俾契孟特(Beechmont)地方辦公處開年會改選董事以及批判董事與常務執行委員底過去工作。然而這個公司的辦公室,不過是一間小屋,平素作為儲藏小車以及其他少許農產物之用。所以幾千個股東是決不致在約定的時間內到俾契孟特的辦公處來赴會的。恐怕在會場上出現的祇有三個人罷——一個是主席,一個是書記,還有一個也許是股東或守衛!

理論上,也許不以爲股東與公司是相對立的,然而事實上,兩者是相對立的。普通股東對於公司的管理力非常微弱。事實上支配公司的,是極少數的金融大資本家。因爲他們掌握了公司的支配力,則用股

東的費用而得着個人的利得的機會更多，猶如用市民的費用以得着個人的利益而參與市政的管理的一樣。

各公司底實質的管理者，其能得着個人利益的機會，有種種。例如某公司底支配者與其他的土地，建設供給品，廣告等的各種公司締結任何契約，而支配這些公司的，事實上也就是他自己，這種事情是時常可以看見的。由於建設而得着不正當的利得，我們可以舉出許多實例來。如聯合太平洋鐵道公司 (Union Pacific Railroad) 對於五千一百萬元的工作，曾付以九千四百萬元的代價；建設中央太平洋的鐵道而得着了六千一百萬元的巨利等。

此外，他們又可以支配公司所有的巨額現金。於是隨意選擇發行新股的時期而用自己所定的價格買進，或作為抵押的支付保證。總之，他們有利的機會非常多，我們根據為調查貨幣及信用的支配力底集中而任命的國會委員所報告的：『事務員及董事，由於他們所關係的公司底行動的內通及豫報，而經營着卑污的投機行為』這一句話，就可以知道。他所說

的『投機』這句話是包含有受損失的意思的。但對於公司底支配者，不待言，公司底損失並不重要，所重要的，是他們底個人的利得。

美國金融團的總帥摩爾根(J. Pierpont Morgan)爲什麼用三百萬元買入年利不及 $1/8\%$ 的愛歧特布爾人壽保險協會(Equitable Life Assurance Society)底股票呢？因爲可以得着該協會五億元以上的資產管理權的原故。這種事實就是說明掌握公司的支配力是怎樣有利的事情。

第四節 從產業資本到貨幣資本

照上面說來，所謂勞動力底榨取和財產底管理等的機能，已與產業資本家脫離了關係。今日的產業資本家不過僅是取得一部利潤的權利底所有者而已。換言之，他們祇是貨幣資本家。所以，雖然公司是用生產利潤的產業資本而成立的，但其所有者的股東却已成了所謂取得利息的貨幣資本家。這種矛盾到底是怎樣的呢？現在讓我們先來看看股東與貨幣

資本家之間的類似點及差異點罷。

股東與貨幣資本家，兩者皆限制其投於某種特殊企業中的資金，由是，其所受的損失危險也就為投下的資金所限制。他們並不知道產業資本如何運用，但是因為本錢是和利息一同回來的，所以他們所能知道的祇是該企業所生出的利潤。在這個場合，他們底差異點有二：（一）股東所得的利息率，較高於出借資金的貨幣資本家所得的利息率；（二）貨幣資本家直接地從借手收回其所借出的本金，但股東則祇有出賣股票間接地收回其所投下的本金。

昔日公司的股票所有者要負擔該企業的危險到某種程度，雖較個人的企業所負擔的少，但他們底地位，總之在產業資本家與貨幣資本家之間，他們底所得不僅是利息而且還包含由企業所生的利潤。然而由於公司組織底普及和股票交易所底設立，股東就能將他底股票隨時換得現金。於是，他們就完全地從產業資本家轉化為貨幣資本家了。

產業資本家底利潤就這樣地轉化為貨幣資本家底利息。所謂股利也不過是利息的一種形態。然欲將

股票隨時換得現金，則必以貨幣底存在為前提，而這種貨幣是預備在可以出借的機會及可以購買的機會而投資的。於是，由於買手互相競買而將股票底價值提高，附隨於股票的利潤收入，就減低到普通的利率了。這就是說，買手願出較高於額面的價值而購入股票。

如以前所述一樣，今日的一切貨幣皆是資本——即對於收益的權利。由是，一切正規的收益，都可以視為是對於想象資本的利息。由正規的收益而創造想象的或架空的資本就叫做『資本化』(Capitalization)。

現在，假定第一個貨幣資本家為經營產業而投資一百元，這種貨幣就開始作為購買生產手段之用而遂行產業資本的機能，並繼續經過產業循環作用的各階段而反復不已。那末，他底貨幣就永久地變成了產業資本，而他則得着了一張代表利潤的權利的股票。但是這張股票並不是代表任何資本的權利。資本祇存在於公司內。他所投資的一百元，不能有兩重價值——即不能一方面作為放下於公司的產業資本

而他方面又作為自己的股票資本。

當他出賣其股票的時候，股票就到了它自身的流通行程中，作為是生出利息的資本，而與生出利潤的產業資本完全不同。那末，股票底流通就一定需要一種零外的資本或完全不同的資本。股票底價格與公司資本底價值沒有一點關係，它是由於其能得着的收入及一般利率的關係而決定的。股票底價格既為完全由於外部的狀況而決定，那末，股票上面所印刷的額面價值就不成問題了。譬如每年可以得着十元紅利的股票，不管它底額面價值是一百元或二十五元，祇要一般利率為百分之五，它就可以賣得二百元。

因此，股票並不是代表公司資本價值的東西，它底價格不過是公司收益的資本化而已。換一句話說，資本價值已脫離作用着的產業資本而存在於全然架空的股票上面了。這種脫離產業資本價值的股票，遂減少生產界的活動。而遊金底蓄積使生出利息的有價證券底價格更加騰貴。Annalist 報紙的倫敦通信曾有這樣的記載：『因生產界活動減退的結果而負擔

過重準備資金的銀行，大家都互相競爭購入少數的票據。由於這種競爭結果，於是股票交易所遂大發達而特發達了。』這樣看來，股票祇基於一般利率的低下而抬高其自身的價格以代替反映產業資本底蕭條。

這樣貨幣市場中的貨幣過剩遂招來很不好的狀態。不消說，在貨幣資本家之中，也有欲死藏其資金的罷。即是他們在蕭條的時候不冒險使用資金而將其存貯於銀行中，等到蕭條狀況告一段落，好機到來的時候，就漸漸出動他們的貨幣。然而這樣的事情，就是在隆盛時代也不盡然，因為在那個時候一般地都要將貨幣使用為貨幣資本。

因為計算貨幣難破壞，而且通貨底容量不變，所以貨幣緊迫時代的貨幣存在量必不少於貨幣過剩時代的存在量。一切存在的貨幣量並不發生變化，所發生變化的祇有作為貸借資本而可以利用的貨幣存在量。為明瞭這個問題起見，我們一定要區別貸借資本的兩種機能——或者作為產業資本而流通；或者作為空頭資本而流通。

第五節 空頭資本底增大

在發達到了高度的資本主義國中，一切的貨幣都以將其轉化為貨幣資本的銀行為中心而集中了。銀行自己底資本及剩餘金通常叫做『銀行資本』(Banking Capital) 是由產業資本家底存款而成的。這個場合的貨幣由銀行作為活動的資本而用於其他的事業。對於其所有者，這種貨幣就是代表賣却的商品價值的各種要素的東西，即：

(一) 作為可資變本及流動資本而預付的貨幣。這種貨幣是在適當時期的再生產上所仍然必需的，所以非繼續保留為產業資本不可，因此，不能作為轉化於空頭資本之用。

(二) 固定資本的耗損。這種減價準備金 (Amortigationfund) 由各產業資本家零零碎碎存入銀行，而銀行就將它借給準備改新其計劃的其他資本家。但是，這種貨幣也非作為產業資本而繼續存在不可，因此，也不能轉化為空頭資本。

(三)剩餘價值。這種貨幣的一部分是為資本家個人消費用的，不能直接地利用為產業資本或空頭資本；然而間接地經過了其他的資本家之手，遂再到產業的循環圈中來了。其他的一部分也非作為增加的資本不可，因大量的再生產是競爭的資本主義的生命之故。由是，這一部分的貨幣也不能轉化為空頭資本。然而可以轉化為空頭資本的，祇有剩下來的一部剩餘價值而已。

但是，銀行可以常常將自己所有的貨幣轉化為空頭資本，並且貨幣資本家所有的遊金，利息，地主所有的地租以及他們底生活費的剩額都可以轉化為空頭資本。

我們更不得不注意的是：作為附加資本而利用的貨幣總額是受某種經濟法則限制了的。若這種法則被空頭資本底過剩侵犯了，則產業資本供給缺乏而利息率高騰以致有價證券價格低下，於是金融界的危機就發生了。產業資本家底利益是不應該用空頭資本的發出者受損失的借款而生出來的。這好像將自己的借款轉化為產業資本或銀行資本的人們願意

放棄其資本化的利潤一樣。不消說，我們不能看過這種事實：作為產業資本的貨幣需要量是隨着隆盛與蕭條的循環作用而起變化的。而這種作用是競爭的資本主義所不能避免的現象，恰如天災戰爭等一樣。

隨時可以自由轉化為產業資本或空頭資本的金額，不管貨幣存在量的正規如何，是非常搖動的；為明瞭這種關係起見，我們先要正確地理解銀行底地位。如以前說過了的一樣，一切資幣皆集中於銀行，但事實上除了準備金以外銀行裏並無貨幣存在。一方面，銀行是股東及存款者底債務者，同時他方面是向他借款的法人及合法證書底債權者。在這兩方面之間，銀行祇繼續在他們的帳簿上劃進劃出而已。所以，除兩方面底帳務有變動外，並無其他的變動。不消說，某人一方面是銀行底債權者同時又是其債務者，這也是常常有的事情。

為明瞭可以轉化為空頭資本的貨幣的泉源及其供給限度起見，我們再來看一看軍需品的生產者——不活動的貨幣的所有者罷。他們之所以源源供

給軍需品，是因為相信政府有可以得着必要貨幣的能力之故。當國庫已經空虛的時候，其剩下來的財源祇有租稅，關稅，以及國營事業的利潤而已。然而租稅徵收額因產業蕭條非常減少，國營事業也因主要地生產軍用品而利潤減少；關稅也許因港灣封鎖收入全無。在這樣的場合，假若政府將稅率提高到相當於所需的經費以彌補收入的損失，則資本家底利潤差不多就完全為政府所沒收了，而資本制生產的目的也就被破壞了；所以這種事情。是事實上不可能的。

這樣看來，政府既然不能用現在的歲入來彌補財政上的缺陷，那末祇有出賣未來的歲入而取得現在的貨幣了。換句話說，就是發行付息的新借款。然而對於這種借款的貨幣是從什麼地方來的呢？我們已經知道，可以轉化為空頭資本的貨幣是有限度的。也許銀行可以承受政府的全部借款，但銀行未必有這樣多的貨幣支付，所以它又不得不零外向他人發行借款。然而借款不能無限制地反復不已，這不但因為可以適用於借款的貨幣供給量有限制，並且因為

新價值的生產上的減縮將剩餘價值量減少到祇能滿足資本家個人消費的必要程度的原故。以外，資本家底剩餘價值也許因其非直接必需品的商品市價一時低落所受的損失而化歸烏有了。不錯，當資本家生產軍需品的時候非常忙碌而貯藏着其利潤以便借給政府而博得巨利。可是，政府的消費非常急速，而其所消費的商品底全價值較這些商品上所附着的剩餘價值更大，並且可以化爲空頭資本的祇有剩餘價值的一部。

當政府將可以利用爲空頭資本的貨幣從貸手的銀行帳簿上劃撥到軍需品製造者的銀行帳簿上以後，政府就智窮力竭了。假使政府像賭徒一樣作孤注一擲的舉動而增加發行紙幣，則資本制的社會就祇有崩壞。大約五十年以前，美國所發生的拒絕接受紙幣以致其他的代用貨幣都因之大大減價，就是這種事情。這種事情的發生正當世界的大產業剛剛向前猛進的時候，煤炭與鐵的年產額還沒有現在幾天中所產出來的多。像所謂『計算貨幣』這種東西，那個時候還未曾出世，當時雖也有信用組織，但非如今日這

種富於敏銳感受性的組織，尤其不像這樣微妙的金融機構。

今日空頭資本的總額已超過一切的貨幣總額——計算貨幣當然也包括在內。根據美國國家歲入委員的報告，則美國營利公司底資本化的總額差不多已達一千億元，其中約三分之二為股票，三分之一為公司債券。由此看來，空頭資本底總額已相當於貨幣存在總額——實際存在的貨幣與想象存在的貨幣的合計——的五倍。空頭資本超過一切貨幣而存在，到底是為什麼可能的呢？

這是容易理解的，同一的貨幣可以作為超過其固有價值幾倍的空頭資本而流通，正如一塊錢可以在一日之中經過若干的商品而作為這些商品底固有價值而流通一樣。此外，巨大的空頭資本底流通所必要的計算貨幣量，因為在股票交易所中可以清算其買賣，恰如在支票交換所中清算支票一樣，所以減少到適當比例了。

同一的貨幣，看起來也似乎可以創造幾重價值的。例如，若干市民為增進產業的計劃起見，各投資

一百元而創立銀行，那末，每一百元現金就好像已經化爲一百元的產業資本和一百元的銀行股本，合計有了二百元的空頭資本。然而過細觀察一下，就知道銀行並不是造出利潤的機關；而其存在的意義，也祇是給其股東以一種利得。

同一的貨幣可以在若干的借款連鎖中活動，然而在這個場合祇有最初的所有者才能得到利息而最後的借手支付利息；在這裏祇有一種資本價值，而這種價值才有取得利息的權利。可是，在如次的場合，則取得利息的就不僅最初的所有者了。例如這裏有一百元現金，甲將其借給乙，乙以之從丙購入商品，而丙又將其借給丁。於是這個時候不僅甲可以從乙取得利息，而丙也可以從丁取得利息。爲什麼呢？因在丙手裏的貨幣已經不是甲的資本而成了丙自己的資本，卽是丙所賣却的商品底貨幣形態之故。由此我們知道，用同一的貨幣連續兩種以上的借款或創造兩種以上的空頭資本，除在遂行與其等額的商品販賣的場合而外，是不可能的。

那末，爲什麼一定額的貨幣能流通非常巨額的

空頭資本呢？假使貨幣不能使空頭資本創造幾重的價值，則現存的空頭資本爲什麼能夠存在呢？

現存的空頭資本大部分其最初所付的價格較現在的市價少得多。並且有許多股票在額面價值以下發行，尤其是發行『空股票』的場合特別如此。所謂『空股票』，從形式上看來，好像股本已全額支付過了，但實際上並沒有這一回事，縱然有繳納的數目也很少。這種股票並不是爲貨幣而發行，乃是爲轉移原主的建設物及招牌而發行的。又有一種股票是爲酬謝公司發起人的功勞而發行的股票；還有一種股票是股東可以得着特別股利的股票。空頭資本的大部分是由上面所說的各種股票而成。

除上面所說的那些股票外，在空頭資本中還有部分想像上好像已經完全用貨幣支付過了，如前所舉的借款與商品販賣互相交替的例即是。這個時候對於賣却的商品所反復支付的貨幣是同一的貨幣，所以這一部分的空頭資本雖名目上直接地由比較少量的貨幣支付，但實際上則是間接地由從事於其生產的勞動者所支付的。

第六節 資本化底源泉

等則『取得利潤資本』經過流通股票的競爭而能轉化為『取得利息資本』底發展到了某種程度，則當經營或合併預料可以獲得平均利潤率的生產事業的公司一旦成立，架空的取得利息的資本也就發生了。

現在假定有一個商店，股本一百萬元，每年能獲得利潤四十萬元。若當時的一般利率為七分，那末，這個商店的一百萬元的股本就可以化為六百萬元的資本。其餘五百萬元的資本所應得的利息就分給於剛剛要轉變為貨幣資本家的產業資本家和保證利息的銀行。由於公司底利潤而形成的『新資本』，不待言，是完全空空洞洞的，因為公司底價值並未增加之故。

有許多產業，因特許權及關稅保護政策等的結果而能得着平均利潤以上的利潤；其資本化的程度較前者更大。如一九一一年公司委員斯密氏 (Herbert Knox Smith) 關於煙草工業的報告即其一例；

其報告如下：

『例如某煙草公司於一八八五年在同業競爭之下祇評價為二十五萬元，但五年後當老美國煙草公司創立的時候就以之為發行七百五十萬元股票的基礎，而一九〇八年因各種整理的結果以該事業為基礎的有價證券就增加到二千二百萬元了，同時，現金股利及利息的總額也達到一千六百九十萬元。由此看來，這個事業底價值差不多有了三千九百萬元（有價證券的額面價值加一九〇八年支付的股利及利息的總計）約當一八八五年的一百五十六倍。』

這種巨大資本化的例證，也許有人以為不是常有的事情，那末，我們再試舉兩種其他的實例來看一看罷。譬如砂糖脫拉斯與鋼鐵脫拉斯，兩者都不是享受某種特殊利益的小事業而是美國製造公司中的最大的公司。當砂糖脫拉斯創立的時候，Brooklyn 製糖公司就將其從來祇值五十萬元的產業讓與脫拉斯而接受脫拉斯所發行的一千五百萬元的股票。又如當鋼鐵脫拉斯創立的時候，雖然其中有一個公司已經超過實價而資本化了，但還是這樣：『如Carnegie

Company, 其主要財產的價值, 在該年 (一九〇〇年) 公司的帳簿上所表示的數字, 事實上, 不過祇有三千四百萬元, 然而接受了四億九千二百萬元的脫拉斯證券。』——Frank Parsons: Railways, Trusts, and people, P. 112

當觀察產業的有價證券底架空性質的時候, 往往因其與實際活動的資本的關係而容易為『不動產』這一句好聽的話所謊。然而, 證券價值底空幻的及算術的性質, 就是在類似證券資本的東西上面, 也可以看出來。例如國債, 其借入的貨幣(除少數例外)是不作為資本而使用的, 雖然作為資本而使用是保存貨幣價值的唯一方法, 可是一般地都化為槍炮彈藥而消滅了。於是剩下來的祇有『債務』, 結果不但是『零』而且比零還少, 然而反映在證券所有者的眼中則成了資本。國家在這個時候所能做的, 就是出賣稅金的權利, 稅金由剩餘價值而來猶如利息由剩餘價值而來一樣; 這種權利至到期為止無論在什麼時候都是有效的。

至於公債與股票底差異祇有這一點: 前者以過

去勞動和現在勞動的土地作抵押，而後者則祇以活着的勞動作抵押。因此股票在性質上比較公債的担保少，所以在貨幣市場中它底利息率就較公債高。這種利息率底差額就是對於危險的保險費。

空頭資本底數量不絕地增大，一部分由於設立新公司或擴張舊公司而來，其他一部分則由於分配紅利股而來。所謂紅利股就是使蓄積着的未分利潤變為股票資本或使增加的利潤資本化。這種股票底發行，外觀上不外是一種減低利潤率的策略。

空頭資本用怎樣的速率增大到了怎樣的程度，我們祇據美國全州通商委員以下的證言就可以明瞭：美國於一九〇八年發行了十四億二千三百萬元，於一九一二年發行了二十二億五千三百萬元。

英國新公司底資本化，一九〇四年為四億六千萬萬元，而一九一〇年則增大到十億五千萬元了。

又根據巴黎股票交易所的統計，法國每年新發行額，呈如下的變化：

一九〇五年	三十八億八千六百萬法郎
一九〇六年	五十億七千六百萬法郎

一九〇七年	二十八億四千七百萬法郎
一九〇八年	三十四億八千萬法郎
一九〇九年	四十二億九千四百萬法郎
一九一〇年	五十六億一千二百萬法郎
一九一一年	四十六億九千六百萬法郎
一九一二年	五十億四千一百萬法郎

而國債則如下：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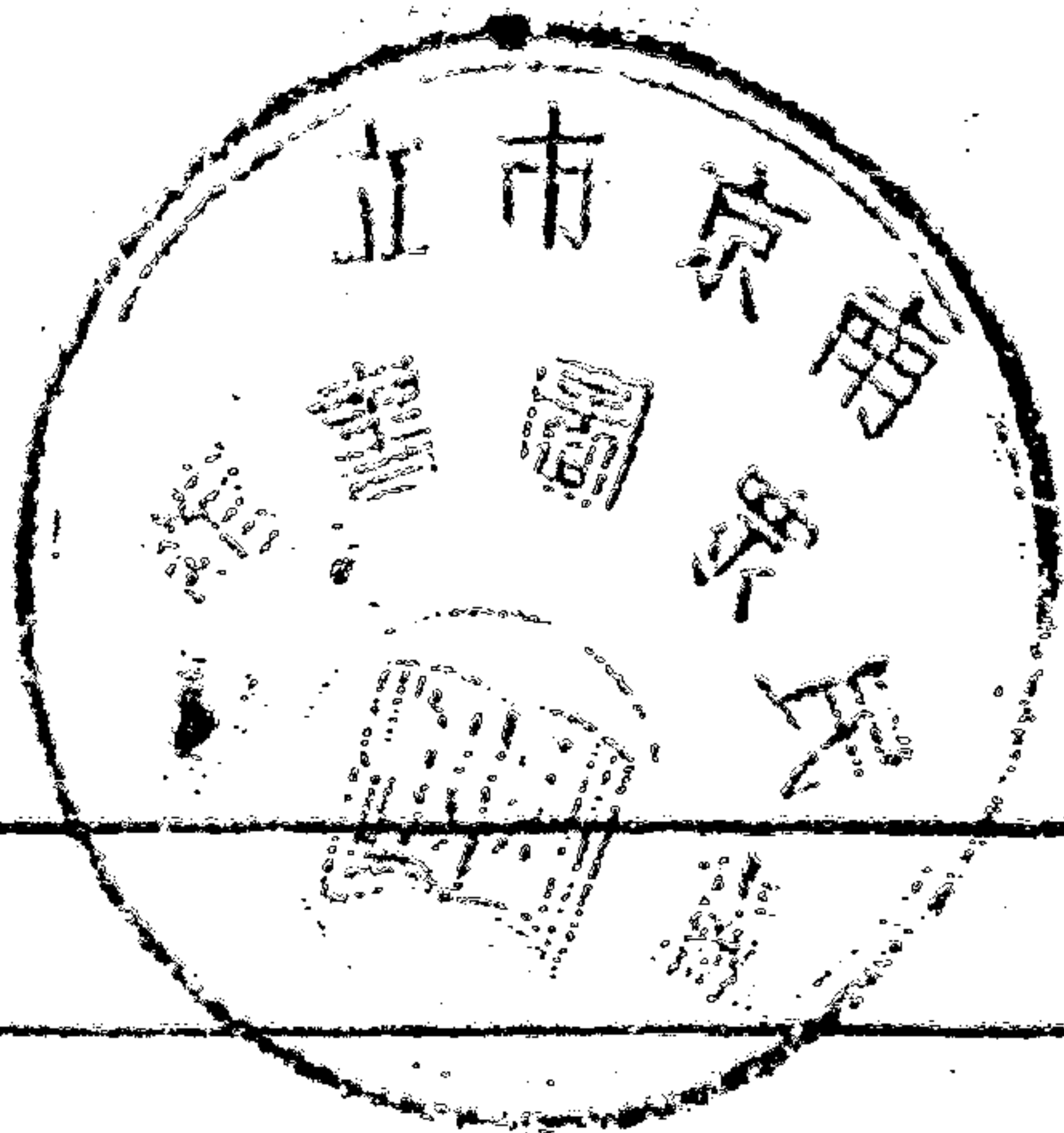
一八五〇年	八十五億法郎
一九〇〇年	三百十二億五千萬法郎
一九一二年	四百二十億法郎

空頭資本既然以這樣的速率增加，那末，就會有一個時期要超過計算貨幣底有效供給量，在這樣的時候，金融市場必定緊迫而產業也就因之蕭條。結果，有價證券底行市低落，一般新聞紙上所說的『財富大頗壞』即此。然而實際上有價證券價格的變動與一國的財富並沒有什麼關係。證券底交易不過是與實際活動的資本毫無關係的所得權底買賣而已。所謂財富乃是使用價值，然而證券是印刷了的一張紙片，它有什麼樣的使用價值呢？

總之，證券資本是全然架空的東西。無論資本化增加到了怎樣的程度，它總不能增加由勞動階級移到資本家階級手裏去的剩餘價值總量。然假使空頭資本底創造沒有使這兩階級之間的生產物的分配發生差異，那末爲什麼我們要這樣過細地專心分析空頭資本呢？

社會制度底發達竟這樣地快使思想家們眼看着今日的社會制度已根本發生了變化。思想家們已經看見了立在國民的基礎之上的全產業的進步組織體所反映的一切現象：資本家階級剝奪了由他們移到勞動階級之手的機能；一方面是所有者，而他方面是占有者；政府對於產業的干涉漸漸激昂。這一切的現象已展開到勞動者應該將產業上的支配權收回到自己手裏來的程度了。所以兩方面的（資本家階級和勞動階級）人們與其研究今日的事實寧可討論明日的問題。

這些人們對於資本化的事實有什麼樣的印象呢？一九一一年投於蒸汽鐵道及電氣鐵道的二百四十億六千七百萬元的巨額貨幣（據美國統計摘要一



九一二年版)究竟是從什麼地方來的呢?假使上面所說的金額確是真實的價值,那末豈不等於一九一二年美國國富總額一千八百七十億元(據美國統計摘要一九一四年版)的七分之一了麼?然而這種巨額的投資者——股東,實際上不過祇是鐵道的有名無實的所有者而已。他們的所有權是一種法律的假定,猶如股票是價值的假定一樣。事實上,他們並未曾所有鐵道上所用的片鐵寸釘。伊里教授(Richard J. Ely)曾這樣說過:『這是狠明白知道的,有些事業,特別是鐵道事業,能用公債償還的,才可以說是真正的投資。這是為一切關係於該事業的人們所承認了的。』

——獨占與脫拉斯

伊里教授『獨占與脫拉斯』這本書的時候是一九〇〇年,而第二年發行十五億元證券的鋼鐵脫拉斯就組織成立了。在其所發行的證券中,約三分之一是作為設備的購入價格而付給其所有者的公司債券,而這種公司債券較購入的工場,鑛山及其他底實際價值高得多。為什麼能夠這樣呢?因為脫拉斯將賣却者由於某種程度的改良或擴張而將來可以獲得的利

潤先買來了的原故。

賣給公衆的股票雖然數目上有幾千萬元，但決不是絕對代表價值的東西。股票的購入者名目上雖是產業資本的所有者，而實際上祇是希望在多額的架空債務上可以獲得超過普通利息的剩餘金的投機者，這種投機是成功了的，因為脫拉斯不僅能够支付股利，而且對於未償的股票也以蓄積的利潤償還了。在公司債券的發行旨趣書中，也可以包含這樣的保證：即因不動產底獲得或修繕而從收入之中取出若干百萬的貨幣來支付，這種貨幣可以變成資本而轉入於資本帳目。這種新資本和老資本——剩餘價值，其起原都是一樣。

第七節 未來的價值要求權

當公司初期發生或尚未成熟的時代，投資家底貨幣由於購買生產手段而轉化為產業資本。然而現在却不是這樣了。發行股票就是出賣現在得着的或將來可以得着的利潤的權利，而賣出後的所得，則歸

到將自己的事業轉化為公司的人，股票商人，發企者，以及銀行等的手裏去了。

我們已經知道，計算貨幣並不是價值自身，對於價值不過祇有要求權而已，而這種要求權要在購入他們的特殊商品的場合才能劃撥到土地或空頭資本的所有者的手中去。他們所得的要求權祇有由於消費費用計算貨幣買來的生產物才能實現。現在假定資本主義時代已於某日午後十二時閉幕，那末，土地及有價證券的買手在這個時候就不得不要求賠償他們的價值，因為他們對於這些東西已經付過適當的貨幣，並且他們是在法律保護之下購賣這種使他們自身及子孫能夠永遠享樂的權利的。然而他一方面，地主及空頭資本的製造家已經將土地及空頭資本的購買者所劃撥的計算貨幣作為代價而從社會之中受取了價值——勞動生產物。那末，若是那些權利的買也用同樣的比例向社會要求價值，則社會豈不要滿手足兩重的要求麼？由此看來，一定是哪一方面受了騙。受騙的不是旁人正是那些購入價值要求權的人們。他們以為買得了從人類榨取地租和利潤的永久

權利，然而可惜！階級支配力是暫時的東西，不久的將來就要崩壞的阿！

當資本家意圖購入某種物品的時候，一定先要弄明白其是否賣買的目的物。唯一的社會重要物，不待言，是生產手段，而生產手段中最重的是土地。過去百年間北美大陸大部分已轉化為不動產了。這在美國一部分是由『家宅條例』(Homestead Act)轉化的，而其他一部分則由不正的條例而將土地讓與公司的也不少。但是我們所注意的既不是土地獲得的形式也不是其繼續騰貴的價格，而是這種最單純且最重要的事實——即土地不是價值尺度之唯度——實體的勞動底結果 (Result of Labour)。因此，土地是沒有價值的。

其次的重要生產手段是固定資本；如製造工業及化學工業中的建築物與機械，交通工業中的建築物及其他的一切設備即是。這種固定資本底價值雖是每年由於耗損而遞減下去，但其所減少的一部分又由於生產物底賣却而在其價值上再現出來，仍然復元為貨幣形態而移歸到固定資本的所有者手中

中。

最後，資本家必定要有流動資本；如原料，半廢料，補助材料，流通中的商品，以及少額的金貨銀貨等即是：

現在，我們可以從上面所述的各種東西中除去：

(1) 一切私人所有物——即從先是商品，但進到消費行程中就成了使用價值的東西；(2) 土地——這種東西是完全沒有價值的，不過因其歸少數人所有了，所以有一種獨占的價格。尤其如都市中央的商業，銀行業，製造業等所占有的地域價格非常高昂，這些土地都是極少的人所占有了的；(3) 一切證券——如股票，公司債券，不動產抵押等這一類祇有架空價值的東西；(4) 沒有價值的一切貨幣——如紙幣，計算貨幣等。

若是將上面所說的各種東西除去了，那末，作為剩餘勞動底結果而殘留於資本家的手中的，就祇有：(1) 在再生產的循環作用中活動着的固定資本；(2) 除作為架空的貨幣而外總是流動着的流動資本。祇有這兩種東西才是具體的資本價值。然而在產業資

本中的這兩種東西在價值上有什麼樣的重要呢？

爲解答這個問題起見，讓我們先來看一看一九一〇年美國國勢調查報告書所載的一九〇四年製造工業的設備價值與總剩餘價值底比較：

	單位百萬元
製造的生產物底總價值	一四,七九四
細目：	
原料	八,〇五九
補助原料	四四五
耗損費(土地,建築物,機械等)	二九六
總稅金	五九
差額(由勞動而加上的價值)	五,九三五

在差額之中，作爲勞動者的工資及雇員的薪俸而支出的雖有三十一億八千七百萬元，但從工資及薪俸的總額中除去其由於房租及生活必需品的購入而被榨取的剩餘價值，則實質的收入祇有十一億九千八百萬元，減少了百分之二十二。從差額中除去此數，一九〇四年的總剩餘價值則有四十六億三千七百萬元，每月約有三億八千六百萬元。然而當時各種

設備底價值總額祇有六十億九千九百萬元，那末，祇要蓄積十五個月和二十四天的總剩餘價值就可以抵償這些設備底價值。結局，固定資本底價值，由勞動者在十五個月和二十四天的勞動中再生產出來而用剩餘價值的形式移到資本家的手裏去了。

同樣，對於流動資本也沒有什麼不同。這是我們常常看見的事實：每當各種產業發生大罷工或同盟罷工的時候，則供給就斷絕了。例如英國煤礦的總同盟罷工祇繼續數星期而工場就因之非鎖閉不可。又如一九一三年新澤稷 (New Jersey) 地方發生罷工的結果，差不多兩個月以後就沒有商品出賣了。由此我們可以知道，流動資本縱然加上一年一次再生產的農產物底平均供給也祇能代表平均幾個月的勞動。

總資本底真實價值若與多數勞動者所從事的現實勞動底價值比較竟少到這樣驚人的程度。然而，假使我們理解了資本底實際附加額也是少於繼續不斷的消費量，那末，對於這個問題就不難明瞭了。現在我們來看看汽車底消費罷。據美國汽車俱樂部的

統計家陶遜 (Frank R. Dawson) 底報告，美國汽車事業直接及間接所使用的人數約六十萬；合計家族則有一千五百萬，其中一千三百二十萬的家族每年收入不到一千二百元，因此，他們沒有購買汽車的興趣。然而就是有一千二百元以上收入的人們也會是在同樣的狀態中罷。可是，一九一三年的汽車總數共有一百二十六萬部，其中大部分都歸資本家所消費了，他們一個人有的有十二部，有的還不止十二部。因此，汽車雖是由大工業而製造的商品，但消費者祇限於極少數的人們。

所謂有一部汽車，就是有平均一年（假定為一年）的『過去勞動』的意思。過去的勞動是對於『現在的勞動』的權利。若是勸資本家不消費過去的勞動，他是一點都不感謝的。爲什麼呢？因爲祇有消費過去的勞動才能保存再生出利潤的資本之故。

然而，關於向社會要求二重價值的這個問題要怎樣才可以解決呢？我們知道這個問題不是經濟學所能解決的，那末，因資本主義的社會其自身也是歷史過程的產物，所以這個問題祇有留待多數人的見

解去解决了。美國最高法院有一個審判官曾這樣說過：『鐵道公司之所以願意為國家工作，並不是由於國家免稅的利益關係使然，而是因為這種特殊負務對於公衆很重要，從更大的一般利益着眼，縱然有金錢上的損失，也非工作不可。然而我已再三申述，這決不是強迫願意從事於這種工作的志願者臨受沒收財產的危險，也不是強迫他們從事於不敷開支的工作。祇是：若他們願意為國家服務，就要像國家一樣服從於公衆的利益。』

上面一段話的意思，就是說在現代的法律之下鐵道公司非照『原價』(At cost)運用不可——縱然原價已經到了不能支付其所發行的公司債券的利息的程度。鐵道既然已為鐵道勞動者及一般公衆的利益而運用，那末它就失去了其作為資本的性質，而變化了為人民的利益而活動的生產手段。同樣，這種原理也適用於一切從事國內商業的公司——差不多一切大公司都是屬於這一類的。

第四章

產業底集中

第一節 個人企業與股份企業

在資本制生產尚未發生以前，生產底目的是互相交換其生產物以滿足各自生產者底慾望。當時雖有所謂『剩餘勞動』——超過當時社會水準以上的勞動，但這種勞動祇是充當社會水準以上的享樂之用。

或作為準備生活上的變動之用而貯藏着的。剩餘生產物並不是個人私有的經濟動因。

然而，資本制生產底目的，則在利潤的獲得。利潤是要求一切生產界都為資本的自由運動而開放的布爾喬亞氾(Bourgeoisie)底最後目標。自由競爭是調節價格與利潤的東西。由之自由競爭就成了使人類在進化途中加速前進的鐵鞭。換句話說，就是使資本家不得不努力獲得最高的生產量而減低自己底生產物的價格到最小的程度。這種努力由於應用單純協業，分工，機械的發明，和蒸氣力及科學的發明等而更加完成了。可是，技術的發展一步一步地前進，則設備與材料上所需要的費用必定隨之增加。生產力發達則資本的構成更達到了高級。因之，僅能得着少許利潤的資本家漸次沒落，而在競爭場內能立足的祇能夠蓄積大量生產上所必要的利潤的資本家了。

資本底集中和蓄積，是資本制生產底本質的傾向。這種傾向在生產主要地還是個人的企業的時代是極緩慢的。但技術的發達帶來了生產量的增加，則

一定程度的利潤底蓄積就成了必要的事情。然而當產業公司——即以個人的財產獨立為資本的組織——一旦出現，利潤蓄積的必要就撤回來了。今日的生產是由於在一般的貨幣市場中搜集資本——即散在各處的少額的貨幣而進行的。

現代的股份公司，在這一點上就有點類似銀行。然股份公司所搜集的資本(貨幣)已化為空頭資本，而銀行則仍保持其原來的形態以作貸借資本之用：這一點是兩者不同的地方。今日的股份企業不受個人所有的資本的限制，可以自由聚集其必要的資本。即是：在還沒有變成公司組織的場合，不必等待事業擴張上所要的一定額的資金底蓄積就即刻發行空頭資本(股票)而獲得作用態資本；在已經有了公司組織的場合，更簡單些，祇要增進其『資本化』就得了。

從來的企業都為個人的資本所有量所限制，但自最初的鐵道建設者向一般的有產階級搜集資本而達到了他的目的以來，這種限制就根本取消了。全社會底貨幣態資本都準備着無論何時可以轉化為產業

資本。在生產界中，已經沒有缺乏資本的憂慮。資本集中的手段已經進步。所謂『類緣產業底合併』(Consolidation of related industries) 例如製鋼公司合併鐵礦石和煤炭公司以及生鐵和焦煤公司，又如運輸公司合併船舶鐵道等公司等即是。這種合併，與以前所說的鐵道公司的合併一樣，由於空頭資本底賣却而得着貨幣。關於鐵道公司的合併，帕孫茲教授(Professor Parsous)在其著『鐵道，脫拉斯，及人民』中曾有這樣的記述：

【賓夕法亞尼鐵道公司(Pennsylvania R. R.)好像已經脫離了所謂資本化膨脹的一般傾向。一九〇五年一月一日合計鐵路及鐵路用品底原價和不動產底價值共有一億九千三百萬元，而當時已經資本化的總額則有四億一千八百萬元。其差額二億二千五百萬元，是為購入其他公司的有價證券，尤其是鐵道公司的證券而發行的。例如 Reading Company底股票就占大多數；同時Reading Co.也有其他公司的證券一億九千七百萬元；其中，Philadelphia of Reading 煤炭及鐵道公司的股票占八千七百萬元，其他四十

五個鐵道公司底股票占一億一千萬元。而在這四十五個公司中，有一個 Central of New Jersey 公司更有其他公司的證券三千萬元。以上就是帕孫茲教授說明賓夕法尼亞鐵道公司的資本化是在極平穩的表面之下二重三重地反復的實例。

股份公司由於空頭資本底賣却而可以接近一般的貨幣市場，所以能避免如個人企業場合一樣的財政上的困難。此外，又不必顧及要用什麼計劃才能充分地增加公司利潤率的問題，而可以自由地擴張設備，改良技術，合併類緣企業。因此，公司企業可以得着超個人企業的技術上的優越地位，而這種優越地位至少可以維持到適當的時期，在這個期間它就可以得着所謂『特殊利潤』，於是未來競爭戰鬪中的勝利者就非屬它不可了。

既然大公司站在這樣的地位上，那末，它就可以用巨額的薪俸雇入最卓越的科學的，工業的，及管理的人材。個人企業的命運完全依靠偶然承繼其事業管理權的人底才能，然公司企業則永久地有最優良的指導者。

今日經營大事業必以經濟價值的特許和科學的發明爲前題，然而在財政上技術上具備這種條件的祇有大公司。從來一切的發明都由科學家作爲贈品送給產業資本家的全階級了。現在，各大公司都有他們自己底化學的，物理的，機械的研究所，使許多科學家，技術家們都從事於各自的專門研究。因之非公司所雇用的人雖有重要的發明，也是不爲大公司所採用的。公司的管理人以儘量地獲得利潤爲唯一的目的，對於社會的一般福利他們是完全不注意的。於是，他們就將外面的發明買來毀壞，甚至以訴訟來壓迫發明者。

公司企業和個人企業一樣都是爲儘量地獲得利潤而從事於經營的。不過，公司不受『非得若干利潤不可』的強制。個人企業往往因所有者的個人消費過巨而頻於破產的悲運，但公司企業則不是這樣。美國南部鐵道公司差不多有二十年沒有付股利給普通股，對於優先股所付的股利也有限，然而事業底進行還是繼續如常。不消說，這種股票雖祇有投機的價值，但是可以相當頻繁地買賣的。

個人企業，若在每年所發表的計算報告書上不將利潤載明，則一定會受人家的輕蔑；若更時常如此，就會失掉信用，喪失地位。可是，公司企業則不然。例如Bethlehem鋼鐵製造公司，除付股利給特別發行的股票——即用普通市場的利率隨時可以借入若干百萬元的優先股而外，對於普通股是一點股利都不付的。爲什麼這樣呢？因爲銀行資本與各大公司平日在金融關係上是很親密的原故。

又個人或極小規模的公司之借款上的信用，是以暫時的債務對於流動的資產底比例爲準。若借款超過流動資產的範圍，則貸款者已經不單是貨幣資本家，而一部分與固定資本發生了關係。有抵押品存在的場合，尤其是其中包含有不動產（例如機械）的場合，個人企業的信用就發生了。然而大公司，縱然其全部固定資本已經受了限制，但仍有容易借款的信用，因爲他們底生產利潤的才能是爲支配信用的人們（這些人往往即是大公司的董事）所周知的原故。

上面已經說過，公司並不受一定要提供若干利

潤給其投資者的強制。就是公司已經得着了若干利潤，它可以利用爲改良設備及壓倒競爭者等之用而不必分給股東。或者，作爲公積金，以備將來不幸利潤減少不能分配股利的時候之用。同時，支配許多公司的少數大股東因豫知影響於股票交易的股利底停付及特別股利底發行，所以能够很巧妙地作股票買賣的交易而博得巨利。這種安全無比的投機行爲是助長財富集中的附加手段。自一九〇一年四月一日至一九一三年十二月三十一日之間，鋼鐵脫拉斯獲得了純利八億九千八百萬元，付支了五億四千六百萬元的股利。雖然這個時候對於普通股應該分配14.4%至15.6%的股利，但實際上所分配的祇有2%。因此，普通股的市價祇在80½元及94½元之間徘徊。於是，不知內情的小股東，就在公司尙未發表其增加的利潤及股利以前，已將其所有的股票賣出去了。

總而言之，個人企業底盛衰完全爲偶然的所有者底性質，才幹，欲望，資產，信用等所制限；然公司企業，因產業資本已離開其所有者的結果，已經從這種制限中解放出來了。公司的產業資本由分割的個人

財產而成，自然地除去了妨害生產集中的障礙。分割了的個人財產祇能影響於股票而不能影響於股份公司。

第二節 發企利得與特殊利潤

生產集中的傾向，由於個人資本家欲將未來的利潤轉化為現在的貨幣之故，更加猛進。而這種轉化實現及合併個人企業為公司，更使信用業者和發企者底利得增加。據美國產業委員會的報告，Standard 蒸溜公司創立之際曾以額面百五十元的股票贈與發起人。這種股票可以換得現金一百元。不過，和支付保證者所買入的股票及公司財產所有者的股票不同。又據帕孫茲教授所說，美國錫箔 (Tin) 公司送給其發企者的，有一千萬元的股票（從四千六百三十二萬五千元的發行股中拿出來的）；美國鋼鐵及鐵索公司送給其發企者的，有一千五百萬的股票。又據其他的報告，當鋼鐵脫拉斯創立之際，摩爾根公司 (J. P. Morgan & Co.) 曾得着四千萬元的股券。

不消說，這些所有者及發企者的利得祇能有一次，而資本家則由於脫拉斯的活動可以永久地獲得平均利潤。以上的利得現在讓我們舉出一例，如砂糖脫拉斯，來看看這種利潤是怎樣的。該脫拉斯的股票和所謂『空股票』一樣，不過是在名目上增加資本而發行的。祇以該脫拉斯的債券一項而言，已達一千萬元，而補償這種債券的不過僅有七百七十四萬元價值的營業設備。以外，還發行有七千五百萬元的股票，嗣後又繼續加到九千萬元；對於這些股票，自一九〇一年曾分配百分之七的股利。不僅如是，而且至一九一三年十二月三十一日，所收回的債券及蓄積的剩餘金合計約達二千九百萬元。又如 Havemeyer 製糖所的五千萬元的股票，若將股票的市價加上所分配的利息及股利，則自一九〇一年以來每年生出七倍以上的收益來了。而且，這個脫拉斯的支配者們——一個人所有古巴 (Cuban) 島原料供給源泉的人們，其所得決不僅此。

又如魯意 (H. D. Lloyd) 在其著『Wealth Against Commonwealth』中，也曾有這樣的記載：

『煤油脫拉斯每年獲得全資本的百分之五十三的利潤。然該脫拉斯所投資的事業及其一部的企業，一年所獲得的利潤竟高到百分之八百，有時因鐵道運費的減價，甚至於得着了百分之三千以上的利潤。』

Calumet & Hecla 鑛業公司於一九〇六年對於已付資本曾分配百分之五百八十三的股利，然至一九一二年則低落到百分之三百五十。這種低落的原因，是由於銅的市價下落了。因此，無怪乎能夠獲得這樣利潤的股東要和老虎一樣地和罷工的鑛工對抗了！

與以上同樣的實例還可以舉出若干來。如馬薩諸塞州的地方官窩爾士(David J. Walsh)，關於『使用三千以上勞動者』的 Fan Alpaca 公司，曾這樣說過：『該公司常規地分配等於其最初現金資本的百分之五百七十六的股利』。

福特汽車公司(Ford Motor Co.) 其資本金共二百萬元，而一九一二年及一九一三年竟獲得了三千七百五十九萬七千三百十元的利潤。

據一九一一年美國最高法院所受理的Waltham

鐘表公司和洪因 (Charles A. Keene) 的案件，被告洪因在倫敦購入原告 Waltham 公司的生產品，送到阿拉伯 (Arabia) 後再作為是美國的製造品而免稅輸入美國，雖由幾個鐘表公司所合併的脫拉斯以賤價出賣，而且這種貨物還是由遠地輸入來的，但洪因却得着了鐘表價值的百分之三十的純利。我們常常看見有許多與此類似的事情，如美國的貨物在國外所賣的價格較在國內所賣的低得多。德國的脫拉斯所採用的政策也是一樣。

當我們進而討究特權的脫拉斯 (Franchise Trust) 的時候，就知道他們也可以得着與以前同樣的利潤。美國郵務總監汪拉麥卡 (John Wanamaker) 在一八九〇年的『電信評論』上曾有這樣的話：『於一八五八年投資一千元於西部組合 (Western Union) 的股票現在可以得着五萬元以上的股票股利及等於十萬元的現金股利。』那末，當股票大概平衡的時候，則利潤對於真正的投資金就有了百分之四百五十。小包郵政的創始者留伊斯 (Lewis) 於一九一三年十二月二十二日在國會中，也有這樣的報告：

『在實施郵政電話的國家中，地方通行稅率有超過一倍半的信資 (Charge for a letter) 的傾向，而相當於市街馬車的賃費，有時且過之』。

列舉獲得巨大利潤的實例是不費事的。在產業界的各方面，有許多公司獲得了平均利潤率以上的利潤。然而，這種事實對於競爭的資本家及勞動者有什麼影響呢？欲明瞭這個問題，非先窮究高率利潤發生的原因不可。

過大的資本化，是使少數者獨占多數者底利潤的原因。不消說，對於過大的資本化，希望能夠增加收益而儘量提高價格，激動了公司的支配者，然而這種希望並沒有改變『價格的法則』。公司或商店也許在減債帳目上已將其固定資本完全勾銷了，但是，這種事實不能使資本家在其必要以下的賤價出賣他底商品。Calumet 公司底股票，或紐約第五十街銀行 (Fifth Avenue of New York) 底股票，其市場價格約相當於額面價格的四十倍。然而前者是否因其資本每股已值一千元而遂與發行每股值二十五元的四十股，寧可減少對於利潤的競爭麼？在後者的場合也

是一樣，有人以爲該銀行因沒有發行新股票以增加名義上的資本而遂減少其獲得利潤的熱情麼？

過大的資本化，必不能生出高率的利潤。可是，對於獲得一定量的利潤的經驗及先見，造成資本化的基礎。可能的利潤是基礎，而資本化是其上部構造。廣告上的預測時常爲欺騙投資者而誇大其辭，但這決不能改變經濟的理論。

若此處有一個生產事業能夠維持超過平均利潤率以上的利潤，那末，它就不是自由競爭的主體了。它在這裏已經不爲生產平均利潤率的代理者而活動。資本底競爭祇有兩種方法：（一）從利潤率低的事業換到利潤率高的事業；（二）用新資本尋覓利潤率高的事業而無視利潤率低的事業。第一種資本運動，因生產力的發展使固定資本增大了，所以漸次困難。而第二種運動，即投新資本於更有利的事業的運動，也非遭遇一種障礙不可。這種障礙即是已存在的脫拉斯已經被『獨占』的原理支配着了。許多脫拉斯確實已爲獨占所支配；縱然在沒有受獨占的原理所保護的事業中，也沒有新資本流入的餘地。要之，生產

資本底競爭已為貨幣資本的集中所阻害，這是不可爭的事實。

所謂生產界已經停止競爭，這是說生產界已經多少『獨占化』了的意思。假使某種生產部門中的單獨組織到了其生產物已為消費界所不可缺的程度而實際影響於價格的時候，則該組織就在其部門中多少占着了獨占的地位。

不消說，超過平均利潤率的高率利潤之所以能夠維持，多少是由於驅逐了競爭的結果。但是，這並不是說獨占事業握有隨意規定其價格及隨意決定其利潤率的力量。固然獨占事業可以支配生產和價格，可是它不能支配消費行為。獨占事業所能做的，祇是以能夠得着最大量的利潤的價格而遂行其最大量的販賣。當其買入材料和勞動力的時候，不能過於壓迫那些商品的賣手；因壓迫過甚，就會減少其所需要的供給——材料及勞動力。

預測消費者能夠負擔若干程度的最高價格而願意消費如獨占事業可以得高利益的數量，這對於獨占事業是很重要的問題。獨占事業的經營者，由於經

驗，已漸次使這種預測確實了。例如紐約高架鐵道 (elevated railroad)，當創業之際車費為一角，但不久即發見了將車費減低為五分的方法。反之，如哈得孫隧道 (Hudson Tunnel) 最初計畫的車費為五分，但後來因乘客擁擠，超過從先的預料。這個時候是很容易決定公衆能否負擔提高百分之四十的車費的；所以現在的車費為六分。

第三節 競爭事業與獨占事業

這種所謂特權的脫拉斯自然地要獨占和支配不可缺少的商品，或沒有代用品的商品。如非公營的自來水事業，瓦斯及電力事業，市街鐵道，電話事業等就是這種脫拉斯。無論在什麼地方，若同一都市實施二種電話系統，總是被他們所厭惡的。所以，這些脫拉斯都能得着政治當局者的默許，以獨占一種事業而蓄積巨大的利潤。然而因為要緩和由此而生的公衆的不平，所以後來政治當局者或政黨就不得不盡力於減價的運動，或者甚至要將其都市化或國家化。

由於這種不平又引到對於製造工業，化學工業，運輸業等的脫拉斯的不平；不過後一種的不平大半發生於尙立於競爭舞臺上的資本家階級及中流階級之間。此處所謂「中流階級」乃指獨立地或藉工錢勞動者而遂行生產勞動的生產手段的所有者而言。而這些人們並沒有前進到單純的勞動指導權的地位。中流階級底大部分由農民而成。對於這種階級，「獨占」已成了非難的對象。雖然他們時常希望政府對於脫拉斯有種什麼樣的處置而採取法律或請願的手段，然而結果毫無以致於時常失望。例如當煤油脫拉斯解散的時候，股東的數目，從一九一二年六月三十日至一九一三年六月三十日之間減少了一萬四千一百四十二人；這種資本更加集中的傾向祇有使他們詫異。這種社會階級的印象由直接影響於他們的獨占方法而決定。關於現代產業獨占化的歷史意義之真正的理解會妨害中流階級自體的利益，所以他們就不求甚解。然而這種理解對於有歷史使命的勞動階級，不但並不困難而且有重大的意義。

競爭這種行爲應以在經濟的競爭者之間有一種

狠適合的均等機會——即某一點的不利益有時爲他一點的利益所抵消——爲前題。然而這種勢力均衡說常有顛覆的危險。爲某競爭者所不絕追求的並時常獲得的利益，使其他的競爭者發生永久敗北的傾向，因爲這種利益在本性上至少有一時的獨占性質之故。全資本主義的生產組織雖是以自由競爭爲基礎而建立的，但從他方面看來則成了驅逐競爭和達到獨占的過程。由利潤而來的資本底蓄積，種種的新生產方法或機械，在尙未進到一般使用的階段上，總是向獨占方法前進的一種步驟。

二個資本家之間所發生的競爭，常由於相互組合的契約而解除，於是就利用總資本量所得的利益及相互的能力以妨害其他的競爭者。能够這樣做的公司不外是擴張了獨占的原理之故。公共馬車及運貨貨車雖仍爲競爭的事業，但鐵道則自然地成了一種獨立事業。國家之所以給鐵道公司以免許證 (Charten)，不外是承認由社會而完成了的經濟事實之故。然而更完全的，將來的社會獨占恐怕仍然處在如今一樣的經濟競爭中，好像今日的國家仍然處在

蒙昧時代所發生的肉體競爭中一樣。總之，人類進化之無意識的傾向已經使種族密接為一種有機體了。完全的有機體即是完全的獨占。

既然有這樣的傾向，那末，一切反脫拉斯 (Anti-trust) 的法律及脫拉斯的訴訟在將來都是無用的，猶如過去一樣。現在替脫拉斯辯護的資本家，在手織機業者合同破壞最初動力機業者的時代，還是脫拉斯制度之最有力的反對者！如動力織機這一類的機械真是勞動的節約者。而脫拉斯也是用最進步的生產方法，自己生產其事業所必要的材料，利用已成廢物的生產物於生產，合併補助的產業以避免一般的浪費而行大規模的生產。當合併三十一個工場的火柴脫拉斯創立之際，鎖閉了十八個工場而祇留十三個工場從事生產，但仍然能夠滿足國內的需要。一九一四年六月成立的熱水瓶脫拉斯 (Thermos Bottle Trust)，在德國製造玻璃，在美國製造金屬。因之英國及加拿大的工場就鎖閉了。所以節約一切浪費的脫拉斯底組織及新機械底出現在妨害非脫拉斯的資本家之利潤獲得的這一點上，沒有好大的差異。

然而存在於獨占事業的資本家和自由競爭的資本家和勞動者之間的經濟關係如何呢？在一定的時間內例如一年，由勞動力加上材料的價值量是有限制的。從這種價值總量中減去工資總額，所得的即是剩餘價值的總量。用資本總額除這種總剩餘價值量，所得的即是利潤率。這樣的數學規則就是說明為什麼有時祇能說一般利潤率為百分之三十或四十，而不能說為百分之五或百分之一百的原因。一般以為競爭能夠釐定利潤率，這是因為還沒有明瞭價值理論的原故。競爭祇能說明由價值而使價格發生動搖的理由，而不能說明價值自身的動搖。競爭這種行為決不能創造利潤率這個東西。它祇能在有利潤率的圈內使其均等再進而及於一般生產界。欲明確地理解這個問題，必須知道利潤不是添加於價格之上的東西，而是有一定分量的東西。

由勞動而造出的新價值總量限制剩餘價值總量，因之，價值法則限制總價格，而各種商品就在這種價格的範圍內出賣。這種價格即是包含未付勞動的資本家的生產價格。至於未付勞動的部分與已付

勞動的部分之間的比例如何，因生產事業之異而異。但各生產事業中的剩餘勞動率並不計及資本家階級分配利潤不是照着生產上所費的勞動比例，而是照着投下的資本比例。由是，許多場合，各個商品底價格，從其價值一方面看來，顯著低下了。然而從全體看來，各個商品底價格既有比其價值小的場合也有比其價值大的場合。大小漸次互相均衡，於是總價格等於總價值了。

新價值底總量一方以工資的形式作為勞動力價值的代價而分配給勞動者，他方以利潤的形式（其中也包含利息）分配給資本家，而資本家又將其利潤的一部作為地租給與地主。因此，資本家底收益集合起來也是有一定分量的東西。所以，若他們之中的某人得着了超過平均利潤率的所得，則他人就當然非領受平均利潤率以下的所得不可。

在單獨事業的場合，各個資本家底所得，由於事業底大小和能力底高低，是非常不同的。據第十三回美國國勢調查，一九〇九年製造工業中祇占總工場數1.1%的一羣工場生產了總生產額的43.8% 的生

產物，而其1.1%中尚包含生產一百萬元的商店和生產八億元的鋼鐵脫拉斯。由此我們知道，在這種1.1%數字中占極少部分的事業，而在生產額上占最優越地位的，是比較少數的大脫拉斯。那末，一方面既有43.8%的價值爲此少數1.1%的工場所生產，則他方面多數的98.9%的工場所生產的價值就祇有53.2%了。

這些事業，不論其規模的大小如何，可以依着其生產物的種類分爲理論上的兩種階級：第一種，生產充當生產消費之用的商品；第二種生產充當個人消費之用的商品。

屬於第一種的商品，由一資本家賣給其他的資本家，或者作爲固定資本永久使用，或者使其變爲個人消費的商品而再出賣。屬於第二種類的商品，則直接地賣給個人消費者而消費。

勞動生產力增大，則商品底價值減少。競爭的資本家就以這種減少的價值出賣他底商品。但獨占的資本家則不必一定如此。這並不是因爲他們用其力量蹂躪了價值法則底原故。一切商品的總量不能超

過其價值而出賣。獨占的生產物也是一樣，爲賣却起見，也不能無視人們底限定的收入。

價值法則所允許獨占的資本家做的事情，祇有強制他們和競爭資本家之間的社會剩餘價值分配的不均等而已。不待言，這樣一來就侵犯了『對於均等的資本給以均等的利潤』的從來的原則。而現在獨占的事業另外宣布了一種新的原理：『獨占事業有獨占事業的平均利潤率；競爭事業有競爭事業的平均利潤率』。假使獨占事業製造充當生產消費之用的商品，它就會提高其價格到加工事業家僅僅能夠得着的利潤的程度。商品是照着其價值出賣的。那末，這個場合的獨占事業若將其充當生產消費之用的商品在其價值以上出賣，則它不但能夠得着它自己底勞動者所造出的剩餘價值，而且還得着加工事業家底勞動者所造出的剩餘價值的一部。

假使一定的加工事業所得的利潤還不能達到因獨占事業底出現而減少了的競爭資本的平均利潤率，那末，就會發生以下的結果：或者由獨占事業完全將加工事業驅逐出去了；或者祇驅逐用價值以上

的價格出賣其既成品的加工事業。然而這種結果遂使獨占事業所提供的生產物成爲有損於其他生產物價格的那樣不重要的材料了。例如此處有兩羣競爭的資本家，其生產物的平均原價各爲八十元，再各加上平均利潤二十元，每羣以一百元的價格出賣其生產物，合計則爲二百元。假定現在甲羣的原價因其材料仰給於獨占事業故提高到九十元，那末，他就會以一百〇五元的價格出賣其生產物。然而，因甲乙兩羣能够在社會中取得的收益仍然祇有兩百元，所以乙羣就不得不將其生產物底價格減低到九十五元。因之，競爭資本的平均利潤已經給二十元減少到十五元了。競爭資本家的一羣雖然已經將自己所受壓迫轉嫁於其他的一羣，但結果兩者都被獨占的勢力壓制到價值法則的鐵壁中去了。

在某特殊國家的資本家將其生產物的一部分收得了社會的全收益而將其他的一部分又輸出海外的場合，也許有人以爲這樣一來就可以避免價值法則的支配亦未可知。但是，縱然一國的資本家可以躲避價值法則的支配，而全部國際的資本家是不能躲避

它的支配的。國外的貿易和國內底生產物底交換一樣受同一的法則支配。再，就是在競爭的資本家是材料的生產者而獨占的資本家是其加工者的場合，競爭的資本家也不能占着有利的地位。

第四節 脫拉斯底影響

關於脫拉斯的考察已如上述，當其是生產充當生產消費之用的商品的生產者的時候，全資本家階級的剩餘價值分配比例就全然一新了，這是很明白的。然而，當其生產充當個人消費之用的商品而維持其人工的高價的時候，會發生什麼樣的影響呢？

當脫拉斯將其這樣的商品經過商人之手而出賣的場合它就會使用曾經對付過加工資本家的同樣戰術，使商人不得不在其所指定的正確價格出賣它底商品。這個場合，商人不過是祇能取得手數費的販賣員而已。若更廢除這種中間商人，脫拉斯自己直接地出賣其生產品，那末，它就不僅可以收得要由中間商人手裏去的手數費，並且如許多實例所證明了的一

樣可以將其生產物底價格提高到價值以上。

這種超過價值的商品，無論是一般地為資本家所消費，或為勞動者所消費，在經濟上，都發生了重大的影響。若是這種商品主要地為產業資本家（他們所應該獲得的利潤已經被脫拉斯掙去了）所消費，那末，當他購入所消費的商品的時候，他又不得不再繳納一次『罰金』（Malct）給脫拉斯。因之，他們就非減低其生活程度，或營着不安定的生活不可。人壽保險公司對於被保險者的借款非常增加，差不多到了警戒的程度，這不是因為生活增高了的原故麼？

一九一三年十二月十六日紐約新聞曾有如下的記載：『以人壽保險證書為抵押品而向保險公司來借款者，不絕地增加，差不多達到使保險行政官發生恐慌的程度，這不外表示美國人的生活費過於膨脹了的原故。這種借款，於一八八八年不過約當公司準備金的 $3\frac{1}{2}\%$ ；於一九一二年則進到 16.03% 。恐怕一九一三年會達到 18% 的記錄罷。』

不但生產資本家如是。就是非生產資本家，雖然他底所得有固定的分量，沒有被特殊利潤率所影響，

或縱然影響程度也極微弱，可是仍然非得領受和生產資本家所受的一樣的痛苦不可。脫拉斯所獲得的特殊利潤明明白白侵犯了『非生產資本家』所能享受的社會的總剩餘價值。他們底資本都是用固定的利息率作投資之用了的。如地主，房東等他們底所得也是固定的。他們也是因要購入脫拉斯的生產品以致使生活費膨脹，這一點和生產資本家沒有什麼不同的地方。

然而，超過價值的商品，若是為勞動者所消費的時候，事情就自然地不同了。這種商品也許是一些消耗品，如煙草火柴等，在勞動者底袋子中還不算十分重要的東西。但是這些細微的東西，因其消費者多，所以總消費量能夠達到使大脫拉斯存在的程度。假使生產生活必需品的脫拉斯，一般地或範圍極廣地提高其價格超過原來的價值，那末，勞動者就會如上述的生產資本家及非生產資本家一樣陷於絕無希望的地位麼？

生活必需品是勞動力再生產上所不可缺的原料。勞動者出賣他們底勞動力和其他商品一樣是依

照其價值的——即其再生產上所需的費用。勞動力底再生產費不外就是在其生活環境中所不可缺的生活必需品底價格。所以，生活必需品底價格騰貴，則工資也非騰貴不可。若是生活必需品底價格騰貴到工資以上，則工資——勞動力底價格就暫時地降低在其價值以下了。反之，在特別隆盛時期，工資暫時地上升到其價值以上。然而在工資的騰貴已越過生活必需品的騰貴的場合，那末，不久工資就要向着勞動力底價值而下落。

因此，脫拉斯和大公司等底龐大利潤並不是給與消費者的勞動階級以實質的損害而來的。這不僅是必然的理論的歸結，而且事實上已由製造品價格的細微騰貴證明了。

由此看來，受脫拉斯活動之打擊的，無論在生產商品的場合或消費商品的場合，祇有競爭的資本家。將來更加擴大的脫拉斯底活動會將自由競爭的最後城塞打破罷。立在廢墟上的競爭資本家，名目上雖維持着舊態，但事實上不能遂行從先的機能了。這種傾向一經達到極點，那末，在脫拉斯之間又會有某個脫

拉斯獲得平均利潤率以上的利潤，（例如由於生產可以輸出的生活必需品而得着特殊利潤的脫拉斯即是）於是，在脫拉斯之間又發生了競爭。在價值造出量中勞動者所得的工資和資本家所得的剩餘價值是有限制的，因之，要獲得特殊利潤就非侵略其他的資本家不可，否則是不可能的。為維持並存續資本家的社會起見，就一定要用某種方法來確保所謂公平的神聖原理，這種方法不外就是經濟力——集中的貨幣力（Centralized money-power），它將在各種生產部門中，強制着一定的利潤率。

第五節 產業的社會化

當資本家的社會還沒有發達到絕頂，集中於資本家階級之手的經濟力還不能絕對支配國民經濟生活的時候，勞動力底價值並不受獨占化過程的影響。因之，勞動階級沒有經濟上的必要去參加小資本家階級和中間階級底反脫拉斯的運動。原來，獨占事業底發生乃是競爭底必然結果。而獨占不必一定是

私的獨占。不過現在的脫拉斯乃是爲私人的利益而蹂躪外部的利益，所以成了私的獨占。爲什麼反脫拉斯的資本家不向前更進一步主張『社會的獨占』呢？爲什麼寧可破壞脫拉斯呢？這個理由卽是這些小資本家階級數目太少而又祇希望用姑息的手段救濟自己，所以不能採取斷然的方法。

猶如以前一樣，今後的競爭也會不絕地使獨占事業發達。然而這並不是說，產業上的競爭從此遂告終焉——祇有一個殘存着。人類是感覺銳敏的生物。在資本尙未滅亡以前，還是和獨占事業結合着的。不過，在要達到完全的獨占之間，就會過發生血腥的鬥爭，因爲這種鬥爭，也就會採取一切醜惡的手段。一切歷史都充滿着這種醜惡的事實。然等到鬥爭終了之後，一切的人們才來批評過去的行爲好像歷史已經判明他們所取的方策是獲得最後的目的物所不能免的必然的手段。這就是對於成爲惡評之對象的獨占的創始者也同樣可以說的。白賚士(James Bryce)關於這些人們的代表者也曾這樣說過：『沒有一個國家能够找着這樣多的人物，對於他們營業範圍以外

的事物漠不關心，但一經成爲自己的事情的時候就那樣地有了銳敏的，熱心的，勇敢的能力了。』這些人們底目的自然爲獲得各自的利益，由是人格的缺點也會很多的，然而他們底行動最後就會使『最小的勞動生產最大的富』的手段實現了。

股份公司自身，在資本的生產制度的範圍內，已經廢止了作爲個人財產的資本。資本底機能已經從其所有者分離，祇有利潤才代表着由個人而占有他人剩餘勞動。理論上，因爲持有各支配公司的股票過半數以上而占有其管理權的大公司即一般的持股公司 (Universal holding company) 底出現和脫拉斯的脫拉斯 (Trust of trusts) 的成立，於是，資本的生產制度底發達就會達到其頂點了。然而這樣最高的發展勢必使產業界發生無政府狀態而貨幣歸於消滅。貨幣制度發展較產業集中更快。由是，產業集中的傾向，在未達到其頂點以前，更使貨幣制度底發展加速度地向前邁進了。而今日的社會組織，在其尚不能使產業組織達到其理論的終點之間，就會不能包容這種貨幣制度。

集中傾向之最甚的產業，是其他產業需要它供給生產手段的基礎產業(Fundamental industries)如煤炭，石油，鐵，天然瓦斯，銅，電動力，化學品，鐵道等產業即是。若是這些基礎產業直接地社會化了，則大部分生產個人消費的商品的各種小產業也就會間接地社會化。

生產底社會的性質和支配生產的少數資本家底私人勢力之間的矛盾已經不得不求國家的調停了。戰戰兢兢的資本家底行動常常受政府底支配。但是沒有所有權則不能施行充分的管理。以前，反對私人公司私有鐵道的人，除社會主義者外，再沒有旁人。然而今日就是在有名譽的資本家之間，也有人主張運輸交通事業應歸國有，這是什麼緣故呢？

美國的產業之最表現資本集中的是蒸汽鐵道。據模蒂(John Moody)在『脫拉斯之真相』一書中所云，這種鐵道最初是由一千〇四十的公司而成立的，但現在却為主要的十幾個公司所支配着，而漸次增加這些公司的股票就成了它的進行方針。這十幾個公司即：Pennsylvania; New York Central; New

Haven; Southern Chicago & Northwestern; Chicago; Milwaukee & St. Paul; Great Northern; Northern Pacific; Union Pacific; Atchison, Topeka & Santa Fe' 等公司。他們股份資本的總額為二十四億五千一百七十三萬七千元。支配美國全鐵道機關的就是這些股東。

相信由於這樣高度的資本化使公司得着了對抗國有化的一重鐵壁的人們，對於美國政府不費一文而可以獲得其所有權的事實，會有青天霹靂之感罷。據一九一四年六月的市價計算，這些股票差不多值得二十七億元。政府是可以經過議會承認了的收用手續而將這些股票沒收到手裏來的。這種收用法的合法已經經過美國最高法院的確認。並且，我們常常用這種方法收用私人的財產，如政府為設定佃戶的所有權而沒收地主底所有地，又如鐵道公司自己收用私人底土地為敷設鐵道之用。

雖然說不費一文可以將鐵道沒收到政府手裏來，但形式上，政府是用貨幣收買股票的。不過，收買股票的貨幣很容易由發行公債而收集起來。假使政

府實行將鐵道收歸國有，則因此而發生的債務總額較之戰時債務要小得多。而且因為鐵道底將來收入，無論何時，政府都可以履行債務。因此，政府可以將鐵道收歸國有，並且無煙煤脫拉斯以及其他一切大產業也可以照樣收歸國有的。

第五章

金融資本底發達

第一節 美國的金融團

資本制生產底發達顯著地促進了銀行底發達和集中。一八六三年美國各銀行存款總額祇有三億九千四百萬元，等到一九一三年就達到了一百七十九億三千六百萬元。所謂三億九千四百萬元的金額不

過相當於今日紐約的兩個大銀行的存款額而已。這麼樣發達了集中了的銀行，就成了集中的貨幣勢力之直接的媒介者，而招致由於喀特爾 (Cartel) 和脫拉斯的形態所成的生產底集中。

初期商業銀行底借貸業務大體以鄰近的商人為對手。貯蓄銀行也祇是對於不動產的抵押纔投資的。至於投資於惟一穩妥的鐵道事業，那個時候也還在問題狀態中。商業銀行，貯蓄銀行以外的借資資本，都是蓄積在人壽保險公司裏面，這種公司也和貯蓄銀行一樣主要地投資於不動產的抵押上。一八四三年美國不過祇有一百萬元的借資資本，等到一八六七年就激增到一億二千五百萬元了。但當時沒有一個人能夠預料這種銀行將來會擁有十幾億的借資資本而成為集中的貨幣勢力之主要的支持者。這種名為『金融資本』，『貨幣勢力』『貨幣脫拉斯』等等名稱的偉大勢力，在當時還沒有存在。

現在紐約這種勢力的中心在『Wall Street』在這裏有許多擁有堅固金庫的大銀行和現代金融界所不可缺的機關——股票交易所。本來這個地方是織

物輸入商人營業的區域，最重要的貿易商人和最富裕的財主都住在這裏。於是，這些人們，就好像倫敦的金細工商因其爲生金的買手就漸次成了當地的銀行家一樣，在當時存在的條件之下，不知在什麼時候就變成了金融資本家。前世紀中葉的織布工業是歐洲最主要的產業，因之織物輸入商也是美國的最貴族的營業。至於提供機械，鐵道，電報，輪船，橋梁等給我們的金屬工業較織布工業還要占重要的地位，這是以後的事情。

那個時候美國已經敷設了很多的短距離的鐵道，敷設這些鐵道所要的貨幣雖有一部分是由個人或地方銀行收集來的，但大部分是國家，州，地方等的補助金。從海外來的投資很少，那個時候對外負債總額，包括國家，鐵道及其他債券在內，於一八五四年爲二億元，於一八五七年爲四億元。然而今日這種債務已達六十億的巨額了。因此，若在金融上發生恐慌的場合，則美國的銀行就要完全停止支付，而必須輸出金貨以代替紙幣。

當南北戰爭 (Civie War) 發生的時候，美國政

府就不得不向外借來巨額的借款。其負債總額於一八六〇年不過六千五百萬元，等到一八六五年就增加到二十八億四千五百萬。結果，貨幣的大部分都流到海外去了。輸出政府公債的主要港口即是紐約，於是關於管理輸出的代理事務，就落在織物輸入業者的手裏，他們在外國交易上最有勢力，而對於國際金融事情又都熟悉。今日成了貨幣勢力之主要支持者的摩爾根家和皮波狄家 (The Houses of Morgan and of Peabody) 都是當時的織物輸入商。管理公債輸出的那些織物輸入業者，同時也掌握了人壽保險公司的事業管理權，於是現在他們就成了私的銀行家。

一八六三年，因欲驅逐州立銀行的流通貨幣而代以公債為基礎的流通貨幣需要一個市場起見，乃頒布國立銀行的條例。當時出賣這種公債的總代理者，是受政府信託的 Jay Cooke & Co. 的銀行部，但該公司因投資於鐵道的過多，至一八七三年就宣告破產了。從形式上看來，這個公司雖是國立銀行，但從實質上看來，則不過是由幾個股東組成的組合公

司而已。這些股東都各從事於自己的種種事業。紐約第一國立銀行即濫觴於此。今日經濟界的巨頭培克耳 (George F. Baker) 即是當時的指導者。

一八七九年是美國經濟史上不能忘記的一年。政府中止發行公債，恢復支付現金，美孚石油公司底合併等等都是在一年發生的。這些事情使金融中心地的 Wall Street 的性質發生了一大變化。即以前 Wall Street 是關於金貨和代用貨幣之價值的國立投機市場；然自一八七九年以降其注意點已轉向產業公司的股票。由是，就漸次地伸手去管理產業了。

『競爭是事業的生命』，這句話是初期產業資本家的格言。當他是唯一的買手而遇着幾個賣手的時候，他就會很快活地說這一句話；然而當他是這幾個賣手中的一個而非爭買手不可的場合，那末，他就會不得不嘆息地說這一句話罷。資本集中的過程之一般的公式，是如馬克思以前所豫言的：『從競爭而經過滅亡的或破產的脅威以至於合同』。這已經沒有可疑的餘地了。斯蒂芬孫 (Stephenson) 所說的『競爭

在合同可能的地方是不可能的』這句話，已經在摩爾根及洛克斐勒（Rockefeller）的手裏實現化了。前者從鐵道業着手實行合同，後者從石油底採取和精製着手實行合同。

敷設複線鐵道所需的費用不致超過敷設兩條單線鐵道所需的費用三分之二，然而其能率則超過兩條單線鐵道的四倍。所以，對於現在的複線路而敷設競爭的單線路，結果就浪費了六分之五的投下資本。可是，在美國，因為歷史的事情和崇拜自由競爭的觀念，全部都是敷設的單線路。其結果，比較任何國家都更甚地陷於資本家的無政府狀態中了。價格的低廉由能率而來，這是什麼人都知道的；然而一八八九年通過的美國全州通商條例（Interstate Commerce Act）命鐵道公司彼此互相極端地競爭。這大概是因為相信縱然能率低下祇要有競爭就會使價格減低的原故罷。

由於一八九三年所發生的鐵道公司的破產，各公司的管理權都歸到以摩爾根及洛克斐勒為中心的二大金融集團的手裏去了。洛克斐勒團是第一個代

表美國貨幣資本底蓄積的團體。在美孚石油公司尚未出現以前，它底資本的源泉，在英國，德國及荷蘭；尤其英國是它底大源泉。這個時候洛克斐勒預料到由於競爭而發生的精油所及鐵道的破產會使貨幣所有者得着一個發財的機會，所以他就將其所得的利潤大部分用貨幣形態蓄積着。果然不出於他的所料，競爭的鐵道公司已困於貧乏需要現金過多而不得不對於精油所承認其祕密的運費率。於是，這種鐵道公司就以賤價被脫拉斯所收買了。當這種機會到來的時候，該脫拉斯，就是提出它底莫大現金而與Nutional City Bank合併——現在成了美國最大的銀行；並且更和 Kuhn Lceb & Co, 聯合，以購入破產的鐵道公司底股票而將其大部分的管理權拿到手裏來了。這種工作底進行比想到的時候還要容易。轉化於鐵道公司股票中的東西，一半是代表名目上負債的債券，其他一半則是代表名目上所有權的股票。這種股票，由於股東的不注意和無識，都是在其平價以下出賣了的。要支配一個公司，祇要有其全部股票的百分之十五或百分之三十的股票就夠了。由是，若

有等於資本化的百分之二或百分之三的貨幣，就足以掌握管理權，這是當然的結果。

他一方面，摩爾根受英國債券所有者的委託，將密士失必河 (Mississippi) 東部的破產鐵道公司及東部北太平洋公司收到手裏來而重新組織了。他對於持着不值一文的股票而失望的股東們，以『投票制度的脫拉斯』 (Voting Trust) 的美名，要求絕對的統制權。所謂『投票的脫拉斯』，就是說等到鐵道公司能够分配股利之間，各股票都有投票權的意思。於是，他就這樣地將各鐵道公司合而為一大組織。換言之，即是這些鐵道公司已統一在他的掌中而化成了獨占事業。

在集中的管理之下，鐵道底能率已經改善，而增加的貨幣已充滿紐約的市場；所謂隆盛時期到了。於是，鐵道公司也就由於其管理者而配屬於各銀行以及信託公司。這樣一步一步隆盛的鐵道公司，在紐約所存貯的公積金，成了更加促進產業集中的手段。

從十九世紀到二十世紀的變遷期，恰好是獨占

事業發達過程上的重要里程碑(Milestone)。就是在製造工業中的競爭，也招致了和鐵道公司同樣的狀態。獨占化的一般運動已經到了發生的時期。最顯著的例即是鋼鐵業，因迫於競爭有早晚破滅的危險而移到摩爾根團的手裏去了。摩爾根對這個脫拉斯有至高的權力，和他曾經在重組鐵道公司的時候所做過的一樣，沒有他的允許不能任命任何董事。

至於合同和高度資本化是怎樣的有利，我們祇要看看縱然不感受競爭苦惱的生產部門也爭相模倣的事實，就可以證明的。從前，摩爾根家並不是積極的事業家，他主要的營業是賣債券給歐洲的委託者，就是在對付破產鐵道公司，他也是代表着委託者底利害關係的。然而由於重組鐵道公司而獲得的聲名，就使他構成合同的或金融的脫拉斯了。由他所合併的事業數目年年增加，結果，事業範圍加速度的擴大，就到了摩爾根家不得不感覺僅有自己的固有財產還是不夠的程度。換言之，若僅轉運他自己的財產就不能再使事業擴大。

於是，這個時候，摩爾根就和培克耳(Baker) 聯

盟。培克耳是當時第一國立銀行的主宰者。而第一國立銀行是國內證券市場中的領袖商人，所有的財產並不少於 City Bank。它的營業曾經得着很多破格的利潤，二十年間平均所得的利潤約當一八六四年投下資本五十萬元的百分之一千五百元，額面百元的原始股票現在已值二萬元的市價了。摩爾根除與培克耳聯盟外，又和喜爾 (Jamesf Hill) 聯盟，喜爾是東北部銀行界的領袖人物。

美國的一切大銀行及信託公司，結局皆隸屬於以上兩種金融集團——摩爾根團和洛克斐勒團。而在兩集團之間不絕地發生敵對的行動。等到一九〇一年兩方面的爭端遂爆發了。其動因即起於 Kuhn Loeb & Co. 奪取 Morgan-Hill 團在北太平洋鐵道的支配權的事情。因為 Morgan-Hill 團以為掌握了總股票的百分之十五的股票當無危險了，那曉得它的敵方不聲不氣地買入了百分之二十的股票，於是就向它要求引渡支配權。結果，兩方面都互相爭購股票，而股票每股忽然暴騰到一千元。照這樣，兩方面都要受可怕的犧牲，而且要喚起金融上的恐慌。於是兩

方成立妥協而和平地將這樁事情解決了。以後，兩方面爲確保將來的和平起見，乃互相派遣董事於其對方的銀行及信託公司中。

這兩金融集團能够互相了解成立妥協，對於他們是很幸福的。可是，其間所行的脫拉斯的過大資本化，在計算貨幣上發生了非常惡劣的影響。這種禍害經過了很長的時期。一九〇七年所發生的恐慌，不外是這種被買的股票突然暴落的結果。然由於這種高價的經驗，兩金融集團爲保護各自的利益起見遂打成一片了。他們之所以能够戰勝恐慌，是因為他們密接着而成爲單一的勢力以獲得美國各種產業的管理力的原故。

第二節 貨幣資本底集中

當我們考察散在於各處的資本之集中的進化過程的時候，不能將經濟的必要上所強迫的和由於經濟的法則所使然的兩種混而爲一種過程。歷史雖有它自己的法則，但前進之道是沒有預先開拓的。所以

促進其目的實踐的，往往由於犯罪的行爲。當鐵道及其他的產業破產的時候還不能達到正規的資本集中的結果，欲完成這種大業，必須另有其他的方法。普治委員（Pujo Committee）在其報告書中這樣說道：

『過去三十年間，我國鐵道大部分是由於破產和收買發達而來的。這樣的行爲有時是由友誼的債權者的管理人所鼓動，有時是由債券所有者的信託者的管理人所唆使。……處理破產行政的官員一人或數人到來的時候，則受任者就成了收買者了。……無論債權者或股東對於破產事務或收買者的人格等的問題都沒有興趣，也不注意，更不與聞。但事情已經向前開展了。……組織委員名單已經發表，其中往往包含由著名銀行所選出的財界名士。因這種委員的任命老早就已經預定好了的。當然，這些委員要用可以採取的方法提出財政整理上的計劃。假使證券所有者不贊成這種整理法，那末他們就得另外組織一個委員會。或者證券所有者將散在於各地的勢力集中而尋覓能夠供給他們整理上所需要的現金

的個人或銀行……但這差不多是不可能的。因此，在這樣的場合，沒有抵抗力的證券所有者們，不問其所提出的計劃如何，除承認外別無他法。……」

又據該報告書，摩爾根公司和 Kuhn, Loeb & C. 曾經用那樣的方法將鐵道公司的統治權拿到手裏來了。關於這種事實，一九一四年通貨監督官威廉茲（John Skelton Williams）曾這樣說道：『現在，紐約已經成了美國商業的首都，貨幣勢力的大城塞，貨幣供給的大貯藏所。它是用周圍的鐵壁建築起來的華麗都市，在這裏有廣大的領土和多數的住民，領土之大非中世紀的任何君主或諸侯所能夢想，而且有時用較以前更殘忍的和野蠻的方法徵發貢物。這個比喻也許有人以為太極端，然而事實已經證明了。現在大產業的股東掠奪鐵道所採的手段較之封建武人對付他底平和的鄰近的住民更要殘忍更要無恥。他們底財產是由貨幣的集塊所發的磁力吸收而來的。』

總之，貨幣勢力就那樣地集中了，而且絕對地統一了。關於統一的貨幣勢力之內部的構成，普治委員

曾有這樣的說明：

(一)內部集團的摩爾根公司。其指導者及使獨占事業轉化為官僚資本的就是培克耳和斯替爾滿 (James Stillman)。他們由於掌握十三億元的財源而支配着著名的銀行和信託公司，此外又有若干雖小而重要的金融機關以及他們自己個人的財產。

(二)有價證券的批發商人。他們以組合員的資格參加於各種大企業；但這些私的銀行家沒有摩爾根那樣富有。如Kuhn, Loeb & Co. 和 Higginson & Co. 等即屬於這一類。

(三)有價證券的小賣商人。在美國全國中像這樣的銀行和銀行家不知有幾百；他們都是派遣勸誘員到一切投資家那裏去出賣有價證券的。

貨幣勢力雖是由以下那些人而成立的，但一國產業的管理權，已被摩爾根公司的內部集團(但非和洛克斐勒團協議不可)所掌握了。由是，他們底『富』一年不知要增加若干百萬。

當着手組織某種大企業底聯合的時候，站在其擔保者的地位上的和提供證券於一般投資家的，即

是這種金融集團。企業公司之能否成功關係於集團的威信很大，而且會影響對於其他公司的操縱。由是，為維持它對於公司的保證關係的必要起見，就從金融集團中選出該企業公司的董事，或者自己以其唯一的財政上的代理者的資格而活動。這種密接的和永恆的關係對於金融集團和企業公司兩方面都是有利益的。

從企業公司一方面看來，它能够從和真的王侯及大臣們談笑的金融王得着財政上的援助和指導；而金融王因為統轄最有權威的報告，所以能够以之推測世界上的政治的，產業的，金融的及財政的形勢。這種世情究非單獨的資本家所能做到的。若是和那些人們接合着密切的關係，則企業公司就可以防免和貨幣勢力之間所發生的競爭，而得着以上的各種保護。

從貨幣勢力一方面看來，這樣的關係可以使企業公司將其公積金存貯在他們所經營的銀行裏。這種存款額有時達到一千萬元或二千萬元的巨額，因之可以使貨幣勢力底實質更加增大。我們在這裏已

經看出以貨幣勢力爲中心而活動着的因果之連鎖。貨幣勢力，以其威信支配企業公司，而企業公司的現款公債金更使貨幣勢力的威信增大。普通商業銀行往往受存款者突然提取巨額存款的打擊，但這種現象在金融集團和企業公司之間是不會發生的。當便利的時期即企業公司可以提取巨額存款或藉貨幣市場之力可以發行新債券的時期到來的時候，金融集團的代表者就會通知企業公司的。

然而貨幣勢力必不支配散在於全國的貨幣蓄積物的全部。祇要和他們所保護的企業公司沒有利益上的牴觸，他們對於地方金融機關和小企業的金融機關底存在是承認的。不過這些金融業者自己恐怕不能得着將來的支付保證，所以不敢冒險去惹起金融王的不快。關於這種事情，普治委員的報告書中說道：

『對於和大企業公司之担保者的及其證券之發行者的貨幣脫拉斯結合着而自己成爲其龐大金融組織之一部的銀行及銀行家，貨幣脫拉斯的愛顧是有絕大的價值的。這種愛顧，能使那些銀行和銀行家底

收入中的不可輕視的一部分，沒有好大危險地產生出來了。……支付保證手數量實在是沒有費一點氣力而賺來的。……』

普治委員的報告，其結論，不得不承認支配這種龐大金融組織的人們，將銀行·信託公司·人壽保險公司等公積金，『好像作為是自己的東西一樣地支配并利用。』這種事情，馬克思在幾十年以前就已經預言了；他說道：『……信用組織底全部範圍，事實上即總信用，被他們（銀行家）作為是自己的資本一樣而利用着。』

摩爾根內部集團的三組合員即摩爾根公司，National City Bank 和第一國立銀行，由於銀行協會的發生更加密接地聯絡着了。這個協會是由一百一十個公司所選出的三百四十一個董事支配的，而這一百一十個公司的集合財源即資本化總額已達二百二十二億四千五百萬元。像這樣經濟的勢力愈加集中的現象，並不是美國獨有的特性，而是世界的風潮。不過，在產業進步的國家，如美國德國等，其現象更加顯著罷了。駐在柏林的奧地利亞 (Austria)

領事的一九〇六年公報中有這樣一段：「經濟的德國竟全然處在一羣人（明白地說，不過祇有五十人）底絕對的支配之下，這是前所未有的事情。一九〇六年關於生產·海外貿易·價格·債權讓渡，新資本的抬頭·工資·利率等一切重要的問題完全要靠大銀行·大企業·大喀特爾等的頭目而決定。」由於這一段話，我們可以知道，就是在德國，貨幣勢力底集中也是非常顯著的。

從事於空頭資本底造出和分配的貨幣勢力，事實上，即是造出獨占事業的獨占事業，也就是支配國民的工作和收入等的東西。欲使某種生產部門超過其他生產部門而發達，到政治首都的華盛頓去是無用的，非到金融首都的紐約去不可，因為祇有在那裏才有可以援助他的唯一勢力存在着。

第三節 證券交易所的機能

分配貨幣勢力所提供的東西（即企業公司的證券）於最後的消費者而欲使其為一個貨幣資本家而

存在着，那末，無論何時都必要一個可以轉換空頭資本為貨幣的機關；這個機關即是證券交易所。世間一般大都以為交易所是不正常的場所。就是局內的人如羅孫(Thomas W. Lawson)也說交易所是地上的賭博地獄。假使交易所底倫理的地位果然這樣低，那末，以交易所為不可缺的社會，其倫理的地位當然也是一樣低了。

他方面，交易所的確是賭博的地獄，而且是用了莫大的經費而經營的賭博的地獄。羅孫曾告訴我們，有一個經紀店私有電話線長約二萬五千哩，每年耗費七十萬元以上。他又詳細地舉出某大經紀店的經費，現在將它抄在下面：『Broad 街某經紀店的總事務所所耗費的經費：薪俸十四萬元；私設電信費六萬元；房租二萬五千元；雜費十五萬元。』又紐約法制調查委員也將一個經紀店的內情述之如下：『開設在紐約的店常常裝飾得非常奢侈，有時且備有午餐室，紙牌以及飲料等。』

像這樣的經紀店，一方面要耗費那樣多的經費，他方面仍然賺着幾百萬元是很多的。Wall 街的一經

紀店每日要耗費五百元的經費，若一日不能做四千元(一年就有一億二千萬元以上)的交易，那末就不敷開銷了。這樣看來，這些經紀店每年就會有三億元或五億元的買賣能。事實上 大經紀店每日可以做二千五百萬的交易哩！

關於這種交易，普治委員又曾說道：『這種交易的一小部分雖有投資的性質，但大部分却祇是投機，較之賽馬彩票，滾球等的賭博還要有害些。爲什麼呢？因爲這樣一來就將生產企業中的巨額資本奪去了。有價證券的行市與實際價值無關而爲交易者的利益所操縱，由是，需要和供給差不多沒有實際上的作用了。』

這樣的操縱，在買賣同時擁來因之商況活動而行市變動的時候，就發生了效力。所以貨幣勢力就可以用他所支配的借款利息率以影響有價證券的價格；這種事情是爲普治委員所痛嘆的。

然而，票據交易所中的投機，是收益權利底買賣，並不祇是如羅孫所說的賭博。普治委員之所以深恐生產資本爲投機買賣所奪取，也是將生產資本和

有價證券中所表現的收益權利混同了的結果。收益權利底價格即空頭資本底價格和生產資本底價格是不同的。表現一定價格的有價證券即空頭資本不是代表實在的生產資本的東西，我們可以由有價證券所有者對於生產資本並沒有握着其價值的要求權及處分權的這點上看出來。例如此處有一個人有一張某公司底額面百元的股票，假定當時那一張股票底價格為二百元，那末，他能夠將這張股票引渡給該公司而向其受取二百元的貨幣麼？這當然不能的。他祇有將股票賣給公司以外的任何他人的時候，才能將他投入於購買那張股票的資本收回來。

有價證券底價格，以其所有者能獲得的收益和一般的利息率為基礎而變動，所以與生產資本沒有關係。事實上，就是生產資本不存在的場合，祇要以為將來的收益確實，則有價證券仍然有買賣的價格。如國債等就是最好的例證，應募者付入於國庫的貨幣雖然已經消費了，但因為將來利息底支付是很確實的，所以還是有買賣的價格而且流通着。

有價證券有兩種，一種是由於將來的收益之確

定的比例而生出利息的證券，他一種是祇能生出不確定的利潤的證券。代表不確定的利潤所得的證券底價格較代表確定的利息所得的證券底價格要富於變動性。這是因為普通利息率底變動比較緩慢而且容易預測，利潤底變動比較急激而且不能預測的原故。因此，代表利潤所得的股票，其價格底變動較其他的有價證券更甚，而適合於投機買賣的目的。

投機性的交易是票據交易所特有的機能。由於投機的買賣而受的損益，是從對於股票的評價差異上所發生的。由於投機而得的利得，是從如何計算對於利潤性的收益的權利底價值而生的差異，並不是利潤本身。全體資本家階級所獲得的利潤是榨取的結果剩餘價值，但投機者之間的利益和損失，祇是投機者相互間的事情，這一個人的損失即是那一個人的利得。因此，若一切投機者都是一樣的心思，各自向着一樣的方向，在一樣的時候，做一樣容量的投機買賣，那末就不能發生投機利得了。欲使投機買賣發生損益，就非在一定的時期內同樣股票的賣手和買手下不同的評價不可。相互評價有差異，則一方面就發

生利益而他方面發生損失了。

股票底高低，大體上是相應於利潤底高低的。但利潤底高低對於投機買賣者沒有直接的關係。他們直接關係的祇是股票價格底變動以及對於其變動的預測。無論企業利潤如何低下股票價格如何低下，祇要他們對於這種變化預測得正確，就可以獲得投機利得。所以，投機的買賣雖近於賭博，這是不能否認的，然而在資本主義的某發展階段上，那種行爲是絕對不可缺的。在股份公司尚未存在的時代，那樣投機的交易也不能存在，由是，若完全的燭占成功了，則那種行爲恐怕也要消滅罷。

投機交易，等到空頭資本的公開市場——票據交易所一經成立，就成了可能的事情。於是投機交易就激刺股票的買賣，而使票據交易所成爲不斷的且自由的股票買賣的市場了。由是票據交易所也就使空頭資本底貨幣化更加自由。即是股票的所有者可以隨時在交易所中賣却其股票而收回貨幣。

以前曾經說過，今日生產手段的所有權，已不在各個私人的手中，而移到許多法人即公司的手中

了。構成法人的各個人即各股東祇能要求收益底分配，而沒有權利去自由處分公司的生產手段和管理生產。因此，用股票態放資的資本家不能將其生產資本提出來再放下於其他的事業。然而票據交易所則可以使資本家隨時將其所放資的資本用貨幣態收回來再放下於其他的事業中。

一定額的資本所帶來的利潤，由於其所投下的企業之異而異。可是，各個資本家時常要獲得最大的利潤，所以遂行資本的自由競爭而使各企業的利潤平均化。所謂「等量利得對於等量資本」的資本平等，祇有由於競爭，才能實現。

然而，生產力底進步使資本底構成發生了變化。即是在總資本中，用於機械工場等的不變資本底分量更多。資本的大部分固定為機械工場等的結果，則收回投下的生產資本更加困難，由是資本底移動也就被阻害。若是資本底移動即資本底自由競爭被阻害，那末，利潤底平均化也就不可能。因此，對於等量的資本必不能獲得等量的利潤。

這種損害了的資本平等，現在就不由於利潤底

均等而由於利息底均等實現了。對於資本家，由於利潤抑由於利息，是無區別之必要的。資本所取的形態和放資物的如何都不成爲問題，他們所着眼的祇是資本所帶來的利得。在資本制社會中的資本，不外是帶來收益的價值。問題也祇在資本和其收益的數量關係上。因此，同量的資本，在帶來相異的收益的時候，就起了相異的評價而有了相異的價格。例如有同一價值的二種資本，一種帶來了百分之二十的收益，他種則祇帶來百分之十的收益，那末，前者就非評價爲後者的二倍不可。

成爲這樣評價之標準的即是當時的一般利息率。所以，若一般利息率爲八分，則帶來百分之二十收益的資本就可以評價爲二·五倍，而帶來百分之十收益的資本，就評價爲一·二五倍。於是這兩種資本就和相當於二·五倍及一·二五倍的貨幣交換。

票據交易所就是使這種交換成爲可能的場所。爲什麼呢？因爲在交易所中，生出相異收益的各種等量資本，可以用一般利息率爲基礎的評價而隨時自由地買賣的原故。這麼樣實現資本平等化的就是交

易所底社會機能。

第四節 公司企業底發達與銀行

今日的社會中，一切貨幣皆不絕地追求獲得收益的機會。因此，代表收益權利的股票及公司債券等的有價證券，就可以買賣了。在股份公司企業還沒有如今日這樣占優勢的地位而股票底買賣也沒有像今日這樣自由的時代，股東所受的股利之中是包含企業利潤的。然而到了今日，股票所有者底股利已化爲等於利息的所得了。因此，當創立公司或擴張公司而需要資本的時候，祇要提供平均利息就可以得着所要的資本。

投下於股票的資本，對於其所有者，已全然等於貨幣資本，而與貸借資本乃至利息取得資本沒有什麼分別。股東所取得的東西，事實上，不外是平均利息。然而對於公司，則投下的資本在公司中遂行其生產資本的機能而使之獲得利潤。公司企業所得的利潤往往超過平均利潤以上；縱然所得的祇等於平均



利潤。然較平均利息總要多，這是不待言的。由此看來，股東祇能獲得平均利息，而公司可以獲得平均利潤，那末，股東底收益總額和公司底收益總額之間，就非有差額不可。固然，公司常常將純益的全部（除去事務費賞與費等）分配給股東。但究竟這種差額——平均利潤和平均利息的差額到什麼地方去了呢？

沒有別的。這種平均利潤和平均利息的差額即相當企業利潤的部分，已作為發起者利得或發起利得而為發起者預先取得了。例如現在組織資本金百萬元公司而出賣額面百元的股票。假定當時平均利潤率為百分之二十而該公司可以得着平均利潤即二十萬元；又假定平均一年所需的事務費賞與費等的經費為二萬元，那末，在這個場合，股票底預料可以得着的股利有十八萬元，而每股則十八元。又假定這個時候普通利率為百分之十，那末，由收益而換算資本，則該股票每股非用一百八十元的代價買賣不可。即成了 $\frac{100 \times 18}{10} = 180$ 元這樣的算式。由是，資本金百萬元公司股票就可以賣得總額一百八十萬

元。若是股票底賣渡價格爲一百八十萬元而公司底生產資本祇有百萬元，那末，在這裏就生出八十萬元的差額來了。這種差額就相當公司企業中的企業利潤而成爲發起利得。

再者，在這個場合也可以將資本換算的一百八十萬元以代替原有的一百萬元爲公稱資本金，換句話話，以一百八十萬元爲公稱資本金的結果，則每股的買賣價格仍如額面一樣爲一百元，不過發行的股票比從先多八千股而已（從先爲一萬股，現在爲一萬八千股）。但股票賣渡的價格總額仍爲一百八十萬元，而公司的生產資本也仍只有一百萬元，這一點與前一一樣。並且在前一個場合投一萬八千元可以得着一百股，在後一個場合投下一萬八千元可以得着一百八十股，股票的數目雖有多少之別，但其所得的利息利得仍然是相等的百分之十。這樣的公稱資本金設定，是今日一般所通行的。

然而這種發起利得是什麼人得着了的呢？這種利得歸於調集公司底設立或增資所必要的生產資本而將其股票用其以上的價格賣却了的人的手裏去

了。用上而所舉的例來說，就是調集一百萬元的生產資本而將股票用一百八十萬在市場中賣却了的人，得着了其差額八十萬元。這種發起業務祇有具備調集和通融必要資金的能力，以及能够預測並操縱市場情勢的人才能做，所以發起利得額的大小就由於這種能力底大小而決定。今日具備這種能力可以取得發起利得的，不外是貨幣勢力之中樞的大銀行。

以前，當公司創立增資或募債的時候，都是直接地從各個資本家收集資本。但今日必要資本底調集，祇有由於銀行的媒介才可能。即是銀行先將其必要的貨幣資本額借給公司，然後將相當其金額的股票在貨幣市場中賣却。若是借給公司的資本為一百萬元，那末，或者分為額面百元的股票一萬股，或者分為額面五十元的二萬股，而將其作為投資物提供於市場，於是銀行就由於這樣地賣却股票而收回其先借出的貨幣資本以上的資金。這種差額即借出的與收回的差額，就成了銀行所取得的發起利得。

這個場合的銀行交易不是『貨幣 $\leftarrow \frac{\text{生產手段}}{\text{勞動力}}$ 生產……(商品+商品)——(貨幣+貨幣)』這樣的資本

流通形態，而祇是『貨幣——(貨幣+貨幣)』這種單純的資本流通形態。公司企業底特徵就在於將其資本轉化為流通性的資本證券(股票空頭資本)這一點。銀行利用這種股票底流通性而經營發起業務以取得發起利得，同時，又用集中於銀行的貨幣資本底勢力以支配公司，這是已經說過了。

發起利得既不是純粹的利潤也不是純粹的利息，而是從資本換算的企業利潤中先取出來的一部。發生這種利得必以生產資本之空頭資本化為前題，而其大小和平均利潤為正比例，和平均利息為反比例。然而生產資本之空頭資本化的成否和難易，又以能夠前貸的貨幣態資本之有無和多少為標準。於是發生了這樣的問題：祇要有利息無論何時都可以轉化為生產資本的貨幣態資本，到底有若干存在銀行的手裏呢？不消說，這種問題是與該種資本是否屬於銀行所有這個疑問沒有關係。銀行所運用的資金是否是自己固有的抑或是債權者的存款，這對於發起利得底大小也沒有影響。銀行就是用他人的資本祇要在自己的管理之下也可以得着和運用自己的資本

一樣的利得。這種事情就是在由於投機而取得利得的場合也是一樣。

然而銀行一旦發達，則同時就努力將其總運用資金中的可能的大部分轉化為自己的資本，換句話說，就是發生了企圖增大銀行自身資本的傾向。不消說，銀行的集中和發達自然地大了銀行資本底絕對額。但此處成為問題的和這種增大額不同，而是企圖相對地增加全運用資本中的銀行自己的資本部分的傾向。

銀行之所以要努力增加自己的資本，是因為將其借給生產企業而使之固定的原故。對於銀行，若資本是它自己的，那末，它就不必如存款態的資本一樣怕人家提出，而可以自由地出借使之固定。就是在經營發起業務的場合也是一樣，當股票還沒有在市場中賣却而收回資金之間，則非固定資本於企業不可。因此，握有更多的自己資本的銀行就可以更大規模地關與并支配更長的生產企業。並且也可以更有利地操縱投機市場。這種傾向在對於產業借出許多固定借款的銀行中尤其顯著，如美國德國的銀

行就差不多是這個樣子。英國的銀行對於產業借出的固定借款比較的少，所以這樣的傾向也就不很利害。

銀行業，在企業的性質上，究竟競爭很少，像生產企業一樣由於採用新機械等而發生的技術的競爭是沒有的；由是也不能得着以這種競爭為基礎的特殊利得。固然由於發起業務和投機也還有競爭的餘地，但這種競戰底勝敗必不以銀行所具備的經濟條件如何而定，而寧可說是以銀行對於生產企業所有的關係的程度大小而定。所以，在銀行業者之間，協定的場合總比競爭的場合要多些。即是銀行一方面儘量避免相互間的競爭，同時他方面儘量集中貨幣態資本於自己的手中而努力使貨幣資本祇有通過銀行才有生產使用的可能。

這樣兩種傾向的結果，就使一銀行或一羣銀行掌握全社會的貨幣態資本底運用權；同時，全社會的生產底統制權也就移到這種銀行或銀行團的手裏去了。

第五節 競爭廢止底促進

在個人企業的時代，所有底移轉即是財產底移轉也就是生產資本底移轉。然在公司企業和銀行已發達了的今日，所有底移轉必不是生產資本移轉的意思。在許多場合，甚至所有底移轉和生產資本底移轉是截然不同的問題。今日資本家底財產，不是生產資本，而是收益權利的證券。所有底移轉及集中已經和生產過程及企業集中過程分離了。收益權利的證券，是作為財產移轉的要具和投機的材料而永久地彷徨於流通圈內，不是如一般商品一樣由於所有者消費而脫離流通行程的。

股票底所有由於移轉而發生的所有底集中，是和企業底集中所走的道路不相同的，這是因為在所有底內容上已發生本質的變化之故。前已說過，股票的所有者必沒有生產資本的行使權。能夠成為生產支配者的，祇限於少數的大股東。這樣的支配者們，祇要有全股票的三分之一乃至四分之一，就可以處

分他人的資本如同處分自己的資本一樣。然而其他的多數股東，則祇有收益的要求權而已。

總而言之，這樣的所有底移轉和集中，與企業的集中無關，而是另外發展的。資本通過股票市場而自由競爭；由於這樣的資本動員，就是在必要巨額固定資本的生產部門中，也可以自由地新設企業。換句話說，由生產力底發達而生的資本流入的困難就被資本動員所打破了。固定於某種企業中的資本，已經不必期待其固有的回轉期，可以隨時地通過股票市場而用貨幣態收回來，於是投資者就可以改投於其他的企業。

但是，已經投下了的生產資本是不能由於這種資本動員而收回的。生產力一面發達，則資本底構成一面提高，而固定為工場設備及機械等的不變資本量也就增大。由是，收回化成了機械及工場設備等的生產資本，事實上，差不多已近於不可能。所以，必要資本的高級構成的生產部門底利潤率就漸次地低下了。

在高級構成的生產部門中，新設企業，必定要有

巨額資本，由是也許有人以為資本調集困難而競爭少，則利潤率也就會高罷。然而這種見解是錯誤的。必要的資本，縱然其額甚巨，也是可以由於資本動員而調集的。不過一旦流入而固定的資本就不容易提出了。在這種生產部門中生產資本底耗損是長時間的。即大機械和大規模的工場設備非一朝一夕就死滅了的。因為這樣的原故，所以由於競爭而破壞同生產部門的其他企業，以撤退過剩資本的事情很少。在需要高級資本構成的生產部門中，恐怕始終以失敗的小規模企業是不會成立的罷。縱然成立了小規模企業，也祇有歸於失敗，而能夠存在的，還是祇有大規模的企業。

在大規模的企業之間，技術的及經濟的程度沒有好大的優劣區別，所以在繼續競爭的場合，其結果，大家都會受着同程度的犧牲罷。而且多設一企業，則在這個生產部門中，生產就會非常增加。因此，這一部門的利潤率，在比較的長時期間，是止於平均利潤率以下的。苦於一面發達則利潤一面更加低下的這一部門的企業，因為痛感競爭的不利，就會

想出廢止競爭而可以維持高利潤的方法來。

這種廢止競爭的傾向，由於銀行的發達和集中，更加助長了。就是從銀行的立場看來，發起利得的大小是由於利潤底大小而決定的，所以也不希望因競爭而使利潤低下的事情。此外，銀行一旦發達和集中，則不僅對於這些部門中的某一企業通融資金，而且出借資金給其他的若干企業，所以若一企業得着勝利而其他企業破產，那末，結果受損失的就是債權者的銀行。因此，儘量的限制并廢止各企業間底競爭對於銀行是有利益的事情。

競爭底限制和廢止，就成了增加企業利潤及提高銀行利得率的事情。而且企業利潤，在其他條件不變的場合，是可以由競爭廢止及完全獨占而增大的，所以銀行也非努力廢止競爭不可。使各企業漸次向着獨占的結合之方向走的東西，就是這種企圖防止利潤低下的努力。

然而在利潤低下之中，既有以這樣的比例由於一般的原因而繼續發生的，也有關聯於隆盛時期及蕭條時期的週期運動而祇在某種生產部門中發生的

兩種。由於資本構成達到高級的結果而發生的利潤低下，是一切發達了的生產部門所不能避免的命運；然由於隆盛時期及蕭條時期的週期運動而發生的利潤低下，則是從原料生產部門與加工部門的關係中發生出來的。

在隆盛時期，一般地生產膨脹，這是不待言的。然就中生產膨脹的，是投下資本比例的少而可以在短期間擴張其事業的部門。這一部門即是加工的生產部門。在這種生產部門中，因為生產膨脹容易，所以生產物的價格比較的也不騰貴。可是，生產原料的部門，尤其是鑛業及其他，生產擴張是頗困難的。當隆盛時期到來的時候，雖然可以儘量利用從來的生產設備以應需要，但不久就會發生生產規模擴大的必要。但繼續用需要增加一樣的速度擴張，恐怕是不可能的罷。於是原料品底價格就較加工品底價格騰貴。若是由於這種價格騰貴而原料生產的生產部門底利潤愈增加，則加工的生產品底利潤就愈減少。此外，由於原料供給的不足，加工的產業底膨脹力也顯著地被阻害。

反之，等到進了蕭條時期，原料生產部門因艱難縮小生產規模或限制供給，所以所受的損失就較加工的生產部門要多得多。因此，原料生產企業的蕭條時期既長而且激烈。他方面，加工的企業，在原料品底價格這麼樣低下的期間，獲得了高利潤。

由於隆盛時期及蕭條時期的週期性，在這些企業中一方有利益，則他方就有損失，欲防止雙方底利潤低下祇有一種方法——相互的結合。於是遂發生了有這種關係的相異的企業底結合即『企業聯合』。由於企業聯合而得的利益，不僅是可以防止從隆盛時期或蕭條時期而來的利潤變動以增大全體底利潤，並且可以省略從來的中間商人及使技術上的進步更加可能而獲得單獨企業以上的特殊利潤。再者，在原料品底價格騰貴較製品底價格騰貴更顯著的隆盛時期，能夠增大對於單獨企業的競爭力，也是企業聯合所有的利益。

但欲由於企業聯合而達到所期的目的，則非成立『企業聚合』即同一部門中的企業間的結合不可。企業聯合是相異的生產部門的原料生產部門和加工

的生產部門之間的企業結合，反之，企業聚合是同一生產部門如製鐵業和製鐵業一類的企業之間的結合。因此，若前者可以叫做縱的結合，那末，後者就可以叫做橫的結合。爲防止若干縱的結合互相競爭起見而相互間造成橫的結合，那末就可以使利潤十分增大，這是顯而易見的。

企業聯合及企業聚合，其中也可以分爲二三種。先說一種叫做『協定』的。這一種中的各個企業都保其各自的獨立形式祇基於契約而作共同的行爲。就是在這種協定的結合中又可以分爲兩種：一種祇網羅生產部門中的一部門的企業而不能滅絕其生產部門的競爭；他一種網羅大部分的企業而完全地可以滅絕競爭（就是在祇網羅一部分的場合也是一樣）。前者叫做『非獨占的協定』；後者叫做『獨占的協定』即喀特爾 (Cartell)。因此，驅逐競爭提高價格以增加利潤的目的，由於喀特爾底出現，更加十分達到了。

其次，再說一種叫做『合同』的。這一種是合併若干的企業而重新成爲一種企業的組織。在這種合同

中又可以分爲非獨占的及獨占的兩種，後者就叫做『脫拉斯』(Trust)。在企業聚合的場合，脫拉斯雖然祇是部分的，但可以限制競爭增加利潤。可是在企業聯合的場合，因爲脫拉斯是部分的，所以不能限制競爭，其效果不過祇能增強對於單獨企業的競爭力而已。

爲同生產部門之結合的協定及合同，也可以和其他生產部門的企業相接合。由是，企業底結合可以分之如次：(一)同生產部門的——(甲)非獨占的協定；(乙)非獨占的合同；(丙)獨占的協定（單業的喀特爾）；(丁)獨占的合同（單業的脫拉斯）；(二)相異生產部門的——(甲)非獨占的協定；(乙)非獨占的合同；(丙)聯合的喀特爾；(丁)聯合的脫拉斯。

這樣的企業底集中由於銀行的媒介及干涉而更加促進。元來企業的集中從前是由各企業底競爭而招致的，卽是由更大的企業征服更小的企業膨脹發達而來的。然因爲銀行從中干涉，所以一方面省去了許多無用的競爭浪費，而他面仍然遂行企業底集中。不僅是如此，今日企業或經營底集中大部分是不

伴隨所有底集中的，這一點和由於競爭的場合不同。比較小規模的企業底所有者，由於企業結合而成了股東，或者成了名目上的所有者；但是由於競爭而集中的場合則不同，他們那時都失去了自己底財產。即是在股票市場中有不伴隨企業集中的所有底集中，同時他方面在這裏由於銀行的媒介又有不伴隨所有集中的企業底集中。

第六節 獨占的結合底威力

若是這些企業結合能夠網羅屬於同生產部門的一切企業，那末，它就有權力去決定這一部門中的生產品底價格。由是這樣的結合才可以成爲獨占的結合。然而價格底支配力必不是非網羅全部企業不可的意思。所以，欲使企業結合成爲獨占的結合，換句話，欲握有價格支配力，則發生了非獨占某一部分不可的問題，

不消說，由於生產部門底相異，這些事情也就有種種的不同。然而，無論哪一生部門，若不能將滿足

最低需要額而不可缺的部分拿到企業結合底手裏來生產，那末，就不能發生價格底支配力。對於商品需要底大小因時而不同。在隆盛時期，需要達到最高度，在蕭條時期，又下降到最低度。在需要超過供給而上昇到高度的場合，價格自然騰貴，所以也不發生價格支配的問題。祇有在需要下降到最低度賣手間底競爭很激烈的場合，才有所謂價格支配力的有無問題發生。即是企業結合決定是否可以用自己所預期的價格出賣其生產物的問題。

若是這個場合最低需要額底全部已為沒有加入企業結合的同業者所滿足，那末，企業結合對於價格底決定就沒有什麼力量了。若是他們沒有供給最低需要額全部的力量而必待企業結合底供給，那末這個時候企業結合才有價格底支配力。然而為實現價格支配力起見，則企業結合在蕭條時期非縮小自己底生產不可，縮小的範圍以能補足結合外的同業者底供給為限。然能實行生產限制的生產部門，就非可變資本在總資本中比較地占大部分而且固定資本底部分因擱置所受的損失比較地少的部門不可；

也非由生產限制而受損失比較少的部門不可；更非生產就是在蕭條時期其消費也不大減少的商品的部門不可。

但是，就是在自己具備上述那些條件的生產部門中，因生產限制，各個商品底生產費增加，由是利潤底低下也不能免，所以這樣的價格支配不能充分地達到所期的目的。而且，現代的代表的生產部門都已達到資本的高級構成不能具備上述的那些條件，所以不得不另尋其他的價格支配方策。如由於平均需給政策而支配價格的即是。

平均需給政策是以能够滿足最低需要全部的生產為標準的方法，即是將自己底生產額限制到祇要能滿足蕭條時期的需要——最低需要的程度，縱令在怎樣的隆盛時期也不超過範圍而生產。所以無論在隆盛時期或蕭條時期其生產額始終是同一的，隆盛時期增加的需要就讓結合外的同業者生產去滿足。若是採用這種政策的企業結合規模相當的大而且能够用較廉於結合外的同業者底費用以從事生產，那末，在蕭條時期就會得着平均利潤，在隆盛時

期就會得着特殊利潤。於是，圈外的生產者，雖然在隆盛時期能夠存在，但在蕭條時期就完全被驅逐於市場之外。

平均需給政策，就是爲大規模的而且生產技術最進步的企業所採用，也有不能得着充分效果的場合。然而，若是加上優越的自然條件，那末就可以完全達到目的。即是擁有優良的煤礦，鐵礦等一樣，那就不僅祇有經濟的獨占而且也有自然的獨占。若是含有自然獨占的企業結合，握有能夠滿足隆盛時期增加的需要生產能力，而且不隨着生產費的增大以增加生產量，那末，就會將隆盛時期總需要額中的可能的多數部分由自己來供給。於是，就是在蕭條時期，由於結合的力量，也可以維持隆盛時期的價格。

萊因·衛斯特法利亞煤炭新迪加就是一個實例。在一九〇〇年隆盛時期，它所生產的煤炭約當全生產額的百分之八十九，因之，煤炭市場的價格完全要受它底支配，就是在一九〇一年發生恐慌的時候，它努力要維持隆盛時期的價格，於是由於若干的生產

限制，也成功了。

能否支配市場，固然由於種種事情而決定，但在經濟的獨占能確保自然的獨占的場合可以說是最確實的事情。以自然的獨占為基礎而成立的經濟的獨占，因其資本巨大，在最初就占據了有利的條件。關於原料生產部門的企業結合之所以有勢力的原因，不外是獨占了生產的自然條件之故。此外，自然的獨占又由於鑛山法更得着了有利的條件。然法律的獨占不僅確保自然的獨占並且也確保經濟的獨占。因此，以法律的結合為基礎的企業結合以巨大資本的力量獲得較單獨企業更多的新權利而更提高其獨占的地位。再者交通機關的獨占也是確保經濟獨占的支柱。因之，交通機關的公有，足以減弱獨占的結合力量而妨害企業底集中。最後，經濟的獨占其自身的強弱，由於新興事業所必要的資本底大小而決定；並且和對於銀行關係的疏密也有關係。若是沒有銀行的支持，今日的任何企業結合也不能成立。

以前曾經說過，在這些企業結合中，喀特爾是由於各個獨立的企業用契約結合而成的，脫拉斯則是

由於各個企業完全喪失其各自的獨立性而成爲單一的新企業。但喀特爾和脫拉斯祇有形態上的差異，本質上是沒有好大的區別的。所以兩者底差異單是程度上的差異。卽是喀特爾對於各企業的獨立由於契約而加以限制，脫拉斯則進而喪失各企業的獨立。限制和喪失祇是程度上之差而已。所以，若喀特爾對於各企業的獨立屢加限制不已，則喀特爾就脫拉斯化了。喀特爾底契約，在爲獨占而結合的目的上，自然地要加重獨立性的限制。

喀特爾，在其最初發達的時候，普通地不過祇是關於支付日期及支付條件上的協定而已。其次發生關於價格的協定及締結爲維持協定價格的種種協定。於是爲適宜地限制供給起見，又締結關於生產分担的契約。若是喀特爾底成員中有因擴張生產至於協定額以上而使各個商品底生產費減低的時候，則價格協定就歸於破裂。

爲豫防這種破裂起見，喀特爾底各成員就不得不避免各自單獨地出賣其製造品，於是就得要設立共同的售賣機關，祇有經過這種機關才能出賣各自

底商品。若是各企業失去和顧客的直接接觸，那末也就失去了其自然的獨立性。這樣一來，喀特爾自身便成了交易上的一單位，這種東西就叫做『新迪加』（Syndicat）。然而喀特爾底發達並不是就此止步的。於是有進一步關於利潤分配的協定的必要，各企業不單獨地計算其利潤，而由喀特爾從總賣出金額中用一定的標準分配各企業的利潤。若如此，則原料底購入也會為喀特爾一手包辦，而對於各企業底技術的獨立也會加以干涉。於是，生產費甚高的企業為適應必要計也就會被中止或廢止其生產。

達到了這樣程度的喀特爾就差不多和脫拉斯沒有什麼差別了。祇有一點，沒有像脫拉斯那樣敏捷的活動，其他各點實質上和脫拉斯沒有兩樣。這樣看來，愈是限制獨立，則企業結合底利益也愈多。事實上，脫拉斯從最初就不承認各企業底獨立的，所以關於獨占價格底決定及其維持總較優於喀特爾。在脫拉斯一方面，可以用各工場底平均生產費為標準而決定其製造品底價格；然而在喀特爾一方面則不然，為要使參加協定的任何人不受損失，便不得不以

各工場中的最大生產費為標準而決定價格。再者當限制生產的時候，停止利潤最少的工場底工作這一點，脫拉斯也較喀特爾更為自由。由於這些優點的結果，脫拉斯所得的總利潤就常常較多於喀特爾。

第七節 企業結合與銀行集中

因脫拉斯和喀特爾發達的結果，企業底集中更達到最高度，而企業底集中又促進銀行集中。企業結合最初是由銀行促進的，而銀行又因之不僅能够使自己底借貸資本更加安全交易額更大，並且還可以由於交換股票及發行新股而獲得發起利得。因此，它就努力於企業底結合。然而等到企業結合顯著地發達而擁有巨大資本的時候，銀行便有立在喀特爾及脫拉斯統御之下的恐懼。由是，銀行又由於銀行相互間的結合而儘量地形成巨大的資本力。

從來競爭的企業一旦發生結合，則依存企業而互相競爭的銀行，也立在相同的利害關係之下，結果，就非在相同的交易範圍內作一致的行動不可。再

者，企業聯合也同樣使銀行底交易範圍擴大，這是顯而易見的現象。例如此處有一個銀行是原料生產企業底顧客，若是這個原料生產企業和加工的企業之間已形成聯合，那末，銀行也就會和其加工的企業交易。還有，當大企業結合成立以後，就一定要有大有銀行能夠對於所結合的全產業給以巨額的支付信用和資本信用。以上一切都是促進銀行集中的戟刺品。

一方面企業結合促進銀行底集中和發達，同時他方面銀行更努力於企業底結合。這種相互作用更進而使企業結合及銀行底關係愈加密切。結果，增加了結合着的企業底利潤。因此，若由於廢止競爭而成立合同的大企業，則這個大企業就可以獲得莫大的利潤，而豫期的利潤由於換算資本便成了銀行所得着的發起利得。不消說，發起利得底一部分會為收買反對合同的企業而費，然而到銀行底手裏去了的利得為數也不少。再者，喀特爾底成立使加盟的各企業底收益確實，因之，使其股票底市價也騰貴；由是在這些企業發行新股的場合，銀行就可以得着巨額的發起利得。因為競爭底廢止使投下於企業的資本更

加安全，於是銀行就能給以更多的產業信用而參與產業利潤底分配。

關於參與產業利潤底分配，對於銀行是十分必要的。元來，銀行所管理的貨幣態資本由生產的資本家階級底存款及非生產的資本家階級底存款而成。這種非生產資本家階級底存款經過銀行而流入於產業界的量，更加增大。然銀行為吸收這些非生產階級底存款起見，就非支付利息不可。在銀行所管理的貨幣態資本為數不很大的時候，就由於將其運轉於投機信用及流通信用中，而支付存款底利息。然而到了今日，這種貨幣態資本底總額頗大。在經營生產所需要的資本額也較生產階級所有的貨幣態資本更大。並且他方面，投機信用及流通信用底重要自然地漸次減少，因之，銀行所管理的貨幣態資本就不得不轉化為生產的資本了。

在銀行所管理的貨幣態資本之中就這樣地有許多部分固定於產業，換句話說，在固定於產業的資本之中，不屬於企業家自身所有的部分越發增加；事實上，銀行就成了巨大的產業資本家。通過銀行而化為

生產資本的貨幣態資本即是金融資本。固定於產業的金融資本底處理權屬於銀行，在銀行底支配權則屬於握有過半數的銀行股票的人。然而握有銀行底支配權的人和握有生產企業底支配權的人並沒有什麼不同。而且隨着所有集中底發展，兩者更加趨於一致。即是銀行底支配權和生產企業底支配權落到同一的個人或同一的團體底手裏去了。於是就將社會的全資本底處分權和全產業底管理權統一。

第八節 資本統一與貨幣消滅

當資本主義還停留在競爭階段的時候，因無政府地生產的結果，商品多於市場所需要，即所謂供給過多，因之，各企業底利潤極度低下，而頻於破產的悲運。為避免利潤底低下及所謂產業危機遂造成企業結合成立的根本動因。所以，企業結合不外是為防止利潤底低下而積極地獲得特殊利潤以限制競爭的東西。企業結合底積極目的由於廢止或限制競爭底成功及價格支配力底獲得而達到了。

一生產部門底企業結合成功了，則關聯於這一生產部門的其他生產部門底企業也就有了成立結合的機會。假定鐵鑛業企業結合成功，那末因鐵鑛業已提高其所獲得的利潤，則比例於此以鐵鑛為原料的製鐵業底生產費也必高騰，因之製鐵業所獲得的利潤低下。這個時候，製鐵企業為避免利潤低下起見，則非依照鐵鑛原料底價格騰貴而提高其製造品底價格不可。然而這在製鐵業者相互之間仍有競爭的時候是不可能的事情。因為，若祇有一製鐵業者單獨地提高價格，則它就會失掉原有的顧客以及全部利潤，於是祇有用從來的價格出賣其製造品的企業才能繼續生產，而將它驅逐在市場之外了。因此，在沒有發生特殊事情（如對於鐵製品的需要激增）的限度內，原料生產企業底結合必然地使加工企業底利潤低下。

假使這個時候資本離去低利潤的製鐵業而流入高利潤的鐵鑛業，那末，鐵鑛底價格就會下落，製鐵底價格就會高騰而利潤率也就會平均了。可是事實上，一方面因固定資本流出困難，而他方面又因已成立企業結合，所以由於資本底自由移動而使利潤率

平均化的事情已不可能。於是，製鐵業者底惟一的出路就祇有和鐵鑛業者聯盟。即是製鐵業者不獨立地向市場搜求鐵鑛，而由鐵鑛業者供給它以原料。能够這樣結合聯盟的製鐵業者就可以較其他的同業者獲得更多的利潤。因此，鐵鑛業底結合的成立遂促進鐵鑛業和製鐵業之間的聯合底成立。

結合了的企業在蕭條時期能够維持其價格，而沒有結合的企業就不能如此。並且，在蕭條時期，低廉原料底必要，也是很緊要的，所以不能得着低廉原料的企業，無論技術怎樣優越，也瀕於破產的危地。因此，這些單獨企業也得要聯合。對於鐵鑛業，在這樣的時候以賤價購置瀕死的製鐵業，是很有利益的事情。然而在製鐵業則這個時候最賢明的方法莫過於在與鐵鑛業聯合以前先在同業者之間結合而和鐵鑛業者底結合對抗。

若是製鐵業者各自單獨地購買鐵鑛，則不能拒絕鐵鑛喀特爾所維持的價格。若是製鐵業者互相競爭出賣其製造品則不能提高其價格，也不能將原料的騰貴轉嫁於消費者。然而若在製鐵者之間成立喀

特爾，那就可以逃脫以上的那些難關。因之，事實上，在這些的場合，製鐵業者之間的喀特爾（單業態喀特爾）和製鐵業者與鐵鑛業者之間的聯合喀特爾是同時發生的。

以前曾經說過，由於成立喀特爾而獲得的特殊利潤是掠奪消費喀特爾所提供的生產物的某部門企業底利潤而來的。因此，以喀特爾底生產物為原料的企業底利潤就非低下不可。並且這種平均利潤底破壞不能由資本底移動而恢復。利潤低的生產部門現在祇有在以下兩條路中選定一條路：（一）或者由於其自身的結合而提高價格以獲得從來可以得着的相同的利潤；（二）或者由於和原料生產企業的聯合而均霑喀特爾所得的利潤。利潤底平均化，祇有由於企業結合範圍的擴大才能實現。因為在這種過程中祇包含低利潤底提高作用而不包含高利潤底降低作用，所以它底進行必然地向着既成的特殊利潤的普遍化走的。

喀特爾有狠強的波及力。原料產業一經成立喀特爾，於是粗製產業就即刻跟着喀特爾化，而精製產

業也受着同樣的影響。所以原料產業由於喀特爾而獲得的特殊利潤，粗製產業和精製產業也可以同樣地獲得。所謂喀特爾底波及運動襲及更近於消費者的產業部門，就是說喀特爾的價格已歸最後消費者負擔的意思。因此就成了最後消費者的一般大眾即勞動階級底消費力的問題。若是勞動階級不增加工資，則喀特爾商品底需要就會減退。然增加工資，則生產費又會增加。因之，無論怎樣，喀特爾資本家底利潤非減退不可。

事實上，勞動階級之所以遂行增加工資運動，乃是在長期間苦於物價騰貴而後發生的事情。所以在這個時間需要就減退了。需要一旦減退，結果，生產也必減退。在自由競爭時代，競爭使特殊利潤底獲得成爲不可能。然而在現代則生產底減退削減了喀特爾利潤。從喀特爾底當面矛盾中逃脫出來是喀特爾資本家底急務。欲從這樣的矛盾中逃脫出來即一面維持特殊利潤而他而不絕地追求生產膨脹的機會，除開向海外發展而外，別無他策。帝國主義的資本展開期，就這樣地開始了。

自由競爭，一方面是關於採用新技術的競爭的意思。所以其結果增大了社會的生產量。然而在獨占的企業結合時代，則因提高價格而反將生產限制了。

不消說，就是獨占的企業也不是全然怠於技術底改良的。若是怠於技術底改良，則會另有利用它的企業出現而以之威脅自己底地位，也未可知。但是由於企業結合底獨占的性質，這種競爭者底出現是不可能的。即是在自然的獨占的場合，完全不能發生競爭者。再者，如果在資本構成乃最高度的企業中，那末，因競爭者底新企業的成立必要巨大的資本，所以問題就在於銀行團底意志如何而決定。新企業底計劃如能得着銀行團的贊成就能成立，否則便不能成立。因此，在以支配的金融資本為基礎的獨占的企業之前，一切的競爭者皆歸於消滅。

在這種獨占的企業採用新技術的場合，祇能生出更多的特殊利潤，而對於消費者完全沒有一點利益（生產增加則價格低下的利益）。如果由於採用新技術而可以增進生產能率，那末，脫拉斯和喀特爾就會將能率低的工場鎖閉。結果，生產仍無增減。所以，

採取新技術祇是增加特殊利潤和集中經營而已。結果，勞動者失業的更多。在自由競爭時代，由於採用新技術而發生的失業者還可以由於其他新企業底出現而救濟。然而獨占的企業時代所發生的失業者就沒有其他的方法來救濟了。

再者，他一方面還有這樣一個問題：即獨占的企業所生的高率特殊利潤，已化為因資本換算而來的發起利得歸到金融資本家手裏去了。然金融資本家並不將這樣巨額的收益放在那裏不動，而是不得不改投於其他某種部門生產的。可是，企業底獨占化已經使資本底再投下更加困雜。獨占的企業之所以獲得高率利潤，是因限制生產的原故。因之，在這裏就沒有金融資本家再投資的餘地。而其他非獨占的企業利潤率又很低。這就是金融資本底矛盾地方。欲解決這種矛盾除輸出資本外別無他方。所以企業底獨占化更加促進資本底輸出。

如果企業底獨占化更向前發展而成立普遍的統一的喀特爾，那末，一切部門底生產的種類和分量就會歸喀特爾來決定來統制。在這樣的狀況之下，各個

商品所有的價格就不由於其生產上所費的社會勞動量來決定，而祇是分配全生產物的手續。

在無政府狀態支配生產界的時候，一定要有經過社會承認了的價值即貨幣作為一切生產物底等價。個人勞動之社會的價值祇有依着貨幣才能被人家公認。然而在普遍的喀特爾之下，祇有一個生產公司的喀特爾自身才有生產和分配的任務。普遍的喀特爾所生產的並不是商品，它既不為市場而生產，也不為與其他資本家相交換而生產，祇是為直接的消費才來生產使用價值。因之，在這裏就沒有貨幣能做的職務。分配已經不是價值的分配而祇是物的分配。如果使用消費證明書代替貨幣來分配使用價值就得了。

這些使用價值底價格不是經濟地表現物與物的關係，而是分配物與人的算術的手續。即是將全使用價值底最大可能部分分配給喀特爾資本家最小可能部分分配給勞動階級和知識階級的手續。這樣一來，意識地統制的社會就出現了。但這種社會是確然的階級對立的社會。而政治是以生產手段底所有權為

基礎的少數資本家支配着的寡頭政治。於是大眾底勞動力已不是可以用市價買賣的商品，而勞動市場也不存在。對於勞動的報酬已不由經濟的法則來調整，而由於以勢力和任意的行動為基礎的自由契約來決定。

獨占，將競爭時代的貸手借手的二元主義消滅了。社會的貨幣資本由於所有收益權利，而支配着一切產業。企業，向普遍的喀特爾集中，而金融資本，則向一大中央銀行集中。於是因這兩者會合了融合了，遂形成金融資本底強大的集中勢力。金融資本更將一切部分的資本導於統一的結合，於是生產的資本和貨幣態資本就完全融合為一了。

這樣融合了的金融資本是『生出貨幣的貨幣』而成了『貨幣——(貨幣+貨幣)』的流通形態。這種形態在一切資本流通形態中是最一般的由是最概念的流通形態。資本在現在已現為在社會中行使主權的支配所不可分的力。這種力底源泉即是生產手段底所有。而對於作用態勞動的處分權就是從這種所有中發生出來的。所有已集中并集合於少數大資本家

底組合，直接和無產階級對峙。但是，集中并統合了的資本爲避免勞動階級底反逆起見，就會對於全部資本設定均一的利潤率。

均一利潤率底設定使各種空頭資本加上許多名稱的這筆事成爲無意思的事情了。股票呀，公司債券呀，一切都可以換爲普遍的喀特爾底股票。於是，當股票及債券等換爲均一的收益權利證書的時候即空頭資本換爲階級特權的明白證書的時候，證券交易所就要閉幕了。這樣一來，就成立了統一的獨裁的經濟組織。

第六章

金融資本底對外政策

第一節 自由貿易與保護貿易

以前曾經說過，資本主義底發達其結果即是資本底統一。一切資本如產業資本，商業資本，銀行資本等皆已統合於各企業底統轄者的同時又是各銀行底支配者的一團金融勢力底支配之下。這種現象以

自由競爭底廢止及大規模獨占企業底成立爲基礎。

經濟界的寡頭政治底出現，必然地使國家和資本家階級的關係發生變化。換句話說，即是使資本底經濟政策發生變化。

近代資本家階級底經濟政策，我們可以先從英國的自由主義運動中看出來。這種運動發生的原因，是由於當時繼續勃興的資本制加工生產業及工場制工業的資本家，欲顛覆中世紀手工生產業者底勢力并打破大貿易公司及殖民地公司底特權和獨占而發生的。所以這種運動便成了主張個人的企業和競爭的自由，極端反對經濟生活上的國家底保護和干涉的一種運動。然而自由主義運動必不能說是已經完全勝利了的。尤其在歐洲大陸，自由主義底應用祇限於內地產業的範圍，而與對外貿易沒有關係。

理論上已經普遍化了的自由貿易主義，要之是基於英國特殊經濟事情所使然。當時的英國，在外則因戰勝西班牙，荷蘭，法蘭西的結果而支配着海和殖民地，在內則小農階級爲大農階級所征服而急劇地『普羅列塔利亞』化了。這些事情是促進資本蓄積的

最有力的東西。於是蓄積的資本和自然的利益（海運幼稚時代可以自給自足的鐵和煤）遂相併使英國成了資本主義發展上的先驅國。

由於資本主義出發得早和因此而得着工商業上的優越技術，所以英國就能够採用自由貿易政策。英國的資本家階級一方面是工業品市場中的優秀者他方面又是工業製造品的輸出者，因之沒有懼怕外國貨物輸入的必要。他們所使用的原料主要地是從自國底殖民地輸入而來的。所以，成爲問題的，祇有食糧品底輸入。

如果穀物自由輸入，則農業資本家就要受打擊。因此他們主張對於穀物課稅。然而如果穀物課稅，則其價格騰貴，而商工資本家又受打擊。因爲穀價騰貴使勞動力底價格也騰貴的原故。在當時，投下於生產的資本之中，可變部分即以之購入勞動力的部分頗大，所以由於勞動力價格騰貴而使生產費膨脹，是一個可怕的問題。因此，英國的工商資本家遂高唱穀物輸入的自由。

然而歐洲大陸的資本家恰好處在反對的立場

上。即是大陸的農業資本家因為是穀物的輸出者所以以自由貿易為利益，而工業資本家則以保護貿易為利益。大陸的農業資本家一方面希望由於自由貿易而擴大市場，穀價騰貴，同時他方面希望英國的工業製品免稅(廉價)輸入。然大陸的工業家則為英國製品的壓倒的競爭力所苦惱了。如果不靠着對於輸入品徵取課稅以提高其內地價格，則他們就沒有立足的餘地。所以對於大陸的工業資本家，無論是計圖關於生產上的技術方面的發達或商業機關和信用的發達，抑或為促進手工業和中世紀農業的早日衰亡，保護關稅是必要的事情。此外，關稅收入又是國庫底重要財源。在那個時候，因為農村中所行的是自給自足的經濟，所以間接稅的收入很少。因此，站在非防止英國的競爭不可的立場上的各國，就勢必設立關稅或其他類似的設施。於是歐洲大陸及殖民地各國皆向着保護政策進行。

這麼樣為育成資本主義而行的保護政策，就即刻變成了和資本主義底發達同時前進的保護政策即為擁護資本主義保護喀特爾的保護政策。在德國，這

種變化以一八七九年爲中心很明顯地表現出來了。

德意志帝國成立以後，各資本家羣對於保護關稅的利害關係完全顛倒過來了。那個時候的輸出品製造業者和英國初期的資本工業者同樣已有反對保護政策主張自由貿易的必然性。他們已經具備了世界市場中的充分競爭力。對於他們，保護關稅是可厭的東西，因爲保護關稅使原料品及穀物底價格騰貴，因之工資也騰貴的原故。並且成爲輸出地的國家也課保護關稅使他們底販路更加狹小。然而他一方面，農業資本家階級却是保護主義者。他們已經不是穀物的輸出者了。他們所懼怕的反是由於穀物輸入而使穀價下落的這樁事情。

再者，鐵工業等的資本家羣也要求保護政策。這種工業因爲已很發達，所以資本的構成達到了高級。卽是以之購入勞動力的一部分與總資本比較祇占一小部分。由是，對於食糧品底騰貴而使工資因之也騰貴的事情不感好大的痛苦。他們所受的威脅，是恐慌和英國的競爭。於是這一類的資本家羣及接近他們的一部銀行資本家羣就和農業資本家羣結合着高唱

保護政策，而與從事輸出工業的資本家羣相對峙。一八七九年保護政策的勝利就將關稅底性質變成喀特爾保護關稅底性質了。

這種後期的保護政策以從事於原料或半成品生產的資本家羣為主要的支持者。因關稅而保護，雖能防止從國外來的競爭，但不能防止國內自己發生的競爭。反之，更加使國內競爭來得激烈。因之，後期保護政策遂促進企業結合底發達。最後，原料或半成料的生產企業因由於保護政策更加發達而資本構成達到高級，所以促進資本底集中和集合，而至於喀特爾化。

德國的資本主義雖比英國的資本主義落後些，但其結果，因注重保護政策，所以企業組織的一方面就凌駕於英國的了。如果從資本底集中和集合，以及企業結合的發達等這一點看來，那末，歐洲大戰前的資本主義的模範國，不是自由貿易主義的英國，而是保護貿易主義的德國和美國。但是德國及美國的企業結合這樣發達的原因，除保護貿易主義而外，尚須舉出銀行資本和工業資本底結合來。

英國工業底發達是極自然的。工業資本先蓄積於個人的資本家手中，再加速度地增大起來，於是便發生了一羣握有巨大資本的工業資本家。這些工業資本家底財產主要的是生產機關。各工業資本家各自有其巨大的生產的施設。由是，初期的股份公司就以結合他們為主，而不是糾合小資本的所有者以設立大企業的。他一方面，股份組織的銀行，也不是以投資於生產的企業為主，而祇給與流通信用而已。

在先進於資本主義發達途上的英國，其結果，各個資本家皆擁有巨大的資本，而且因獨占世界的市場，所以每年從殖民地尤其印度送來巨額的財富到他們底懷中。這種現象在德國和美國是看不見的。然而，如果德國和美國不從先進的英國已達到的階段上開始出發，則不能開拓自己底命運。但這些資本主義的後進國，資本的蓄積極不充分，所以各個資本家不能準備必要的資本以對抗發達了的英國工業。不但各個的資本家如是，就是全資本家階級也不見得有這多資本來設立大企業。於是，德國和美國的股份公司，就要從工業資本家階級以外的階級收集資本。

以調集必要的生產資本。因為這樣，所以與其直接發行股票，不如以銀行為媒介較為有利。因為銀行已將屬於一切階級的貨幣集中了的原故。再者，銀行也用同樣的理由成了股份公司。德國的銀行從最初起便不單給與流通信用，而是以通融生產資本為目的的。因此，德國和美國的銀行（雖多少有點不同）對於產業的關係，與英國銀行對於產業的關係是不同的。銀行和產業之間的密切關係，使資本主義發達落後的德國及美國的產業達到更發達的形態上去了。即是促進了關聯於保護貿易主義的企業結合。

第二節 保護關稅底二階段

初期的保護政策，首要地，是育成自國底產業。換句話說，就是間接地保護一定的產業以防止外國產業的競爭而計圖其發達。因之，課稅也祇是以提高外國製造品底價格到國內產業家可以獲得平均利潤的程度為目的，決不能課稅太高以致使輸入不可能。這是因為國內產業不能滿足國內的全部需要之故。

然而等到產業更加發展，能够滿足國內的全部需要，並且還有輸出製造品的餘力，生產能力進到了這樣的程度，則這種保護政策就不必要了。於是這個時候保護關稅已不能營提高輸入品底價格的作用。因為內地產業可以滿足國內的全部需要，所以無論有無關稅國內的價格已經與世界市場的價格一致。由是，這個時代的保護關稅必不是永久的東西，而本質上本來就是一時的。因為產業發展達到一定的程度，則它就要停止作用的原故。

但是，獨占時代的保護政策和資本主義幼稚時代的保護政策是全然不同的。這個時代的產業已經充分地有了世界的競爭力，具備了強大的輸出能力。因之，就不能由保護關稅得着什麼利益了。然而為什麼後期的獨占的產業仍然要求高率的保護關稅呢？這是因為有利用關稅的新途徑展開了的原故。這種新途徑不外是將國內市場的供給限制到其需要以下。所謂供給不足的現象是由人工造出來的；由於這種現象就可以提高價格而獲得特殊利潤。從他一方面看來，已達到有輸出能力的工業欲享受關稅的利

益，非形成獨占的結合不可，因之，保護關稅又是助成企業結合成立的原因。

獨占時代保護關稅底利用使獨占的企業結合更加強固并使它在其生產物中獲得特殊利潤。這個場合的特殊利潤底大小等於其生產物底國內市場價格和世界市場價格之差，差額底大小由關稅而決定。所以，在課高率關稅的場合，輸入品底價格騰貴，因之國內製品底價格也可以提高到輸入品底價格一樣。因此，喀特爾資本家就儘量地努力提高關稅率。並且這樣一來，化爲『喀特爾保護』的關稅，便和初期的關稅全然不同性質，其結果，不是如以前一樣是一時的，而是永久的施設了。

喀特爾資本家所獲得的特殊利潤，不僅是因自己底生產物無關稅而同樣的輸入品則有關稅的這個關係中發生出來的，而且因對於以自己底生產物爲原料或補助材料的生產部門底輸入品課以關稅而得着的利益。例如煤炭喀特爾不單由於煤炭關稅率提高而得着利益，並且由於煤炭價格底騰貴可以獲得使用煤炭的製造工業因工業製品底關稅而獲得的特

殊利潤底一部乃至全部。

總而言之，資本主義發達後期的保護關稅，對於獨占的資本家羣給以喀特爾利潤以上的特殊利潤。這種特殊利潤既不是由勞動者在獨占產業行程中所造出的剩餘價值而成，也不是從沒有喀特爾結合的其他產業底平均利潤中生出來的，而是純粹為消費階級所負擔的東西。所以，保護關稅，似乎對於獨占的資本家已給與從消費階級徵收一種間接稅的權利。

以保護關稅為基礎的這種特殊利潤，漸次地，為資本家階級所重視。這是因為勞動階級底自覺運動進展，而同時，絕對的剩餘價值（由於勞動時間底延長和工資底低下而來的）已無增大的希望之故。雖然對於工業製品設定關稅則必伴隨着農業關稅，但獨占化了的企業，因其資本構成已達到高級，所以對於食糧品騰貴而工資也因之騰貴的事情不感覺好大的痛苦。祇要將工業製品的保護關稅提高，則因農業關稅而生的生產費底增加是不足以為問題的。

然而，獨占企業不能無限制地提高價格。價格過

高則使商品底售賣困難。價格提高策達到了一定的界限，便和藉大量生產以減低生產費的方策相矛盾。而在獨占的企業結合其基礎尚未確定的場合，則這種事情就會危及其存在。這個時候，各個企業底競爭又會重新開始而成立更加鞏固的企業結合。

在企業結合其基礎已確定的場合，若價格底提高達到一定的界限，那末，就會當然地向國外市場搜求販路。即是藉輸出底增加以打開局面而行更大規模的生產。在國外市場即世界市場中，他們底商品，不能在世界市場價格以上出賣，而他們在世界市場中也沒有主張特別高價的必要。大體上，他們底生產價格（即生產費和平均利潤的合計）與世界市場價格是一致的，不過他們可以在其價格以下出賣其商品。爲什麼呢？因爲他們藉着保護關稅而獲得特殊利潤的原故，所以若將其一部來填補損失，則他們就可以在世界市場中用生產價格以下的價格出賣其商品而以之計圖販路底擴大。這樣一來，就可以在世界市場的競爭戰中獲得勝利，而喀特爾就可以擴大其生產規模，減低其生產費了。因爲就是在這個場合也可

以將內地市場價格維持到同一的水準，所以更能獲得新的特殊利潤。

再者，喀特爾對於輸出自己製造品的輸出業者給以輸出津貼，因之也可以獲得同一的結果。這種津貼是從因保護關稅而獲得的特殊利潤中支出來的。然而在隆盛時期，因為世界市場價格騰貴，喀特爾就幾乎不必出津貼。並且在蕭條時期，因為世界市場價格下落，輸出業者所受的損失非津貼所能填補，然喀特爾是不負這種損失的責任的。不過，在許多場合，喀特爾已經有了準備以便代替輸出業者而親自輸出。這是因為不完全的津貼組織發生輸出上的障礙的時候往往威脅喀特爾底存立的原故。

這些事情使保護關稅底性質完全地發生了變化。以前曾再三說過，初期的保護關稅是防止外國製品壓倒國內製品的手段；後期的保護關稅是以國內製品征服外國製品的手段。於是關稅就從保護弱者的武器變成幫助強者侵略的武器了。雖是這樣說，但保護關稅必不是妨害獨占資本家羣底國際團結的東西。他方面，寧可說保護關稅有使國際團結更加容易

的傾向。

企業底獨占的結合必不祇限於一定國家的經濟地域，而是可以成爲若干經濟地域或國際的結合的。然而，在這種國際的喀特爾成立的場合，如果各國的內部仍然行着各個企業底競爭，而國家間則行着自由貿易，那末，國際喀特爾所能包括的企業數目就很多，而其統制也就會困難。但是如果由於保護政策底促進，各國已經成立了獨占的喀特爾，那末，祇要結合幾個已成的喀特爾便可以形成國際的喀特爾。此外，由於關稅而確保獨占的國家經濟地域越多，則沒有關稅牆壁圍繞的自由市場越少，因之，國際的喀特爾之成立的可能性更多，而外部企業家加來的競爭威脅也就減少。

因此，保護政策促進國際的喀特爾底成立，而國際的喀特爾成立的傾向，更促進國內的喀特爾底發達。爲什麼呢？因爲各國的資本家，爲防備國際喀特爾的侵略，或想在國際喀特爾成立之際加入有利的條件起見，便藉保護關稅以確立其國內市場的獨占地位之故。

總括以上所說過的而言。保護政策，事實上已喚起關於喀特爾的兩種矛盾傾向：即是一方面，給與喀特爾以侵略的武器而使世界市場中的競爭更加激烈，依賴國家權力的思想更加增大；而他方面則促進國際喀特爾底成立，招來世界市場底和平。可是，這個場合的和平不是永久的和平，乃是一種休戰狀態。要能確立永久的國際喀特爾，則必在喀特爾以自然的獨占為基礎的場合，或者在事實上消滅國家的經濟地域於世界市場中完全行着自由貿易的場合。以保護關稅為基礎的國際喀特爾，由於各國底勢力消長及關稅變化等，不免時常發生搖動。因之，這種組織不過是日趨於崩壞的一時的結合而已。

第三節 從商品戰到資本戰

自由貿易主義，是以英國的特殊事情為基礎而發生的。所以，若其他各國不設定關稅的障壁，則先進於資本主義的英國就會獨占世界的市場。他國所設定的保護關稅，限制英國製品在他國的販路，因

之，也就限制英國資本家底利潤。於是，英國便提倡自由貿易主義，以爲不僅是英國而且是一般可以應用的經濟政策。

然而不藉自由貿易主義而突破資本利潤之限制的新途徑已經展開了。這就是保護關稅底性質發生了變化而來的結果。即是因設定保護關稅而使國內資本發生特殊利潤的結果，於是輸出資本就代替輸出商品了。無論哪一個國家，對於該國所消費的輸入商品，總要施以苛刻的差別待遇；然而對於爲榨取該國的勞動所輸入的資本，則決不加以限制，而和國內資本一樣，與以平等的特殊利潤。於是，發達了的國家底資本就漸漸輸出國外了。金融資本，一方面發達則同時他方面更加追求廣大的經濟地域。若祇限於一定國家底經濟地域內，繼續維持特殊利潤，不絕追求生產膨脹的機會，是不可能的事情。

經濟的地域越狹，則能够發達的產業種類越受限制，而輸入本國不能製造的或製造而無利益的商品更加必要。但是，保護關稅使這種商品底輸入成爲不可能，且因各國間設定報復關稅，自國商品底輸出

也被阻害。結果，防害產業規模底擴大，以及技術的分業和地方的或國際的分業底發達。這種現象，使生產力底低下以及勞動生產力底進化不可能了。美國的產業之所以一方面有保護關稅的障壁而他方面能够急速發達，是因為該國底經濟地域很廣大的原故。

因此，資本主義底發達進展到了相當的時候，就須撤廢經濟生活範圍內的國家界限。於是，便發生自由貿易的必要。英國自由貿易主義底出現，不外是從基於資本主義底成熟而有擴大經濟地域的必要上所發生的。尤其是今日的獨占保護關稅更加阻止生產力底發展。這是因為關稅率不由於各自生產部門底技術條件決定，而由於各產業資本家羣政治勢力的如何決定的原故。

再者，保護關稅也阻害金融資本底發達。這是因為一方面企業結合發達，則同時他方面產業利潤底大小愈為經濟地域底大小所決定的原故。經濟地域越大，則商品底販賣額越大，而喀特爾資本家所獲得的特殊利潤也因之越大。特殊利潤大，則可以支出巨

額的輸出津貼而增加世界市場中的競爭力。於是，使圍繞着關稅壁的經濟地域更大的這種事情就招來金融資本底發達。

這樣一方面阻害生產力底發達一方面防碍金融資本底發達的保護關稅就直接地給與資本家階級以基於關稅的特殊利潤，且藉此保證獨占的利潤以確定喀特爾底存在。所以，不加以保護而撤廢保護關稅，是對於喀特爾資本家羣給以當面的痛苦。即是在沒有自然的獨占力的場合，喀特爾產業就非失掉國內市場的獨占力不可。

然而，要怎樣才能不失去因保護關稅而來的特殊利潤，並且打破因關稅而生的經濟地域底限制呢？這是資本家階級的問題。資本底輸出不外就是這個問題底一個解決方法。所謂資本底輸出，即是將一定量的資本送出海外而營生產的企業以取得其所生的剩餘價值。但這種情形和資本家帶其資本移往外國而營生產是不同的。因之，這個場合送到外國的資本，是記在所有這種資本的國家底債權帳目上的，而其所生的剩餘價值，則記在收入帳目上。總而言之，

資本底輸出不外是對於他國的投資。

於是，在一定的經濟地域內沒有發展的餘地而感覺利潤低下恐慌的資本，就漸漸移到外國而企圖由於該國底保護關稅以獲得特殊利潤。像這種被本國經濟地域的限制所擠出而流到他國以獲得特殊利潤的資本量，漸次地變多了。這樣地在世界上造成資本的運河，就實現了資本底國際化。資本底輸出雖不能阻止由關稅而來的生產力底低下，但可以防止由此而生的利潤底低下。

這種資本底輸出決不是因保護關稅底發達而生的現象。不過，在資本主義底發達還很幼稚的時代，因為設有防止資本輸入的法律，國家及政府底地位不安定，熟練勞動者底不足，以及其他資本制生產上所必要條件底缺乏等等的原因，資本底輸出是很困難的。後來這些障礙，被長期間的資本主義底發達所掃除殆盡了。尤其是信用組織和股分公司組織底發達，是使資本底輸出昌盛的原因。自這兩種東西發達以後，當資本輸出之際，就無須直接以外國的企業家為對手了。於是，資本已無化為輸入國資本的危險，

而永續地停留於輸入國內。

從輸出國一方面看來，輸出了的資本，可以分爲取得利息資本和取得利潤資本兩種。取得利息資本是從輸入國所生出的剩餘價值底種種部分中獲得利息的。例如土地銀行債券所生的利息是從地租中取來的，工業公司債券所生的利息是從工業利潤中取來的。而取得利潤資本，則直接地獲得這些剩餘價值，不過，不僅以生產資本的資格而作用，並且以商業資本，銀行資本等的資格而活動。

自金融資本發達以來，這些資本大部分以金融資本的形態而輸出了。例如甲國底資本輸入於乙國的場合，或者由甲國底大銀行由其在乙國所設的支店經手投資於建設某種生產企業而即刻將這種企業合併於甲國大銀行所支配的大企業公司，或者由乙國的支店將建設企業的股票在本國發賣而將其讓渡於本店所支配的各公司，這兩種方法都是能行的。像這種過程，在以國家爲媒介而利用國家間的貸借關係的時候，就能以最大的規模進行。

然而，資本輸出底另一動因，即是各國利潤率底

差異。各國利潤率底高低，大體上，和各國底資本主義的發達爲反比例。資本主義後進國底利息較先進國底高得多。這是因爲信用組織和銀行組織不完全，而且在利息之中包含該當於工資和企業利潤的部分頗多的原故。於是，取得利息資本就從資本主義先進國輸到後進國去了。

究竟，在資本主義發達遲緩的國家，勞動力是很低廉的，換句話說，即工資是很低廉的。不消說，這種勞動力雖是惡劣的，但由於勞動時間底延長可以填補這種缺點。因此，這種國家底企業利潤也大。此外，由於獨占等，也很容易得着高率的利潤，並且，在這種後進國利用輸入的資本在進步的經營方法之下從事生產，就可以驅逐用該國幼稚生產方法所生產的商品而獲得巨大的利潤。以上種種的事情，遂使資本從利潤率低的國家流到利潤高的國家，而即刻造成利潤率底國際的平均化。

如果用商品的形態輸出一定量的價值於外國，則對手方的國家有怎樣程度的輸入能力便成了問題。在資本家能够因之獲得利潤的範圍內，他是儘量

地要輸出多量的商品的，但因為不是不要代價的，所以若對手方沒有輸入的能力，那就沒有法子想了。這種輸入能力雖依存於對手國底消費能力，但大部分以對手國底輸出能力（反對給付能力）為基礎。所以在輸出商品的場合，縱然一方面怎樣地希望輸出多量，但輸出量是由對手國底輸入能力而決定。

然而在輸出資本的場合，則對手國底輸入能力較輸出商品的場合更要大得多。例如乙國對於先進國的甲國每年有反對給付一千萬元價值的能力，那末，若這個時候甲國所輸出的東西取商品形態，則乙國底輸入能力就會祇限於一千萬元。然在甲國輸出資本的場合，則乙國就可以將這一千萬元作為利息而支付。因之，假定利率為百分之十，那末，乙國就可以容受一億元的資本輸入，於是資本輸入的能力就有了十倍。這種資本利息，因資本主義先進國之間的資本輸出的競爭愈激烈則愈低下，所以，資本輸入國底輸入能力漸次地變大了。其結果，因之擴大資本的市場，更促進資本底輸出。

在輸出的資本取『取得利潤資本』的形態的場

合，較之取『取得利息資本』的形態的場合更加增大對手國底輸入能力。這種資本底輸出，因為是將輸出國一樣發達程度的資本制生產移到輸入國而經營的原故，所以其生產就不必祇以輸入國底市場為目的，事實上，大多數是以世界市場為目的而從事於生產物的生產。例如以開發南非洲的名義而行的資本輸出，即是一個適例。南非洲底主要生產部門是採金，這種事業是不必憂慮沒有販賣市場的。不過，祇有這樣的問題：即自然的資源是否豐富，和必要的勞動力能否自由調整。

在輸出的資本用於建設運輸和交通機關這一類的場合，使後進國底經濟發達速度加增，而造出巨大的市場，因之，先進國就能向着該國再行輸出新的資本，更獲得巨大的利潤。以前，外國市場底開發，是開擴新的消費物的市場的意思，但到了近代，則大部分是用輸出的資本經營原料生產的企業。所以，一方面使生產機械和附屬器具的內地產業發達，同時他方面，造成了用輸出的資本在外國生產內地產業所必要的原料，而這種生產物又為內地產業所消化的這

種循環作用。

資本底輸出，顯著地促進了輸入國底經濟的發達，提高了輸出國底生產。並且所謂輸出國底生產增高，就是可以輸出的資本增大了的意思。由於這種循環作用，資本制的生產更進到一種新黑暗時代中去了。以前，新市場底開發，是因為要打開產業界的沉滯，延長隆盛時期的好運，和突破恐慌的危機之故。

然而資本輸出底普遍化，使資本制生產更進於恐慌時代。由於資本輸出而生的資本制生產底發達，一見就好像將恐慌緩和了似的。生產力底急激發達，提高了勞動力底需要，增加了勞動階級底消費能力，於是，勞動階級貧窮化的傾向就好像因此而完全消滅了似的。但這種生產力底發展，決不能造成地上的樂園。

第四節 產業資本底輸出

如果沒有充分的勞動力底供給，則資本不能增大。所以，對於輸出資本，在後進國要怎樣才能得着

必要的勞動力，便成了問題。如果聽其自然不加干涉，則勞動力供給的增加，就要很長的期間。因此在許多場合，資本就利用國家的權力，採取人爲的方法。即是奪取土民底土地，使之失掉生活的手段而變成除勞動力以外別無東西可賣的無產者。例如對於初期歐洲各國的農民，墨西哥，祕魯的印第安人，以及近頃非洲的黑人等，都曾採取過這樣的手段。

土民對於異國人侵入的反抗，很容易地提供了奪取土地的口實。被奪取的土地，概給與大公司了。所以一方面，巨大的富，以原始的方法，蓄積於少數資本家手裏去了，他方面，造成了多數可爲榨取之對象的無產者。然而爲實行這種工作，必定要有由本國人民組成的軍隊，並須要本國負擔軍費，因是，這種工作就在國家底名義下作爲國家底事業而遂行。

再者，在不能奪取土地的場合，便設立巧妙的租稅制度。因爲徵收這種租稅，所以土民無論如何非將其勞動力賣給外國的資本不可。比利時對於其領地剛果所行的政策，便是這種適例。然而就是這樣，僅有土民，勞動力底供給還有不充分的場合，於是就從

他國輸入勞動力，即遂行苦力輸送的政策。但這種方法，在尚有容納白人勞動者餘地的場合是很困難的。因為在這樣的場合，有招致白人勞動者羣反抗的危險，所以黃色勞動者底募集是很不容易的。

資本主義先進國所苦惱的，即是勞動力供給的缺乏。如德國，美國，尤其在隆盛時期特別感覺勞動力底不足。因生產方法底進步和改良而生的勞動力底節約，已經沒有好多的期待。而且，急激的生產膨脹，使工資勞動底需要極度地增大。於是，資本主義先進國苦於勞動力不足的結果，便輸出資本於農業地帶的後進諸國，而將其農民化為無產者，以滿足工資勞動底需要。

這種不為售賣商品而行的市場開發，勢必影響於各該國間的外交關係。在商品售賣的時代，先進國對於後進國的關係，祇限於經濟範圍內，但現在，兩者底關係，已擴大到政治的社會的範圍內去了。等到遂行鐵道底敷設，土地底經營，港灣底設施，以及鑛山底採掘等的時候，先進國對於輸出的資本底利益，就更感覺其重大了。因之，不能將「秩序底維持」委之於

後進國之手，而必出之以直接的干涉。於是這種國家底權利關係遂發生了變化，而成了適合於資本底輸入和活躍的東西。

因為這種事情，資本主義先進國和後進國或半開國之間便發生了國家的爭執，而且競爭的先進國之間也發生了鬥爭。一方面後進國的國民，對於先進國侵入的資本壓迫，發生了反抗，同時他方面因其自身的經濟底發達而更增進了反抗的力量和手段。這樣的關係一面發達，則一面後進國民底努力目標就向着『經濟的乃至文化的自由統一的國家』底建設進展。這種獨立運動發生了的時候，先進國底資本就有不能存立於最有希望的擷取地域上的危險，於是為自衛起見，更非依賴武力不可。

因此，在海外有利害關係的一切資本，就希望有強大軍備的國家權力在一切地域上來保護它們。將投資的地域置於本國底直接支配之下，是其心坎中所熱望的事情。因為祇有在這個場合，才能護得壓倒他國資本競爭的勝利，和政府對於自國資本可以獲得的利潤的保證。近代國家底帝國主義的政策，

實在是從這種金融資本底要望中所不得不發生的東西。

用金融資本或生產資本的形態而輸出的資本輸出，促進全世界的資本主義化，而變更一切社會底關係。輸出的資本更伴隨着輸出新的生產方法和榨取關係，而在後進國或半開國樹立最發達的資本制的生產。這樣的輸出，使輸入國底一切社會的關係在極短的期間發生了變化，這是不待言的。

最初，資本底輸出是由英國獨占的，世界的市場是由英國支配的。因為英國很早就已到了資本主義發達的進程上，所以這種現象可以說是當然的現象。但是由採取自由貿易主義進展而來的英國底資本主義，缺乏戰鬥的組織，所以一旦失去其獨占的地位，則同時就非直面更有戰鬥組織的強敵不可。它底強敵即是德國及美國底資本主義。德國及美國金融資本的發達，使資本底輸出強而有力。並且新銳資本主義底技術的優越，更給以和英國在世界市場中的中立部分的競爭力。

可是，德國及美國底競爭力，在商品輸出這一點

上，是有限制的。這一點使德國和美國沒有充分戰勝英國競爭的把握。於是，它們為補救這種商品市場競爭的不利起見，乃轉向於資本市場。換句話說，就是發生關於資本貸借的競爭。這個場合的資本貸借，是以借手負擔購買貸手底商品的義務為條件而遂行的。於是，商品販路擴張的競爭，就變成了各國銀行團資本貸借區域擴大的競爭。這種經濟的競爭，因為利率底國際平均化的傾向狠強的原故，所以成了比較狹小範圍內的競爭，而容易變成政治的競爭。

在這種競爭開始的時候，資本主義先進國的英國就占着了有利的地位。這是因為英國從來蓄積的資本已達到莫大的金額，而由於海外流入的利息更加使資本增大的原故。法國雖然也處在和英國類似的事情之下，但其資本不是集中在個人底手裏，而是集中在銀行底手裏。且當時英國產業的發達已經近於『飽點』，但法國底產業，則尚在停頓狀況中。因此，英法兩國，在蓄積的資本中，投於國內產業的部分比較地少，而投資於海外的部分則很多，於是利率也低。

不得不以這樣的優越者為敵手的德美兩國，就到了這樣狀態非在兩條出路中選擇一條不可，即是若不能用外交的政治的勢力得着勝利，就得要犧牲商品底價格作經濟的對抗。這樣一來，開始的國際資本戰，就即刻向兩方面展開了：其一就是將各國資本貸借之對象的市場，用政治的方法領有，而使之成為本國的市場。這便是獲得殖民地的政策。其他就是欲從資本貸借底輸出轉向於產業資本底輸出。因為利息不過是利潤底一部，所以取得利潤資本底輸出（如果能够成功）就較取得利息資本底輸出更為有利。並且從遂行海外投資的資本家底立場看來，在用產業資本形態輸出的場合，就較用貸借資本形態的場合更能直接地行使其處分和統制。德國和美國所組織的資本主義（尤其是具體顯現為企業結合的金融資本），使這種有利的產業資本底輸出成為可能，而且成功。

在貸借資本輸出的競爭上成為劣敗者的德國和美國之所以能在產業資本輸出的競爭上成為優勝者底理由如下：鐵工業和鑛山業這一類的企業，因為要

搜求巨大的而且不絕增大的生產物底販路，所以使製品輸出更加衝動，而外國的鑛山採掘，鐵道敷設，電力事業等等，又加以戟刺。並且在這些工業中，喀特爾和脫拉斯最發達，而這些脫拉斯和喀特爾背後的銀行，不外是資本輸出的機關。這些喀特爾化了的產業，因高貴的喀特爾價格，不能在國內擴張生產，所以有將生產底一部移到海外生產的必要。加之，喀特爾受其特殊利潤底庇蔭，常能蓄積多額的資本。並且喀特爾的企業，和銀行有密切的關係，因由於發行股票而銀行可以發起利得，所以促進海外新企業底創興。

但是，產業資本輸出國的德國和美國，一方面輸出資本，而他方面則輸入資本。他們所輸出的以產業資本為主，用於經營海外企業，而所輸入的，則是從他國用貸借資本形態而借入的其產業資本底一部。這樣一來，他們就獲得了本國在外企業所生的高利潤和從他國借來的資本底低利息之間的差額。同時，由於這種資本底輸出，可以急激地擴張本國的產業。

企業底獨占結合最發達的各國，由於促進這種

資本底輸出，而使本國的資本占着優越的地位。這種事情，遂使企業組落後的國家，利用保護關稅而促進企業結合底發達。產業資本底輸出，就是在同國之中，也是由資本集中最發達的生產部門而行，同時，由於資本輸出，更使這一部門資本集中和集積增大。所以，祇有最進步的強大的生產部門和銀行，才能獲得外國市場中資本增殖底最好的條件。

儘量地獲得廣汎的經濟地域，而圍之以關稅壁以排斥他國的競爭，然後使其變成本國獨占資本家羣底獨占的榨取地域——這就是金融資本底經濟政策。不消說，這種政策是和所謂自由貿易的政策不相容的。這種經濟政策，若由他國實行的時候，對於英國底產業資本，是一個狠大的打擊。然同時，他國的金融資本所獲的巨額特殊利潤，對於英國底產業資本家，也是一種誘惑。因此，英國勢必捨棄自由貿易主義而轉向於保護政策了。即是爲對抗美德二國底金融資本和發達本國底金融資本起來，於是英國就採取用關稅而結合各殖民地，屬領、自由領等的政策。然而美國有廣大的經濟地域，祇就其本國而言也

足以實行那種政策，所以不得不說是美國底金融資本政策的前途是狠可以祝福的。

第五節 資本的帝國主義

歐洲大陸，無論在政治的勢力上，或自然的條件上，都是由幾個相差無幾的競爭的大強國和多數介在其間的弱小國而成的。所以，如果不能由某一國來併合這全地域的時候，歐洲諸大國底金融資本勢必向兩方面活動：其一領有歐洲大陸以外的未開國或半開國以爲資本的出路；其二由於資本底輸出實質地領有各地弱小國。

未開國或半開國的交通機關底敷設，事實上要消化巨額的資本，而這些地域的自然富源，也爲投下資本的特殊利潤的一大源泉，因之，金融資本就藉着國家權力的活動以求滿足這種希望，而遂發生國家間的敵對關係。再者，利用資本輸出的征服，結局也造成政治上的支配。後進國所輸入的資本，如果還是貸借資本的形態而利用於生產消費財貨的產業底開

發和鐵道機關底敷設的場合，則資本輸出，也足以使後進國底經濟發達。但是，輸出的資本底性質發生了變化，同時這種事情也要發生變化。

輸入的資本，現在就投下於後進國的自然富源及其他的事業，而這些事業則供給原料與資本輸出國的大產業。例如英德法各國，就是用這種方法，將拍列泥斯半島和斯堪治那維亞諸國的鑛山等置於他們底支配之下。弱小國底經濟的和政治的發達，就這樣地被他們蹂躪了；結果，在經濟上不得不立於朝貢國的地位，同時在政治上不得不墮而為非受強國保護不可的二流國。

資本之所以能够隨着它底意志將許多弱小國置於經濟的隸屬關係上，是因為有政治的權力之故。政治的權力成了經濟競爭中的決定力。在弱小國樹立本國底政治的權力，其結果就即刻增加金融資本的利潤。所以，現代外交底主要職分，在於代表金融資本底利害關係；通商條件已經不僅是為商品交易上的打算而締結，而且是為打算弱小國對於某強國的資本能够給與若干的特殊利潤這一點而締結的。

經濟地域愈廣大，則金融資本的特殊利潤也愈增大。如果該國所蓄積的資本愈大，則擴大經濟地域愈加容易。因此，在資本蓄積的先進國，擴大經濟地域的欲望也愈濃厚。然而要擴大經濟地域，必須有強大的武力。所以金融資本，為征服世界市場起見，乃用一切的手段以強大國家權力。近代的帝國主義，就這樣地發生出來了。換句話說，所謂帝國主義，不外就是資本主義的獨占階段。

各國間的武力底大小，相差愈甚，則強大國征服弱小國支配世界市場的可能性愈大。因此，各國的資本計劃強大國家權力的熱望漸次增加，而強大國間的競爭也愈激烈。在金融資本愈發達而世界市場中部分置於強大國支配之下愈增大的時候，則這種國際的鬥爭就愈趨於險惡化了。

在英國採取自由貿易政策的時代，這種國際戰沒有今日這樣激烈。然等到英國捨棄自由貿易主義，而做效德國和美國採取保護主義，於是這種競爭也就極端險惡化了。這是因為英國的經濟政策發生變化而德國的競爭地域急為縮小的原故。德國，雖然產

業異常發達，但經濟地域比較狹小，而且沒有足以發展的殖民地，所以，對於德國的金融資本，擴大經濟地域是其如何痛切的問題，不難想象。

德國底強敵英國，不消說，有許多殖民地，就是比較弱小的法國，比利時，荷蘭等也有廣大的殖民地，至於美國其本土已帶有殖民地的性質。而將來可以成爲其競爭者的俄國也有廣大的經濟地域。一方面英國愈益擴張其強大的海軍，以爲維持各處殖民地，保持大西洋沿岸穀物國的連絡和確保海上支配權之用。而不得不站在和德國對抗的立場上的法國，也依賴海軍力而和英國勾結。於是，他方面，德國也就和奧國意大利所謂隣接經濟地域的國家勾結。這樣一來，歐洲的資本戰就惹起了險惡的形勢，英德底對立非以武力的鬥爭解決不可。

然而，他方面，金融資本又造成了可以緩和這種形勢的原因。因爲各國資本主義底發達有程度上的差異，所以資本輸出的形態也就各自不同。在技術的及組織的方面發達到了高度的國家，就以開發後進國的產業那樣的形態而遂行資本底輸出。這種國家，

第一當數德國和美國，其次才是英國和比利時。其他的國家，則貸借資本底輸出較多於在輸入國自己經營工場，鑛山，鐵道等，例如法國，荷蘭即是。再者，英國對於德國和美國的資本所經營的產業也供給貸借資本。

因此，在國際間，便發生了以資本為紐帶的連帶關係。如作為貸借資本而供給的法國資本，和南美及其他地方的德國產業便有共通利害的關係，這種現象即其一例。而且這樣的資本聯盟，因其使資本之力更加強大，結果，便利用這種資本背後的國家權力因聯合而更強的力量，急速地進行未開國或半開國底開發。

至於金融資本所發生的兩種傾向——鬥爭的傾向和和平的傾向，到底是哪一個強些的問題，這要看因鬥爭的結果而獲得的利得底大小如何而定，不消說，實際上也會受其他種種的事情所影響。所以這個場合，也和決定國內底一定生產部門還是競爭有利呢或是結合有利呢一樣受同樣的條件所左右。這不過是將國內底一生產部門間的問題，擴大而為國際

的問題罷了。

因此，各國間的勢力愈平均化，則和平的可能性愈多，否則鬥爭的傾向要強。在一種鬥爭中獲得了勝利，能夠增強自己底力量，而使勢力關係發生有利於自己的變化。在這一點上，金融資本底國際政策，可以說是和資本主義前期的均勢主義的政策相似。但是，關於戰爭呢或和平呢的問題，與種種的事情有關係，不是簡單可以解決的。掌握和平之鍵的，不是阻止戰爭之發展的諸要素已經狠發達的強大資本主義國，乃是東歐及亞細亞諸國民底資本主義的自覺，使國際間的勢力關係發生變化，反作用於強大的資本國，將對立的傾向，導於鬥爭的深淵中。

第七章

金融資本底對內政策

第一節 資本家階級底連帶關係

資本主義的初期，資本家各個獨立而互相競爭，因之，沒有特別代表他們的政治勢力。當時，資本家階級和一般民衆一樣同爲政治的被支配階級，所以他們和一般市民共通地對抗封建的官僚的政治勢力。

於是遂戰勝封建的政治勢力，確立近代的憲法，而發生所謂市民社會。但市民社會，不久，在其自身之間也發生了矛盾和分裂。即是一方面對抗資本家羣的勞動階級和小資本家階級抬頭，同時他方面資本家羣自身之間也生出各種的衝突。勞動階級及小資本家階級底運動，因前者形成勞動組合或社會主義政黨，後者形成同業組合或產業組合，頗形統一了。而資本家內部的衝突也從所謂採取自由貿易主義呢還是採用保護貿易主義的利害關係，和產業資本，商業資本以及貸借資本對於國家權力的關係中發生出來了。

然而，資本主義一方面發達，則同時也發生了獨占的資本家羣。資本底統一，一方面強大了他們底政治勢力，而同時也統一了資本底政治的利害關係。因此，現在他們就可以將統一了的經濟力底全壓力，加之於國家權力之上。並且，獨占的資本家羣，利用其他階級底利害要依存於他們底利害的手段，而從其他的階級得着了政治上的保障。獨占資本底政治勢力就這樣地更加增大。在這一點上，可以知道金融資本較從來一切支配的資本都占優勢。所以也可以

說，社會底政治的構成，由於金融資本底發達，而完全發生了變化。

金融資本能夠從其他的各階級得着政治上的保障，好像是一種不可思議的現象一樣。爲什麼呢？因爲金融資本所獲得的利潤是從其他階級底所得中抽出來的原故。尤其是農業資本和金融資本，其利害不是一致的。金融資本底發達，使農業生產物底生產費增高，農業資本家底所得減低。不僅如此，並且在金融資本支配之下的工業底發達，使農民離開故土而減少農村中的勞動人口。

從自給自足的農業過渡到市場生產的農業之間，因爲資本主義底發達，農民受了許多的犧牲。因之，農民便成了資本主義的反對者，但是他們對於初期資本主義的反抗，決不是有根據的運動。這是因爲他們不是具有充分政治行動力的階級的原故。他們既不能如都市勞動者一樣集合於一個地方，也不能接觸都市文化。所以，農民底眼界，不出於極狹小的地方利害關係以上。他們底政治行動力，除開追隨其他的階級而活動以外，是完全無力的。

可以爲農民所追隨的最有力的階級，不外是農業資本家階級。但當時農業資本家階級已站在不得不支持資本主義的立場上了。因爲開拓大地主們所欲賣的農產物底市場，並且在農村樹立種種的工業使地主們有利用其資本的機會的，是資本主義底發達。所以，一方面是農民階級的指導者而他方面還掌握國家權力的農業資本家，就進而支持資本主義而幫助其發展。

這種事情，在資本主義底發達史上有重要的意義，當時的特色，就是在經濟生活上盛行國家底干涉，所謂重商主義時代即是。由於農業資本底支持和國家底干涉而發達了的工業資本，後來就向這種國家萬能主義挑戰，而成立近代的國家。於是，國家萬能之中心的農業資本階級和新興勢力之中樞的商工資本家階級，就漸次反目了。

新興的商工資本家階級，隨着工業底發達，愈增大其政治的勢力，而同時在英國，商工資本家階級和農業資本家階級在貿易政策上，其利害就彼此不相同了。因爲苦於農業勞動者底缺乏和人口底增加，於

是從前除能滿足自國需要外尚有農產物輸出海外的大地主階級，現在就不得不憂慮其輸入了。因此，工業資本家要採取自由貿易政策，而農業資本家則要採取保護貿易政策，兩者遂發生了衝突。結果，農業資本家階級失敗。

但是，在工業發達較英國落後的歐洲大陸，因為工業資本家也是以保護政策為利益，所以在貿易政策上和農業資本家的衝突，沒有像英國那樣利害。雖是這樣，但等到歐洲大陸的工業也發達了，於是工業資本和農業資本底利害遂漸次相反。因為設有穀物關稅，又加之人口也增加，勢必使農產物底價格騰貴，因之，農業資本家階級底利得就漸次增加了，但其結果使工資騰貴，於是工業資本家階級却受了很大的打擊。這個時候，工業已急激地發達並且有了充分的輸出能力，所以他們不必要保護關稅，因而為決然撤廢穀物關稅起見而和農業資本家鬥爭起來了。這種鬥爭，等到美國成了一大穀物輸出國而威脅着歐洲大陸的穀物市場的時候，更加激烈。

然而，這種工業資本和農業資本的鬥爭，也即刻

到了停戰的日期。即是，由於金融資本底發達，變更保護關稅底性質，同時兩者底利害關係也就一致。在喀特爾保護關稅之下，工業資本家和農業資本家之間，保持着共通的利害關係。現在，穀物有一定水準的價格，如果工業發展，則農產物價格的水準也因之提高。農業資本家階級所苦惱的，已經不是和工業資本家階級的鬥爭，而是和勞動階級的鬥爭。爲什麼呢？因爲都市勞動者待遇改善，使農業勞動者也發生改善待遇的要求之故。他們底主要問題，即是怎樣地壓迫農業勞動者底要求。所以他們便和工業資本家階級形成共同戰綫以對待勞動運動。

資本主義底發達一經達到這個階段上，小農階級和大農階級之間的利害也一致了。因爲兩者都以設立農業保護關稅爲有利的原故。由於輸入廉價的農產物而使農產物底價格下落，無論大地主階級或小農階級，都是感覺痛苦的。但保護關稅已將這種痛苦除去，並且使地價騰貴，這對於大地主或小地主都是有利益的事情。此外，因爲產業組合底發達，使自用的生產範圍縮小而從事更多的市場生產，所以在

這一點上小農階級和大地主階級，其利害也是相同的。由於以上種種原因，無論大地主階級或小地主階級都是一致地支持金融資本。

再者，由保護政策而生的地租底騰貴，使土地資本也產業資本化。雖然因地租騰貴，可以使大地主蓄積資本，但將這種資本投下於農業，差不多是不可能的事情。爲什麼呢？因爲在許多場合他們不能獲得更多的耕地之故。由是，大地主所蓄積的『遊金』勢必投下於工業。尤其自一八九五年來的隆盛時期，更助長了這種傾向。因股份公司底發達和獨占的企業結合底成立，使這種投資減少了危險性的原故。

並且，地方的工業急激地發達，也是助長土地資本之產業資本化的一個原因。即是一方面，農村固有的工業發達而獲得了一種獨占的地位，同時他方面，設立工場於農村的新工業，也發達了。再者，農業資本家對於鑛業的投資亦被促進。以上的各種事情，其結果，不僅給地租與大地主，並且將產業利潤中的所得也給與大地主了。

金融資本，漸次地從事於土地抵押的金融，這也

是不可忽略的現象。由於從事於這種金融的結果，許多銀行資本家也感覺維持農業保護政策是有利益的事情。爲什麼呢？因爲他們和土地資本家之間的交易底大小，是由地價底高低如何而定的原故。此外，農業利得底增加，既促進農業的投資，又擴大銀行資本的活動範圍。

在各種所有階級之間，就這樣地漸次發生了連帶的利害關係。由於股份公司底發達，使生產底指導管理和所有分離，又因保護關稅底發達，使地租底騰貴和特殊利潤底增大得以併行，其結果，當然要發生資本家間的利害連帶關係。所有階級，現在已打成一片了。他們所得的『富』，已經不能由『是從利潤中抽出的所得呢還是以地租爲收入的源泉』這樣的差別來區分了。

由於農業資本家階級的支持，金融資本更加增大其對於國家權力的勢力。如果祇和農村資本家階級結合，其結果在許多場合也是和將地方農村完全置於其勢力範圍內一樣的。不消說，他們對於這種代價，不得不受因農產物價格騰貴的犧牲。但這種犧

性，在金融資本是可以利用由帝國主義的政策而獲得的特殊利潤底一部分來填補的。所以對於若能夠因農業資本家階級的援助而動用國家權力，便能遂行帝國主義的政策而獲得巨大的特殊利潤的金融資本，這一點都不是困難的問題。

第二節 金融資本和中間階級

金融資本底政治勢力，不單從農業資本得着了支持，並且從未曾喀特爾化的中小企業也得着了支持。對於中小企業，因大業間成立獨占的結果而發生的獨占特殊利潤，是一點利益都沒有的。以前曾經說過，這種特殊利潤不外是從喀特爾圈外的中小企業底利潤中，掠奪來的一部。但是資本底優劣決定一切的經濟關係，所以劣小的資本就這樣地將已決定的關係視為不可抗的命運，而在其範圍內固定自己底立場，不敢越雷池一步。他們所能採取的唯一自救策，祇有自身喀特爾化以均需由保護關稅所給與大企業的特殊利潤，或者和既成的喀特爾結合以分潤

特殊利潤底餘滴。在保護關稅已經成立的今日，還想復活自由競爭以對抗大企業底獨占，是完全沒有用的。

所以今日中小企業所最關心的，並不是自己底繁榮的問題，而是如何才能繼續存在的問題。如馬克思底資本集中說所豫言過的一樣，中小企業階級底衰微，是什麼東西都不能阻止的大勢。更有一種可痛的事實，即是他們底經濟地位已經發生了變化。今日大部分的中小企業，已墮於補助大企業的地位。例如裝置工業修繕工業這一類以大公司或大百貨店為常川主顧的各種中小企業即是。並且在小企業之中，雖然外表上表示着獨立，但實質上隸屬於大企業的也不少。例如隸屬於製靴公司的靴店，類似煤炭新迪加之支店的煤炭店，類似釀造脫拉斯之支店的酒店等皆是。

不消說，這些中小企業，並不是從最初就承認如今日一樣的隸屬的補助的地位。因為喀特爾和脫拉斯是掠奪他們底利潤的東西，所以最初他們是反抗其成立的。但等到喀特爾或脫拉斯已經成立了，他們

就以之爲不可抗的命運而甘受着，甚至於寧可受喀特爾或脫拉斯的保護而和其他的同業者競爭。事實上，在中小企業中，也有因喀特爾或脫拉斯的保護，而戰勝了其他的中小企業的，所以在這裏便展開了小範圍的資本底集合作用。這樣一來，大部分的中小企業都收集在喀特爾和脫拉斯底勢力範圍之內了。

中小企業既然和喀特爾或脫拉斯結合了，那末，它勢必在大經營底發展上發見自己底利益。這不外是因爲他底交易的大小和利益的大小乃視大經營底盛衰如何而決定的原故。此外，他們成爲喀特爾或脫拉斯底一部的投資者的這種事情，也使他們和大企業底利害一致。已經再三說過，需要巨大資本的大經營，隨着股份組織底發達，其所需要的大部分的資本，是從其他各階級聚集而來的。所以中小企業家們，就將其蓄積的利潤，投於利潤率更高的喀特爾大企業中。

再者，金融資本底對外膨脹主義，市場征服主義，對於中小企業也是福音。這種問題也是不可輕視的。因爲對外的膨脹，可以緩和恐慌，縮短蕭條時

期，和延長隆盛時期。這種現象，對於一切的資本，是狠可以慶賀的現象。如果隆盛時期長，蕭條時期短，則中小企業底破產機會也少。中小企業，因為有這一點，所以才歡迎金融資本的政策，這並不是無理之談。由於這種經濟的利害一致，則中小企業，現在就是在政治一方面，也站在不得不支持金融資本的立場上了。

在資本主義發達的初期，大企業和小企業的鬥爭，就是資本的企業和手工業之間的經濟衝突。手工業為保持其命脈起見，乃對抗資本的企業所高唱的『企業自由』以圖保護手工業，復活基爾特或徒弟制度，以及減免租稅等。當時的農民階級也是支持這種運動的。但手工業者對於大企業的鬥爭，其勝敗早已決定了。現在的小企業，不過是大資本企業底部下而已，已不復以大資本為敵手而鬥爭。他們祇由於成為大資本企業底店夥，幫忙者，或修繕者以圖自己底繁榮。

不消說，在小企業相互之間，還是不絕地競爭着。而時常發生鬥爭。但是這種鬥爭，既不是反對資

本主義的鬥爭，也不是反抗大企業底經濟政策的鬥爭，祇是他們相互間的小競爭而已。他們狠充分地自覺，救濟自己祇有求諸資本主義底急激發展，因為祇有這樣才能擴張自己底營業範圍。

就是在今日仍為優勢部門的手工業的小經營如建築業等之中，也看不出如資本主義初期那樣險惡的鬥爭來。這一類的小經營者，一方面因為不得不依賴銀行底通融所以抱着資本主義的精神，而他方面，又感覺和勞動階級的利害衝突。他們，在許多場合，由於得着大資本的支持，達到了其政治的要求。以前，他們作為其鬥爭的對手的，是生產消費物的資本企業，如織物工場，製靴工場等。但這種鬥爭，其勝負早已決定了。所以，保護手工業這件事，雖然對於有直接關係的中小企業給以若干打擊，但對於鋼鐵脫拉斯或煤炭新迪加這一類的大企業，並沒有直接的影響。

然而關於勞動問題，他們則置於熱心支持大資本企業的關係中。即是，在這種小企業之間，因互相競爭激烈的結果利潤率低下，對於改善勞動條件及

其他，感覺到祇有增多其破產的危險性，所以他們是對於勞動階級要求的強硬反對者。而他們和站在同一立場上的中農階級之所以成爲大地主和大資本家的護衛兵，就是因爲這個原故。

大資本家階級和小資本家階級的利害對立就這樣地消失了，現在，後者成了前者的衛兵從卒。這種中間階級除開完全隸屬於大資本家階級而外，別無立場。縱然他們能實現其自身的要求，但決不能抬高其地位。企圖用國家的力量來維持小企業，是到處都失敗了的。某種生產部門中，雖尙有小經營存在的餘地，但這決不是因爲他們有和大資本企業競爭的能力的原故。他們所能苟延餘喘的祇有這樣：或者用同業組合或基爾特的形態以形成一種小喀特爾和大企業一同苦惱消費階級；或者形成直接的乃至間接的顧客同盟以榨取勞動階級。

所以，今日的中間階級，其自身，已無政治的行動力。他們祇有追隨其他階級的時候，才能發揮政治的行動力。然勞動階級是能利用政治的自由以增大其政治的經濟的勢力的。所以，完全和勞動階級的利

益相反的他們，就歡迎高壓勞動階級的政策而擁護帝國主義的大資本。他們對於帝國主義懸有狠大的希望。即是他們夢想，由於帝國主義而生的對外膨脹可以擴大其營業範圍，增大顧客的購買力，因而增多他們底利得。他們底這種夢想，是最便利的政治榨取物。由於反對勞動運動和加強帝國主義而拉攏他們，對於政治家們，不過一舉手一投足之勞而已。

無力的他們，抵抗力薄弱的他們，無論為帝國主義的政策或為一般的政治運動，都比較地要負擔多額的費用。就是從租稅上看來，他們所負擔的較大資本家要多得多。然而他們甘心忍受這種負擔，盲從大資本家階級。在他們之中，祇有一小部分——即實質上不過祇是家內勞動者的一羣和以勞動階級為顧客的小商人的一羣——無論在經濟的利害關係上或不斷的和勞動者接觸的關係上，他們都是和大資本家階級絕緣而和勞動階級結合着的。

第三節 帝國主義底運動員

除開上面所述的中間階級而外，還有一羣後期資本主義所生的新從卒——所謂領薪生活者 (Salaryman) 即是。他們雖可以叫做新中間階級，但本質上和從來的中間階級是完全不同的。中小經營者，無論如何總是資本的所有者；反之，領薪生活者則單是雇員，其所得在大體上和勞動階級沒有好大的差別。然主觀地他們却以大資本家的利害為自己的利害，而甘心做金融資本底走狗。

這種社會羣底增加，是和公司企業及大經營底發達相表裏的。所以從相對的一方面看來，他們底增加率越過工資勞動階級底增加率。如果從技術一方面觀察資本構成底發達，則機械底改善及其複雜化是意味着自動機械底進步的，因之，資本所必要的勞動者底數目就相對的減少了。但在技術一方面是監督者而在事務一方面是生產指導者的領薪生活者底數目，隨着經營規模底擴大，無論相對的或絕對的都

越發增加了。他們底生存祇有依賴大經營底膨脹而維持，所以他們始終期待着資本主義底發達。

以前曾經說過，股份組織底發達，將生產的指導從資本的所有分離了。於是生產的指導就成了高級使用人底工作。他們底這種工作和其所得及勢力，使一切使用人都有似乎有被解放的感想。於是，在領薪生活者底胸底就燃燒着想達到這種地位的欲望，而在懷抱這種共通欲望的領薪生活者羣之間，遂發生了一種階級意識。由於公司及銀行底數目增加和規模擴大，展開於他們面前的高級地位也就增加。而達到他們底欲望的可能性，也就似乎已經越發增大。因此，他們就以爲其低級的地位和收入畢竟是立身處世要經過的一個階段。他們之所以對於雇傭條件的鬥爭完全不關心，而祇對於好像能够使他們得着高地位和好收入的資本底發展感到興味，並且成爲其忠實的從僕，也就是爲的這個原故。

大體上，領薪生活者階級底出身，是中小資本家階級，而其思想則屬於布爾喬亞階級。事實上，他們之中最有手腕的，可以出世爲資本家階級。屬於這

一部分的人，其收入較勞動階級要多。他們有很多的機會和大資本家們接觸，而在其監視之下受資本主義的訓練。他們要支持金融資本底政治勢力，也是當然的現象。縱然有一部分能夠發起其自身底團體行動，但沒有力量去對抗雇主方面底細心的懷柔和峻烈的壓迫。今日的他們，在其自主的鬥爭上，已不能成爲有何等鬥爭力的隊伍了。

然而，周圍的事情漸次發生了變化。由於資本集中底進行而漸次喪失其獨立可能性的中小企業家，都爭先恐後地使其子弟爲領薪生活者，而增加這種勞動力底供給。由於這種傾向，使領薪階級底薪俸水準低下了。而且，經營規模擴大化了的時候，因爲這種勞動也隨之分業化，於是無教養的勞動者可以做的工作也就增加。今日大公司底使用人所做的工作，差不多都是學徒或婦人所能做的工作。受了高等教育而進到大公司，大銀行以及百貨店等的人們，實質上和學徒沒有好大的差別。從雇主一方面看來，他們所受的高等教育並沒有什麼意思。所以，現在的領薪生活者就過着職業婦人或無教養的勞動者取而代

之的威脅，爲戰勝這種競爭起見，除甘心領受低廉的薪俸而外，別無他法。

此外，大資本經營底發達，祇增加低薪的領薪生活者而無須增加高薪的領薪生活者。企業合同一方面進展，則有才能的人物底必要也就一方面減少。在獨占時代，各企業間沒有爭求有才能的人物的必要，像這樣的人物祇要極少數就夠了。因此，領薪生活者之間的有才能的人物，已經沒有由甲公司轉到乙公司以追求更好地位的可能性了。高級使用人的地位，隨着企業結合底發達而同時減少。脫拉斯底成立，一方面減少高級技術者的人數，同時他方面也將貨物的配給人員，派出人員和宣傳人員等數目絕對地減少了。並且，還有每年從各種學校裏送出來的無數的志願者。因此，領薪生活者，早已不得不斷念榮達爲資本家階級的希望。領薪階級底『勞動豫備軍』，是每年增加無已的，他們對於無論哪樣低廉的地位，都甘心願受，這不外欲維持其薄命的生活而已。

然而，現代的領薪生活者尚不能脫却其布爾喬亞的思想，他們以墮落於勞動者之中爲最大的痛苦，

常想極力避免爲人家視爲勞動階級。對於無產階級最嫌惡的，對於無產階級底運動最無理解的，就是這種既貧困而又無氣魄的領薪階級。他們底大多數在今日尚期待着資本底發展。受了中間階級的教養而以社會主義爲危險思想的他們，以爲帝國主義底發展好像是他們底唯一活路似的。他們夢想着大銀行底發展，由於資本輸出的生產底擴大，以及新勢力範圍底獲得等，這一切都可以給他們以就職的出路和活動的舞台。這種領薪生活者羣，雖說是最弱的階級，但因其公開的活動頗自由，所以關於輿論指導的一方面有很大的影響。因之，他們就不得不成爲金融資本的經濟政策底最好的運動員。

然而，領薪生活者不能永久地停止在這樣的狀況中。今後若脫拉斯和喀特爾更加發達，而他們底地位更加低下，那末，他們就會成爲金融資本的反抗者。尤其是從事於薄俸的機械勞動的一部分，就會開始和勞動階級一同與搾取階級鬥爭。無產階級運動底勢力增大，則勝利的把握確實，於是就到了領薪生活者羣追隨勞動階級的時期。

第四節 勞資鬥爭底進化

勞動階級，為反抗以這種金融資本底發展為基礎的經濟的榨取起見，乃組織勞動組合，這種勞動組合可以視為是一種喀特爾或連結物（Link）。經濟鬥爭中的組合底職分，在於廢止勞動者在勞動市場中的相互的競爭。所以，勞動組合，不外是獨占所謂勞動力的這一種商品底供給而企圖提高其價格的一種組織。

勞動組合獨占勞動力底供給，在事實上，是很不容易的。要確立獨占，則非勞動者經過組合底介紹依據組合所定的條件而出賣其勞動力不可。即是，不用需要供給的關係來決定勞動力底價格，尤其要防止勞動預備軍在特定的價格以下出賣其勞動力。這恰如喀特爾將其超過自己所欲生產的生產物存儲在倉庫裏一樣，勞動組合也不得不採取使勞動預備軍立於勞動市場圈外的方策。然這樣一來則組合非負擔失業救濟金不可。這種負擔，較之喀特爾所支出的

倉庫費用要大得多。對於勞動組合，祇有支付失業救濟金是其唯一的供給限制方法，但對於喀特爾，則除堆積於倉庫外，尙有其他若干有效的供給限制方法。

固然勞動組合可以用訴之於勞動階級底階級意識的方法以達到這種目的，但事實上這種方法底無效是什麼人都會承認的。因為勞動階級不僅有階級意識，而且同時有個人的利害觀念。如果他們背叛勞動組合，而不與之接近，便受雇主方面的歡迎。因之，勞動組合底勢力愈強，則雇主方面就努力使勞動者和組合分離。於是就利用温情主義的施設，使階級的利害和個人的利害底矛盾意識地顯露出來而勾引勞動者。

但是，在熟練勞動者的組合之間，因為勵行種種的規則，也未嘗沒有實現幾乎近於完全獨占的實例。如德國的某印刷工人組合，英國的織物工人組合即是。而且支配勞動市場的努力，由於禁止或限制移民，使防止外國勞動者流入的傾向也發生了。這種禁止移民，可以說是給勞動者以利益的事情，猶如保護關係給喀特爾以特殊利潤一樣。

無論怎樣，勞動組合是以增大勞動所得爲其鬥爭的目的。在勞動者所生產的價值之中，務必使其大部分成爲勞動者底所得，這便是經濟的鬥爭目的。勞動組合，就作爲是這種鬥爭的手段，而獨占勞動市場以提高工資價格，或者對於相同的工資價格而給與更少的勞動。但雇主方面，爲避免利潤低下起見，乃設立件數工資制度和額外工資制度，並努力於增加機械速度以增大勞動強度。所以不能說，因爲勞動組合運動在縮短勞動時間和提高工資價格這一方面成了功，便將利潤率也減低了。

但是，如果不實行增大勞動強度而提高工資，則利潤率就必然地非低下不可。所以若增加工資，則減少企業家所獲得的利潤。若要防止這種損失，企業家就非節省生產費或提高生產物底價格不可。然提高生產物底價格，則有減少其賣額的傾向。賣額一旦減少，則由於工資提高而損失的利潤，也就沒有收回的可能性。所以，企業家能否避免由工資提高而生的利潤底減少，這要看它能否將其轉嫁於消費階級而定。不消說，這種問題，在隆盛時期和蕭條時期，是不相

同的。並且因為生產部門底不同，這種問題也就不同。所以企業家對於增加工資的要求的態度，由於企業種類和當時狀況之異而異。然而無論怎樣，如果其他的條件同一，則一般的工資底增加，就會使平均利潤率低下。

因此，雇主有抵抗勞動組合的要求，並不是無理之談。祇要其他的條件同一，由於利潤率的低下而受的痛苦底大小決定抵抗的必要底大小。然而無論怎樣痛感抵抗的必要，假使沒有抵抗的力量，也是沒有法子想的。如像感受大企業的壓迫而不能得着平均利率的小企業，就會非常痛感抵抗的必要，然而因其抵抗力微弱，所以動輒由於某種程度的讓步以避免致命的打擊。因之，勞動組合底勢力以對於這種企業為最強。反之，在抵抗力最強的大企業中，抵抗的必要沒有那樣的痛切，因而也毫不讓步，所以勞動組合對之也沒有多大的勢力。

總而言之，勞動組合底鬥爭，是勞動者為增加工資，資本家為保護利潤率的鬥爭。所以不是為否定資本制的生產或榨取的鬥爭。這種鬥爭，不過祇是以

資本制的生產爲前題而承認雇傭關係的鬥爭。不消說，由組合而發生的鬥爭，可以化爲『大衆的罷工』(Mass Strike)。這種罷工，早已不是以利潤率爲中心的鬥爭，而是全勞働階級對於全資本階級決戰的鬥爭。然而這種決戰的鬥爭，不是勞動組合底本來的鬥爭。

限於以利潤率爲中心的鬥爭，不得不爲對手方企業底利潤的如何所左右。就是在勞動組合無論有怎樣強大戰鬥力的場合，若是對手方利潤很低的時候，是不能要求增加高率的工資的。反之，若是對手方利潤很高的時候，則能够貫徹增加工資要求的可能性也就增大。總之，要求的限度和犧牲的程度，是依着對手方底利潤和轉嫁因罷工所受的損失於消費者或者其他企業的可能性的如何而定。企業家底抵抗也由於這些事情而發生變化。勞動者和企業家間之所生的鬥爭，大體上，是經過三個階段進化而來的。第一個階段是各個勞動者和各個企業家對立；第二個階段是勞動團體和各個企業對峙；第三個階段是勞動團體和企業團體對立。第二個階段是組合鬥

爭的黃金時代。在這樣的時代，形成了團體的勞動者，以團體的力量，強迫孤立的企業家以貫徹其要求。將同一職業或同一生產部門的勞動者大部分結合了的組合，就以其全部的財力和各個企業家鬥爭；當同盟罷工的時候，或者集合多數就業組合員的捐款，或者徵收臨時的組合費，而繼續這種頑強的鬥爭。

然而企業家方面，因為還要和其他的企業競爭，所以罷工期間愈長，愈有失掉顧客的危險。如果在爭議之中減少了顧客，則爭議終了以後，就非縮小營業範圍不可。因之，他們對於勞動的爭議，其結果祇有讓步。組合底要求一旦這樣地為企業家所容納後，則同一的雇傭條件就會普及於其他的同業者。即是勞動組合由於順次地個別地襲擊其他的同業者而提高一般的工資水準。

所謂勞動組合的戰術，是依着企業家間的競爭如何及其企業中的平均規模底大小如何而定其奏效的程度。將一生產部門的各種企業詳細地區分，則企業底平均規模越小，組合方面底勝利越確實，而在這一生產部中，也祇有這種最小規的企業容易被征服。

這是因為這種小企業時常苦於和大企業的競爭，所以最怕受勞動爭議的打擊的原故。反之，組合對於大企業的鬥爭，是很困難的，自不待言。

因此，勞動組合底發達及其挑戰，也成了淘汰小企業的一個原因。組合底挑戰，促進了企業底集中和大企業底發達，援助了技術的進步，生產力底增大以及生產費底低下。其結果，勞動組合底鬥爭，也就更加困難了。大企業，因為有充分的抵抗力，所以其抵抗組合要求的意志也很堅強。他們相互地為維持其平均的生產費的必要起見，乃有共同禦敵的敏感。因為他們的數目很少，所以對付共同目的的團結也就容易成功。因此，在勞動組合以這樣的企業為對手的場合，則從來的個別的同盟罷工，就沒有勝利的希望了。現在祇有出於總同盟罷工的一途而已。資本底集中一方面增大了企業方面的勢力，同時他方面也增大了組合方面的鬥爭力。即是由於經營底集中，勞動者也集中起來，而其組織能力也因之增大的原故。這樣一來，勞動者對企業家的鬥爭，就漸次險惡化了。

第五節 從經濟的鬥爭到政治的鬥爭

等到鬥爭底進化達到第三階段的時候，企業家方面的鬥爭力，顯著地增大，在大企業之間，成立以廢止競爭為目的的獨占結合。這雖然也是受了勞動組合的刺戟所使然，但其發展和實力的如何，是由資本底集中和獨占化底程度而決定的。不單是這些大企業，就是在小企業之間，也出現了對抗勞動組合的雇主組合。雇主組合，純然是由於勞動組合的刺戟而發生的東西。因之，首先出現於勞動組合方面的勢力最盛的中小企業，尤其是手工業和加工企業。而大企業的一方面，沒有特別組織這種所謂雇主組合的特殊團體之必要，因為他們底獨占的結合，使其加盟者底利害一致，而發生共同對付勞動組合的強固的連帶關係之故。

這種企業家團體成立的結果，從來的個別的同盟罷工就已失掉其效力，這是不待言的。企業家方面早已不是孤立的了。他們有了自身的組合，不但互相

援助爭議的損害，使有持久的態度，並且防止勞動者在他處就職。由於必要，則更採取強硬的態度，有時且鎖閉工場。他們使爭議一般化，而削弱組合底勢力，使其非讓步或降服不可。

同盟罷工底成功和失敗，往往是被『時期』所支配的。在隆盛時期，因為一般地利潤率很高，而特殊利潤也容易發生，所以企業家方面需要勞動力狠切而用一切手段以避免勞動爭議。因此，隆盛時期，是同盟罷工的最好時期，自不待言。但是，在企業家團體已經成立的場合，勞動組合不能自由決定戰期。反之，企業家方面由於鎖閉工場等的策略而向勞動者挑戰的好時期，是勞動者抵抗力最弱的蕭條時期。因為在蕭條時期，勞動豫備軍增多，而苦於勞動組合員減少，和財政困難的原故。我們知道，在這種場合，就是儘量地採取攻勢，而企業家方面在勞資鬥爭中的勢力總是占優勢的。然而，企業家方面的這種優勢，以及一般的鎖閉工場等，使組合外的勞動者也受着威脅，其結果，一切的勞動者都跑到組合的結合中去了，而勞動組合底勢力也就因之增大。這恰如勞動組合占着優

勢而促進企業家方面的團結一樣。

企業家團體底發達，漸次地，造出許多既陰險而又有組織的攻防手段來了。如將組合中的戰鬥份子載入『黑表』而使其不能就業；或拒絕和組合底代表交涉而損害其聲價；或優待組合外的勞動者，由於『御用組合』而阻止勞動組合的侵入；或養成有組織的罷工破壞者等即是。

企業家團體底勢力，以喀特爾化的產業為最強。在這裏，雖然為爭議的原因而休業了，但是既無為競爭者所乘的憂慮，亦無勞資鬥爭的團結上發生破綻的恐懼。而且因獨占的地位已經確定，由於關稅而防止外國品的競爭，就是在爭議期間所堆積的定貨，也可以保留到爭議解決後再來處置。並且，在爭議解決後交付貨物，因罷業期間的供給杜絕，可以附以加高的價格，因之，一時的爭議損失是可以容易恢復的。

但是，因工資增加而生產價格永久地騰貴，則必然地減低他們底利潤率。因為這種企業的獨占價格，平時已達到不能再高的最高點之故。因此，喀特爾企業

團體，就感到對於勞動組合底要求非儘量地反對不可。這種團體，對於勞動組合的抵抗力最強，而其抵抗的意志也最烈，所以他們就統率其他的雇主組合而立於勞資鬥爭的第一道火線上。

普通的雇主組合，沒有如大企業團體那樣的抵抗力，所以不得不屈服或讓步的場合也就不少。於是他們就由於同業者間的協定而締結罷工時期的約款，或者和生產材料的供給者勾結而實行遮斷原料以防止背叛協定的行爲。再者，禁止個別地對於勞動組合的讓步協定，而努力使同業間的競爭條件平等。於是，工資契約這個東西，就這樣地發生了。

所謂工資契約，就是說雇主組合和勞動組合在協議上締結一定期間的工資契約，而全部的組員都採用同一雇傭條件的意思。勞動組合之所以締結這種契約，是因為可以將和一企業鬥爭而獲得的條件普及於屬於雇主組合的全部企業之故。雖然，如果締結工資契約，則勞動組合決定罷工時期的自由受了限制。但在雇主方面，也有同樣不利益的事情。

不過，締結了工資契約的時候，企業家方面就易

於將罷工的損失和高價工資的損失轉嫁於消費者。即是有了工資協定的時候，關於增加生產物底價格，便易於在同業者之間成立并維持協定。再者，雇主組合，也可以利用工資契約以獨占勞動市場。即是使勞動組合，對於沒有加入工資契約的企業，拒絕供給勞動力。如果獨占勞動市場成了功，則加入的企業家可以得着一種喀特爾利潤，而勞動組合可以用高工資的形態收得其利潤的一部。

可是，獨占的大企業，則不歡迎這種工資契約。這是因為有了工資契約便不能容易提高生產物價格的原故。以前曾經說過，獨占價格在許多場合是最高的價格，而早已沒有提高的餘地了。並且，將罷工的損失轉嫁於消費者及其他的企業，或者使結合的企業互相均等生產費這些事情都是已經解決的問題，無須再待工資契約。再者，喀特爾企業的爭議，因範圍廣大爭鬥深刻，所以發生的次數也少，和平的時間比較的長。因此，不僅沒有工資契約的必要，並且他們決定戰期的自由反被工資契約剝奪了。

此外還有一個獨占大企業對於勞動組合採取非

妥協態度的理由。即是因為反映工資增高利潤減少而股票市價下落的原故，股東不消說，就是因恐利潤低下而減少發起利得及其他的銀行，也一致地要求公司採取強硬的態度。所以，代表許多他人資本的公司董事們，就感到若對於勞動者讓步就是違反自己底職責，而不得不堅持為個人企業中所不能發見的頑強的抵抗意志。並且，因為他們生平完全沒有和勞動者接觸的機會，所以在和勞動者相對時的場合，便超越一切人類的感情；在這裏就展開了險惡的鬥爭。

勞資鬥爭底進化，達到勞動者方面有多數的組合，資本家方面也有多數的組合而各自互相聯合以相爭的時候，則這種鬥爭不單是經濟的鬥爭，而成了大衆化的階級鬥爭。尤其是因為獨占的企業行於最大的生產部門中而成為互相依存的全社會的生產底首腦部分了，所以在這裏所發生的波瀾，便影響於全社會而發生停止全部生產活動的傾向。隨着這種波瀾所普及的範圍擴大，則勞資的鬥爭也就成了超越私經濟的範圍，而關係於全社會生存的問題。國家權力的發動和干涉之所以發生，就是為的這個原因。這

樣一來，經濟的鬥爭遂化為政治的鬥爭。

鬥爭既然大眾化，雙方底勢力既然增大，則爭議就需要長久的時日，而解決也就困難了。對於一爭議讓步若干，即是削弱其次爭議的鬥爭力若干，所以獨占的大企業家羣絕對地不想對於勞動階級讓步。他們底利益，是在長期間的鬥爭中得着勝利而給勞動階級以不能再起的打擊這一點。勞動組合不能再起的期間愈長，則戰鬥中的損失愈能完全恢復。不消說，持續這種持久戰——使勞動組合疲於奔命而大部分的勞動者希望就業，企業家方面非耗費巨大的戰費不可。然企業團體已有充分財力，可以支付這種戰費。

等到鬥爭進到這樣的持久戰的狀態中，則戰綫就漸次地擴大。需要繼續從事於鬥爭的生產部門供給原料或材料的部門自不待言，就是依賴其生產物的部門或發生同情罷工的生產部門也必然地非停止生產不可。於是，關係於勞資兩階級以外的各社會羣，也各加盟於哪一方面，而造成全社會的衝突的形勢。在這種場合，除用國家權力來干涉外，別無其他

的解決方法。所以，勞動階級和資本家階級都努力將國家權力的發動引導於自己有利的一方面來。但是，國家權力的發動，究竟向着哪一方面呢？這個問題，要看兩者底政治勢力如何才能決定。總之，勞資鬥爭漸次依存於兩階級底政治勢力。

在經濟鬥爭中資本家方面的勢力增大，則同時勞動階級也感到有增大政治勢力的必要。勞動階級若不受政黨的支持，便沒有經濟鬥爭的勝利的希望。雖然如此，但並不說已無勞動組合之必要的意思。爲什麼呢？因爲無產政黨底發達，祇有以組合底強大勢力和經濟的鬥爭力爲背景才有希望。

雖說是在經濟鬥爭中企業家團體底實力超過勞動組合底實力，但勞動組合底鬥爭並不是不必要的。企業家團體也非永久不絕地鬥爭着的，在隆盛時期，他們寧可幾分讓步回避鬥爭，還較爲有利。縱使勞動組合因蕭條時期的慘敗失掉其戰鬥力，但在隆盛時候還是有獲得企業家方面讓步的能力。祇是這個場合的讓步，沒有強大的企業家團體未出現以前那樣大而已。

在經濟鬥爭的範圍內，無產政黨祇補助組合。但勞動組合運動進化到了一定的階級，則經濟鬥爭的自身發生了變化，於是，政治的行動，便成爲絕對必要的東西，而無產政黨也就因之發達。無產政黨底發達及其勢力的增大，使發生無產政黨的補助鬥爭即政治鬥爭成爲無產階級的第一義的鬥爭。 (完)

一九二九，三，二十，

下午三時半。

新經濟學問答

波格達諾夫著 陶伯譯

◀定價一元▶

這本書是一般的將經濟學詳細分析和說明的基礎書籍，讀完了這本書便可以對於經濟學得到一個正確的概念，全書共分二編：第一編是將經濟學的定義和分類加以詳切的說明；第二編是自原始共產社會經過交換經濟及其發展過程，一直到現在社會主義的思想，用歷史的眼光和科學的分析加以說明。這本書是初習經濟學者的基本書籍，也是研究經濟學的重要參考書。

蘇聯之經濟組織

張民養譯 定價一元

這本書是哈第特地化了六個月的時光親自到俄國直接考察其新經濟制度後而成的得意的作品；先述明蘇俄經濟的背景，次論蘇俄之經濟的職能與其關係。這部書可以把蘇俄的制度和社會狀況全盤托給我們；書內對於蘇俄的經濟組織作詳細的研究和探討。

上海泰東圖書局印行

泰東圖書局發行之：

經濟書目一覽

勞動經濟論	朱應祺譯	定價一元五角
馬克思經濟概念	朱應祺譯	定價五角
季特經濟學	陶樂勤譯	定價三元五角
國民經濟學	朱任譯	定價六角
人類經濟進化史略	邵光謨編	實價二角五分
經濟學概要	楊道腴編	定價一角五分
社會經濟叢刊	施存統編	實價四角五分
外國匯兌詳解	吳應圖編	定價一元
支那貨幣論	衛士林著	定價六角
經濟學史概論	周曙山著	印刷中

最新出版

人口問題新論

劉劍橫著 定價六角五分

“人口問題”各國已早有專著論述，但中國之論人口問題著作，尙未得觀，劉君劍橫這部書，對於吾國出版界是一大新的供獻。在這部書裏述明了人口增減的自然底社會底經濟底種種原因及其發展形勢，尤其着眼在社會底和經濟底兩種原因為最重要。根據了資本主義社會下所形成的種種事實，而證明“人口過剩”論者的謬誤，精密而分析地痛駁着馬爾薩斯底學說，是與馬克斯人口問題論的學說取了同一觀點。最後是對於近代解決人口問題底各學說加以評價，誠為我國關於人口問題底唯一說著作。

上海泰東圖書局印行

第一卷

現代中國文學作家

錢杏邨著 定價六角

看過現代中國文學作家第一卷的不能不看第二卷，可是看過第二卷的更不能不看第一卷，在第一卷裏是批評和探討着魯迅郭沫若郁達夫蔣光慈等四作家，尤其着眼在四人對於時代所發生的影響。在這冊書裏非特可以認識四位作家的個性，作品，而且還可以知道現在所需要的那種文學，那種作家。

荒土

錢杏邨著 定價三角

本書內容共分為三部份，每一部份都有他相當的時代的意義，倘若青春的火焰尚未在一般的青年心頭熄滅，少壯的熱血，仍在他胸中激蕩着的時候，則你就可以發現這部詩集所表現的情感，多麼有力啊！

上海泰東圖書局印行

最新
出版

唯物史觀

(又名歷史的唯物論)

洋大價
二元一角

布哈林原著 陶伯譯

本書的著者布哈林氏Boukharin是誰都知道的一個世界馳名的政治家經濟學家兼哲學家。這部唯物史觀乃是布氏一生最重要的傑作。自此書出版後，凡世界上有文字的民族差不多都已有翻譯，其價值究竟如何，由此也就可想而知了。本譯本又是由專究社會學和哲學的陶伯先生直接由俄文原本譯出來的。并附有兩篇極重要的附錄：一是布氏答覆各哲學的詰難及他關於哲學上的新意見，是一篇極有價值而極關重要的文字；一是拉也夫斯基關於本書的“提問”，長約五萬字，對於本書的內容都一一按章逐節以設問的方式提出，尤其便於學者的研究。凡欲進一步深究哲學的人，對於此書絕非日置案前不可。

上海泰東圖書局印行

蘇聯勞動組合

羅伯,丹恩著 熊之孚譯

◀定價一元三角▶

蘇聯是現代唯一革新的國家，他底勞動組合勢力的強大，當然是意中事。本書著者便是爲了這個緣故，特地到蘇聯實地考察過兩次，而著成此書，在蘇聯，各業的勞動者都聯合起來，共同宿翼於勞動組合之下。在這樣組合之下，他們可以學習種種技術與發展其社會思想和任事與負責任的意識，並發展其文化事業及失業者的保護。這種組織“保護組員的一生由呱呱隨地，直到他壽終正寢”這是蘇俄的一個領袖說過的話。

在勞動組合之下，勞動者爲他自己做些什麼？蘇聯的組合與其他各國組合有什麼分別？他們有罷工的事體發生嗎？這些問題都可由這本書裏答復出來。

上海泰東圖書局印行

定價大洋一元一角

版權所有不許翻印

一九三〇年四月出版

印數 1——2000 冊

